奇俠司馬洛故事

霹靂金

馮嘉

奇俠司馬洛故事

霹靂金

馮嘉

俠義·奇情小說
奇俠司馬洛故事 9

霹靂金

馮嘉著

金蘭

奇俠司馬洛故事

霹靂金

馮嘉

奇俠司馬洛故事

金靈霹

馮嘉著

金蘭文化出版社印行

霹靂金

那是一座巨大而古老的火車站，在這個時代，看上去簡直有點狼狽的樣子了，因爲那建築形式是那麼古老，尤其是對面有好幾座三十層高的大厦，相形之下，很明顯地對照出這是前一個時代的東西。

火車站旁邊正在動工建築一座多層停車場，祇建了兩層，這建築工程當然更使火車站的外觀顯得狼狽了。廢料、竹棚、拌攪混凝土的機器之類在旁邊放得雜亂無章。

一部汽車在火車站的前面停下來，一個穿着黑色西服的人提着一隻薄薄的黑色公文箱子走進火車站的大堂。

那裏面相當熱鬧，因爲在大約一小時之後就會有一班火車到達，有人正在候車，也有人正等着接車。

火車站的一邊有一排儲物櫃，靠着牆壁。這些儲物櫃是出租的。有些人會在上火車前把一些行李儲在櫃子裏，回來時再取回。

也有人是借用這些儲物櫃做交收見不得人的東西的中站。現在這個穿着黑色西服的人顯然就是這個目的。

他一直走到其中一格儲物櫃的前面，掏出一條鎖匙，把櫃子打開了，把那隻公文箱放入櫃子之內，又把櫃子鎖上了，隨即走出火車站，回到那部汽車上。汽車開動，把他載走了。

他祇花了很少的時間，在車站上出現一下，便又離開了。在這樣熱鬧的地方，似乎不會有人注意這個人的來去的。然而事實上却是有很多人注意這個人的來去。

甚至對面大厦的樓上也有人在注意。在大厦二十五樓上，一隻沒有亮燈的窗子裏面，就有一個人正拿着望遠鏡在監視着這個情形。

這個人看着車子到達，看着那人從車上下來，又看着車子開走了，便放下了望遠鏡，嘆了一口氣，轉過來看看身後椅子上的那個人。

在暗光之下隱約可以看到那是一個年輕人，他坐的是一張欹式相當新穎的椅子，用鋼管構成，而坐的部份及靠背的部份則是包裹着人造皮，其內墊以海綿的。

不過這個人現時却坐得並不舒服。

這是由於他是給用兩副手銬銬在那張椅子上的。

有一副手銬的一隻環却鎖住他的一隻手腕，而另一隻環則是鎖在椅子的鋼管上，而且雙手還是在背後，這就使他的動作受到相當大的約束了。雖然他的雙脚是仍然自由的，但是有這張椅子總看他，他的行動便很不自由了。

在窗口拿着望遠鏡的那個中年人回轉頭來說：「箱子已經放好了，祇是等着你的朋友來拿！」

椅子上那個人沒有做聲，也沒有抬頭。

那個中年人吹了一聲口哨，另一個人就從外面進來了。這個人手中却是拿着一把裝上了望遠瞄準鏡的長槍。還提着一隻小箱子，這個槍手走到窗前去，把槍放在旁邊，打開箱子，從箱子裏取出一些古怪的工具，內行的人可以看出這些工具就是一隻架子，可以夾在窗沿上的，有點像攝影機的架子。這件工具的作用當然就是用以搁穩那把槍了。看來這個槍手對於這些東西是一個老手。既然他懂得準備這樣的工具，那他射中目標的把握一定也相當高了。

這時，椅子上那個人就有反應了。他瞪着那個槍手，「這　是什麼？」

「你以爲是什麼？」那個中年人微笑着，「對面又沒有浴室，難道他是在偷看女人洗澡嗎？」

「不！」那椅子上的人叫道：「你沒有說你要殺死他！你不能够這樣！」

「我也沒有說過我不要殺死他！」那中年人狡猾地格格笑起來。

那椅子上的人忽然咒罵一聲，一躍而起。那沉重的椅子墜着他，但是他連這椅子也提起來了，一揮，就把這椅子當作武器，向那中年人揮過去，由於椅子是在他的背後，他就也要順着身轉過身來，用背朝着那中年人，而倒退着向這個中年人撞過去。

很勇敢，但是並不很有效，那個中年人的動作並不如外表看來那麼笨鈍，事實上靈活得多了，他向旁邊輕輕一閃就閃過了，然後一伸腿子。

那個人的脚踢在他的腿上，整個人就倒下來了。

以他目前的狀況，一倒下來就沒有那麼容易再爬起身，他的雙手是不能發揮什麼用途的，而身上的那張椅子對他又是一個很大的負累。

那個人還是在地上掙扎着，吐出着一連串惡毒的咒罵聲，有兩個大漢從外面進來，執住他的手臂，把他拉起來，讓他在椅子上坐好。那個人還是掙扎着，咒罵着。

「你還是省回你的氣力吧！」那個中年人奉勸道，「你是幹不了什麼的。」

他揮一揮手，那個在窗口的槍手又把槍收起來了。

「怎麼了？」被困在椅子上那個年輕人說：「現在，你又不要殺人了？」

那中年人在昏暗之中對他狡猾地微笑着：「祇是要證明你那位好朋友是不是眞的曾來拿這隻箱子吧了。看來這是眞的！」

那個青年人繼續咒罵，然而那中年人對他的咒罵則是充耳不聞了。他祇是再回到窗口，用望遠鏡向下面瞭望着。說出來也許不相信，在這樣高的地方，他居然着得見火車站之內，那個儲物箱的部份。這是因爲火車站之內本來就是一座空曠的大室，屋頂是很高的，而在近頂的地方又有一排窗子，作爲透氣之用。望遠鏡就是可以斜斜地望進窗子，而剛好看到那些儲物箱的部份了。這座大厦上面的這個單位倒是一個很理想的守望站。

不過，就是着不到，亦不要緊。火車站上就有人在做這件工作的。他們就是雜在候車的人羣之中，雖然沒有明顯地看着那儲物箱，但是注意力則是放在那邊的。假如有人過去開那個儲物箱，就

逃不過許多眼睛的監視了。

因此樓上那個中年人就隨時都可以把望遠鏡放下來。他說：「我猜你的朋友很可能是乘這一班火車來，下車之後就去打開儲物櫃拿箱子吧？這樣的，就沒有那麼惹人注目了。」

那個年輕人沒有說話。現在，他變得沉默起來了。

也許他現在是稍爲放心了，這些人並不是要殺死那個來拿箱子的朋友。但是，無論如何，他的心也不會是舒服的，因爲那個拿箱子的朋友，有很大的可能性會中計而落網，那之後的命運又會如何？

他們在沉默中等着，而火車站上的人則在吵鬧之中等着。終着，火車到達了。這時情形就忙亂起來，有些人準備登上火車，而接車的人擁上前去，亦有人從火車上下來。

似乎，那個要開儲物櫃取箱子的人是最適宜乘着這個機會去打開櫃子取箱子的。自然不可能沒有人看見，祇是沒有那麼搶眼而已。

但是，火車開走了，仍然沒有人走過去碰那隻箱子。

而此時，火車站內變得冷清清的。人已全部換了。剛才在這裏負責監視的人是扮作旅客的，而他們也是扮到底，登上了火車代替了他們的工作的則是幾個從火車上下來的旅客，有男有女，其他的旅客已經走了，這幾個則等着，看樣子似乎是等不到接他們車的人。

他們是互相認識的，其中一個人等了一會，就走過去用公衆電話。這個電話則是打回大厦的樓

上，給這個中年人。

那人說：「我們看不見人，這裏全是自己人，其他就是車站的職員了，我們怎麼辦？我們不能等得太久的。那傢伙似乎並沒有來。」

「你們再等一會就走吧！」那中年人說：「我們在外面的路邊還有車子等着，他來，我們會看見的。而且我們在上面看得見那儲物櫃！」

那中年人放下電話，吩咐那個宿手，「你看着吧！」他把望遠鏡交給了那個宿手，他自己則點上了一根香烟。

然後他拉一張椅子在那個年輕人的身邊坐了下來，說：「火車到了，旅客都走了，你的朋友並沒有來。」

那年輕人聳聳肩：「也許他知道你們的詭計，不上當了。」

「他非要來拿這隻箱子不可的！」那中年人說：「他就是自己不敢來，也會派別人來。」

「我不知道，」那年輕人說：「也許下一班火車吧！」

「你有沒有什麼事情是還沒有告訴我們的？」中年人問着，向他的臉上噴了一口香烟。

「你們不是一切都已經知道了嗎？」那年輕人輕蔑地說道。

「不要這樣對我說話！」那中年人又噴了一口香烟在他的臉上，「你知道，我們都是爲了你好吧了，你們跟我們合作，不是大家都有好處嗎？」

「別甜言蜜語了，」那年輕人說：「現在沒有我們不行吧了。你得到了你們所要的東西之後，你就曾把我們殺掉了！」

那中年人嘆一口氣：「我有什麼辦法便你相信我是不打算殺死你們的呢？」

「你放了我，不就可以證明了嗎？」那年輕人說。

「哈哈，」那中年人說：「現在你跟我開玩笑了！我們這樣辛苦捉到了你，還沒有達到目的，怎麼可以放你走呢？」他揮揮手。這時外面那兩個大漢又進來了，他們拿着一隻盤子，盤子上有一份大大的三文治和一堆水果。

中年人接過盤子，放在腕上，就進食起來。他吃得很不斯文，三文治的碎屑跌得周圍都是，而他拿起一隻李子來吃的時候，李子的汁水更滴得像開了水喉似的，而他的嘴巴也發出很响的聲音。這時他是吃得津津有味的。

後來他若有所悟地說：「呀，對了，我眞沒有禮貌，你也要吃東西，來一點怎麼樣？」

那年輕人搖搖頭，望着別處。

「那麼，」那中年人說：「你休息一下好了。」

「你管我這許多幹什麼？」那年輕人不屑地說。

「我不是管你，」那中年人說：「我祇是試試你吧了，你那麼緊張，既不肯吃東西，又不肯休息，那你的朋友一定是今天晚上就會來拿那隻箱子了！」

那年輕人狠狠地瞪着他。那中年人也不再吃東西了，他把盤子交回那個大漢，說：「現在，你那麼緊張，那麼我反而鬆弛下來了。讓我睡一會吧。」

他走到沙發那邊去，躺下來，閉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而那個年輕人則狠狠地瞪着他。這個老傢伙，在心裏上簡直是把他玩弄於股掌之間了。

那個中年人是眞的睡着了的。他給他的手下一推，才醒過來。那時已經天亮了。他一驚地醒過來，連問道，「怎麼樣了？」

他注意到那個給鎖在椅上的年輕人還是在狠狠地瞪着他，眼下有一圈黑圈，顯然他昨夜是並未曾入睡的。

「那傢伙沒有來，」那個手下向那中年人報告道：「剛剛又有一班火車來了，又走了。」

「爲什麼不早點叫醒我？」那中年人咒罵着。雖然這咒罵是不大有道理的。就是早點叫醒他，他也是不能够使那個人出現了。

他走到窗前拿過望遠鏡來看，實在也是看不到什麼的。他仍然可以看到那個儲物櫃子，但是怎能看出那儲物櫃子曾否被人打開過呢？

那中年人把望遠鏡還給那個手下，離開了廳中，再回來的時候，他的手和臉都是濕的，而衣服上亦有許多地方濕了。看來他是到浴室去洗了一個臉，而且並不是用毛巾，祇是把水喉的水潑到臉上去而已。他現在才用一條手帕在抹着。他走到那個年輕人的面前，充滿狐疑地瞪着他：「你不是

說他一定會來的嗎？」

「是的，」那年輕人說：「但是你不能怪我，也許他看出了破綻，不來了。」

那中年人搖着頭：「這件事情，我很不滿意，很不滿意，即使他懷疑有什麼不對，他也總得試的。他非要拿到這隻箱子不可。試假設他有所懷疑，你以爲他會怎樣做？」

「我怎麼知道？」那年輕人說：「你告訴我好了！」

「他也許不會親身來，」中年人說：「但爲什麼他不能够派一個人去試試呢？譬如，他可以出錢找一個不認識他，也不知道有這件事情的人，叫這個人去試一試。假如這個人失手，那是這個人的事，他可以馬上就逃走。這是一個很普通的辦法，很多人都懂得用的。」

「他很笨，」那年輕人說：「他連這樣一個普通的辦法都不懂得。」

那中年人緊皺着眉頭看着他。

忽然，那個年輕人又很後悔自己開了口了。但是後悔也已經太遲了。這個對手到底年紀比他大上一截，處世經驗豐富得多，憑他講一些什麼話，就可以猜出眞相來了。現在又是這樣。那個中年人又說：「怎麼，朋友，你忽然輕鬆起來了。你沒有睡過覺，沒有吃過東西，有什麼值得那樣輕鬆的？」

「你想我怎樣？」那年輕人說：「難道要我哭嗎？」

「唔。」那中年人用手帕抹着臉，在廳中走來走去，尋思着，後來他說：「我們得去把儲物櫃

打開來看看！」

「什麼？」在窓前那人轉過頭來，詫異地看着他。

「給我鎖匙，」中年人說：「我要去看看！」

「這怎可以？」那人說：「假如他剛剛這個時間就來呢？」

「我要去看看！」那中年人說。

他狡猾地偷偷瞥了一眼那個年輕人，但這一次，那個年輕人則沒有什麼表示了。

「我去！」那中年人終於決定地說：「你們在這裏看守着！」

他眞的去了。

× × ×

當他到達火車站的時候，那裏又是冷清清的了，因爲剛剛走了一班火車，下一班火車又要一段時間之後才能到達。事實上，火車站上現在祇是留下了幾個他們的自己人——除了火車站的職員之外。

那個中年人在一個手下的陪同之下到了那儲物櫃的面前。這個手下也就是其中一個把公文箱子放進儲物櫃裏的人。這個人上次是用鎖匙開櫃門的，現在也是用鎖匙開櫃門。

他開了櫃門，兩個人一齊低頭向櫃裏看看，都低聲叫起來：「我的天！」

他們都難以置信地站直了身子，然後再低頭向櫃裏再看一看。還是沒有改變。那隻公文箱子已

經不在儲物櫃裏了。沒有人開過櫃子，而櫃子裏的東西沒有了。

不過，這又不是一件很難解釋的事情。事實上他們一眼就可以看出東西是怎麼失去的。這櫃子的後面不見了一大塊。櫃子是用鋼造的，祇是相當薄的鋼片，假如有人能够在櫃子的後面動手，把櫃子的後壁弄破，就可以不打開櫃門而拿走了。

當然，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那櫃子的後面就是牆壁，在二十四小時都有人看見的情形之下，不能够把櫃子搬開來，向後面動手。若要逃避察覺，那就祇能够在櫃子後面的牆壁開一個洞。

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櫃背那個洞的後面，牆壁上亦有一個洞。牆壁上這個洞，目前則是正在給一堆磚頭塞住。

「媽的！」那中年人叫道，「爲什麼我們早沒有醒起來？這後面正在建築停車場，後面是一團糟！這個人可以在那後面——別去，現在追也沒有用了，不會是剛剛才做的事情，很可能昨天晚上已經做了！」

他把櫃門再關上，鎖好了，抬頭看看。這櫃子後面的牆壁不過是磚砌的，由於那是舊式的建築物，所以這牆壁上的磚頭的痕跡亦可以看到，數得出來。前面是一樣，後面亦是一樣。那個開洞的人可以在牆後面數着磚頭，找到了準確的位置，然後才動手開洞。

「但是——」那個手下說：「怎麼可能有人這樣做呢？那聲音，即使是火車來的時候，也祇是

「一陣而已！」

「我不知道！」那中年人說：「但是我可以看得到，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回去！他還有一個人留在我們的手上的！」

他們兩個人一起匆匆走出停車站，再回到對面的大厦去。那個手下一直都在迷惑地想着，爲什麼有人能够不發出聲音而把牆壁弄破，又把鋼的櫃壁也弄破。

他們回到大厦，乘升降機上樓，那個手下又是用鎖匙把門開了。由於他在前面，所以他是首先看到屋裏的情形的。他叫道：「怎麼？我的天——」

那個中年人實在是十分機警的，他一聽見這樣講，便馬上回頭就走！

就在這個緊急時候，屋內就有槍彈射出來了。

槍聲是並不刺耳的，祇是槍彈以十分強的勁力射出來，那個開門的人雖然馬上就把門拉上，也是擋不住。這並不是門上那軟軟的木料可以擋得住的槍彈。槍彈穿過不門射出來，射中了這個開門及關門的人，這個人跌向後面，在倒到地上之前又中了一彈。

槍彈使門上開了許多個洞。那個中年人衝進升降機內，還是難免中了一彈，這一彈使他倒下來了。他奮力伸手按了樓下的掣，升降機的門開始關上，而槍彈還是一顆接一顆地射進來，而且，這些槍彈居然也可以把升降機上的金屬板也射穿。雖然那金屬板祇是鋁質的。

升降機的門終於合攏了，再一顆槍彈把這度門也射穿了一個洞，幸而這個洞亦未影响到升降機

的功能，於是這升降機也開始降下去了。

那個中年人躺在升降機的地板上不能動。他可以看到血在地板上流到腋前來，知道那一定是他自己的血了。

升降機終到達了樓下，機門自動分開了。正在準備踏進來的兩個婦人一看裏面的情形，嚇得呱呱大叫着運忙退後。她們的叫聲引動了其他的人上前來看。似乎沒有人知道應該怎麼辦好，亦沒有人猜得出這是怎麼一回事。其中最本事的人也祇能想出一個主意：「快點報警察！」

假如升降機內的中年人不喜歡這個主意的話，他現在也並不反對了。假如他不進醫院的話，他可能死去，而假如他要進醫院的話，則是非報警察不可的。

由於沒有人進入升降機，很可能樓上又有人按掣，升降機的自動門又開始自動關上了。

那個中年人不願意再給送回樓上去。誰知道他會給送進什麼人的手中呢？誰知道他會不會是再回到剛才那一層樓去呢？假如是的話，那他很可能又會再吃一顆槍彈了。

於是他運用出最後一點力氣來，把手一伸，伸到了門外。當升降機門台上的時候，給他的手臂阻隔着，不能完全合攏，而其內的自動化設備在遇到這種情形的時候，就自然地使升降機門又張開來。

這升降機門張開了，在一段固定的時間之後，便又自動合攏，但是合攏到一定的程度時，又給那個人的手阻着，於是又自動張開了。

這度門就是這樣目動一張一合，而外面的人們祇是在看看，沒有人過來做什麼事情。直至到後來，有一個警察出現了。

那中年人也看得到這個警察出現。他就像是透過一重紅霧看到的。在他的眼前，一切都變成了紅色，連這個警察身上的制服也變成是紅色的了。

跟着一切都黑暗了下來。這個人是支持到這個時間才讓自己失去知覺。也許他認爲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他落在警察的手中是會安全得多的。

× × ×

事實也正是如此。

他落在一個警察的手中，所以他能够在醫院裏醒過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感到很軟弱的，懶洋洋的。這顯然乃是麻醉藥造成的感覺。

他看見面前站着醫生和護士。

「你覺得怎樣？」護士問道。

「我不知道。」那人說

「很好，」醫生說，「他能够講話，情況算是令人滿意的了。現在，讓他吃點東西吧。」

那個護士餵他吃了一些不知道是什麼食物。是一種糊狀的食物，沒有什麼味道，也許以他目前的情形而言，營養成份是比味道更重要得多吧。亦可能他是受了傷勢的影响，所以吃不出是什麼味

道來。不過他不能否認他是很需要這些食物的，雖然肚子並不餓，也不感到有食慾，他却是狼吞虎咽地把這些食物吃下去了。

當他吃完的時候，他就開口問道：「現在我究竟傷成怎樣了？我的情形嚴重嗎？」

「這個我要另找一些人來對你解釋了。」護士說。

醫生轉身出去了，護士也把盤子搬出去了。很奇怪，解釋病情的工作，居然不是由醫生來做。那麼是誰做呢？

醫生出去了之後，跟着又有另外兩個人進來了。這兩個人都不像是醫生，雖然，醫生實在亦沒有什麼固定的樣子的，也許主要還是他們並沒有穿着醫生的制服吧了。

其中一個是英俊而高大的男人，打扮得很時髦，看上去就像是一個花花公子似的，而另外一個則是肥肥矮矮，頭頂上頭髮不多，看上去像是一個長袖善舞的商人。

他們都走到床邊，臉上並沒有表情。

「張永善，」那個英俊的男人說：「恭喜你，醫生說你沒有生命危險。」

「我不是——」

「我知道，」那人說：「你身上的證件說你是一位陳文生，出入口商人，但是出入口商人是不會給人開槍亂射的，是不是？」

那個肥矮的人說：「張永善，我們有你的檔案。你是一個江湖客，除了好事之外，什麼都會做

的。」

「唔——呃——」張永善伸出舌頭來舐着咀唇。

「讓我來作自我介紹吧，」那個花花公子型的人物說道：「我叫司馬洛，這位是莫先生。我們是——總之你落在我們的手中，可以說不幸，也可以說是幸運，要看你是從那一個角度去看了。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我們要問你一些問題，而你要回答我們。」

「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們的。」張永善說。

司馬洛微笑：「假如你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們，那我們去問誰好呢？你的同伴們全都死了。」

「全死了？」張永善恐怖地看司馬洛。

「是的，」司馬洛說：「不單是在屋子裏的，而且分佈在街上那些，他們也一個一個給追上殺掉了。你是最幸運的一個，當你給送到醫院途中時，一幕大屠殺正在附近展開。」

張永善的咀巴大大地張開，成爲一個大洞。

「照我們所得的印象，」司馬洛說：「你似乎是用手銬把一個人囚禁在屋裏的一張椅子上的。現在這個人也不在了。這個人一定相當重要，他是誰？」

「我——」張永善囁嚅着說：「我的記性——不大好，我——什麼都忘記了。」

莫先生退後，在沙發上坐下來，似乎他決定把提出問題的工作給司馬洛去做了。

司馬洛嘆口氣，「張永善，我不相信你是一個那麼善忘的人。假如我們把你放出去，你以爲可

以活多久呢？」

「你們……不能這樣的，」張永善說：「我受了傷！」

「你終有一天會傷癒的，」司馬洛說：「你很幸運，槍彈雖然穿過你的身體，却沒有射中什麼重要的器官，祇是射斷了一條肋骨，從前面出來，所以你用不着躺很久。你的敵人把那許多人都消滅了，當然不會單單放過你一個了。」

張永善還是用舌頭舐着咀唇。

「事實上，」司馬洛說：「我們也不一定要等到你出院的。祇要把這裏的保安人員都撤離——哈，你不知道你現在是受着那麼嚴密的保護。」

「你不能這樣做！」張永善又再度抗議起來。

「我們不能够這樣做嗎？」司馬洛露出牙齒對他微笑，「我告訴你我們是爲什麼仍然保護着你吧。我們保護着你，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肯開口。你不肯開口，那你就等於是廢人一個，不如把你變成一具死屍更好了。我們用你來做餌，等人來殺你，也許還有希望捉到兇手，也許兇手會透露一些比較有用的口供！」

「你們——不能够這樣殘忍！」張永善說。

「想清楚一點吧。」司馬洛說着，點上一根香烟，悠閒地在病房中走來走去。

張永善躺在那裏呆呆地看着他。

「也許，」莫先生說：「張先生不相信他的同黨都已經死了，以爲我們騙他的。」

「對了，」司馬洛說：「讓我給你看一些照片。這些是不適宜飯後看的照片，不過似乎非要給你看看不可，所以我就給你看吧！」他從上裝的內袋裏取出一疊照片，遞到張永善的臉前，逐張翻給張永善看。

張永善看到這些果然不是適宜在進食之後看的照片。照片中所見的乃是屍體。這是殮房裏拿出來的照片。從照片中，張永善看到每個死者是誰。

這當然不會是活人扮的了，因爲假如找到一個是活着的話，也用不着扮，司馬洛可以叫這還活着的人回答他的問題了。張永善看到的，全部都是已死的人。

張永善看完了那疊照片之後，臉色就變得很難看了。也許祇有一半是因爲他吃下了東西正在企圖逃出來。而是爲了一個其他的原因。

司馬洛亦猜得出他這個其他的原因是什麼。司馬洛說：「我猜，你的手下，也沒有別人活着了吧，張永善？你這一個的組織，是已經徹底地完蛋了，祇剩下你一個活着，你還守什麼秘密呢？」

張永善搖着頭，嘆一口氣。

「現在，」司馬洛說：「我相信你的記憶是稍爲恢復了吧？假如你不再介意，我希望你把眞相對我們講出來。」

「你們想知道什麼？」張永善問：「呃——你們已經知道了多少？」

「我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的，」司馬洛說：「我們祇知道死了這許多人，而剩下來的人就是你張永善，這就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了。我們知道你是碰到一個不尋常地嗜殺的人，而你又不是一個尋常的人！」

張永善還是苦惱地搖着頭：「好吧，既然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告訴你好了。我的敵人就是綠魔鬼。我能够活着，實在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

「的確是很幸運，」司馬洛說：「而且你也很大胆，你居然跟綠魔鬼碰起來了。他知道你是誰而你不知道他是誰，那實在是一件很吃虧的事情。」

「你們也知道綠魔鬼的事？」張永善急着問。

「知道有這個人，」司馬洛說：「但是知道得並不比你多。我們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模樣的，這實在不算是知道。但也許你是知道的？也許你可以告訴我們一些有用的資料？」

「我——不知道綠魔鬼是誰，」張永善搖着頭，「我差一點查出來——差一點捉到了他，結果却給他逃脫了。」

「看來應該說是你逃脫了，」司馬洛說：「不過這沒有什麼關係了。既然有人贏，總也有人輸的。現在，讓我們從開頭的地方說起好不好？」

「這件事情的開端就是——！」張永善說：「我猜你也聽過『靜靈金』這件事情吧？」

「我的天！」司馬洛說：「這件事情——就是跟綠魔鬼有關的？」

「是的，」張水善說：「而且霹靂金現在已經到了綠魔鬼的手中了。」

司馬洛回過頭看看莫先生。他發覺莫先生的臉上也有了一層薄汗，一如他自己的臉上一樣。

他們都知道什麼是霹靂金。那就是一家核子發電廠所失竊的核子燃料。核子燃料是非常危險的東西，假如落在不對的人的手中，就會把情形弄得很難收拾，這就是爲什麼世界上常常有人反對核子發電了。雖然核子可以解決能源危機，但是亦可以造成另一種更大的危機。自然，在保安方面是很小心的。比如說，燃料運到核子廠的時候，就是用一隻幾十噸重的容器，而其中的核子燃料不過是祇有幾十磅而已。用這樣一隻容器，目的就是爲了防止搶刼。幾十磅重的東西很容易搶走，然而這幾十磅的東西封在一隻十幾磅重的容器裏面，要搶走，就要連這隻沉重的容器也拿走了。

然而，防得外面來時，又防不了裏面。這家核子發電廠的廠長有一天給發現倒斃在家中，他被謀殺了。

細細調查一下之後，發覺他原來在廠中的電腦上做了手脚，於是賬目也有所偏差了，那是相當複雜的欺詐，總而言之他的目的就是要偷竊電廠中的核子燃料。經過一番結算之後，這些核子燃料少了十磅。這是長期累積下來的偷竊。也許這廠長正是受到利誘，也許是受到威脅，總而言之，他把東西交出去，他沒有用，就給消滅了。

那些核子燃料本身當然是很值錢的，雖然偷出去之後要賣錢並不容易，却也並不是沒有可能，這主要得看那些偷的人是有些什麼門路了。既然他們處心積累地去偷，那很顯然他們是有這種門路

的，而且很可能他們已經有了計劃去應用那些東西了。

事實上最值得担心的也並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安全的問題。那些核子燃料是不可能合法地擁有的，就是因爲它是危險性很大。落在具有這一方面的知識的人的手中，固然可以私人製造一隻核子彈，而就是沒有這種知識，把這些燃料在富風的地方加以爆炸，亦可以引起很強大的輻射性災害。這一爆炸，雖然表面上沒有人會得到什麼好處，然而現在這個世界的情形與以前是不同了，現在的世界上多了另一種人，就是那些恐怖份子。有些是職業，有些是狂人，祇是爲了破壞而破壞，並不是爲了得到什麼利益。不論是職業性的，抑或是狂人，他們一定很希望得到這十磅核子燃料。

此外，亦有人會認爲這是一件勒索的好工具，他們可以拿它來勒索一整座城市，甚至一整座國家。

所以，在這件事情傳出了之後，已經開始有人很落力地在找尋這十磅核子燃料了。消息傳來，亦知道有不少人願意出高價取得。事實上，在那個地下的世界裏，已經有人把這一批東西加上一個很有趣的名字，叫「霹靂金」。這是一個很貼切的名字。

那些本來謀奪霹靂金的人也許沒有想到，他們所闖的禍是比他們始料的更大的。他們一定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多的人企圖來搶奪，他們要忙於藏匿行踪，也許暫時還沒有機會實行他們本來的計劃了。

還有一件頭痛的事情就是不知落在一些什麼人的手中。本來祇要用一隻不透氣的容器，就大致

可以保存了，但是，假如是落在一些不善處理的人的手中，有什麼意外，傾瀉出來，那後果亦是不堪設想的。比如說投在河裏或者海裏，那輻射性的污染就會作難以預測的擴散，尤其是中毒的人並不會馬上就發覺的。

這一切已經够頭痛了，現在，張永善還說，這箱東西乃是到了綠魔鬼的手中，這也是一個很可怕的名字，這是一個神秘的犯罪專家，他是神出鬼沒的，甚少親自出現，而就是有時需要親自出現時，也是戴着一隻綠色的魔鬼面具，所以就絕對沒有人認得他的眞面目了。

這樣一件東西，到了這樣一個人的手中！！

「我們可以慶幸的一點就是，一莫先生終於說：「綠魔鬼並不是一個恐怖份子，而他亦是當然懂得如何處理這霹靂金的。」

司馬洛看着張永善，說：「好了，你繼續講下去吧。」

張永善繼續講下去，他承認他亦是一個要取得這些霹靂金的人，而他查出了一件還沒有別人查出來的秘密，就是那個核子發電廠的廠長有一個同性戀的男朋友，也是在同一天死掉了，酒後吞服了過量的安眠藥。一定是有人把他們同時消滅了，而動手的人，應該是認識他們的人。

張永善很小心地調查，就查出了第二個死者還有一個「情人」，是一個年輕人，也就是他們囚禁在那間大厦的單位中的那個年輕男人了。他的名字叫丹尼。

張永善發覺這個丹尼的行動相當可疑，而那一天，丹尼從銀行的保管箱部出來，提着這隻文件

箱子，憑他提着箱子的姿勢來看，他這隻箱子很明顯地是裝了大約超過十磅重的東西，而且他還是那麼小心翼翼的。他進去的時候也提着這箱子，不過箱子並不重，所以看得出他是拿了這隻箱子進入銀行，從保管箱中拿了大約十磅重的東西出來。

自然，張永善認爲時機已經够成熟了，這是他們採取行動的時候，於是，丹尼就回不到家了，就在他的家的街口，張永善有一部車在他的身邊停下來，他給提上了車子。

「那隻箱子裏面裝着的就是霹靂金！」張永善說。

「你親眼看到嗎？」司馬洛問。

「不，」張永善說：「我們不能够打開那隻箱子，當我把他提上車時，他也不敢反抗，祇是哀求我們小心一點，莫亂弄那隻箱子，不然會生爆炸！」

司馬洛與莫先生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再看着張永善，說：「我知道你不是一個笨人，你不會這樣容易給騙倒的，你相信那箱子會爆炸，你一定有一個充份的理由。」

「我看他的樣子就不能不相信了，一張永善說：「他當時眞的像怕爆炸遠多過怕我們把他提起來，而且，爆炸這個藉口在西方比較流行，在東方，至今還是不容易騙倒人，爲什麼他要用這個來騙我？」幸而是我，假如是別人，很可能已經造成爆炸了。」

張永善很小心處理那隻箱子，他把人和箱子都載走，丹尼再三提醒「簡直是哀求」他別打開箱子，不然就會發生爆炸了，假如是別人，他愈叫不要打開就愈打開，但是張永善察言辨色，覺得丹

尼不像是在說謊，而且，他亦知道霹靂金爆炸起來，後果是多麼嚴重，即使沒有霹靂金，一爆炸之下，他們還是要首當其衝的。

他問丹尼裏面的是不是霹靂金，丹尼說是的，但是箱子裏已經佈置着炸藥，若一打開就要爆了。不，丹尼說他不懂得怎樣打開，他祇是知道一關上了之後，祇有懂得裏面的綫路分佈的人才能打開了，假如勉强去撬那鎖，甚至把箱子的外部割破，也是會引起爆炸的。

張永善把丹尼帶到一個僻靜的地方，首先就是盤問丹尼箱子裏面的綫路的情形。

丹尼承認是他親手把霹靂金放進去的，所以見過那裏面的設備，他也能把裏面的樣子形容出來了，張永善對這方面的事情頗有所知，他聽丹尼的形容，就知道丹尼並非憑空創作出來的，對這種事情不熟行的人，沒有可能形容得那麼清楚。

張永善找來一個專家，小心地檢驗和作過各種試驗，那個專家也證實這箱子裏的確是有很巧妙的爆炸設備，震動倒不太容易引發這爆炸，但是假如企圖打開，甚至割破就會爆炸了。

那專家說沒有辦法可以安全地弄開，祇有裝設這些爆炸的人有把握，因爲這就像叫一個鎖匠矇着眼睛去企圖開一把鎖。

於是張永善就問丹尼誰懂得打開。

在這一點上，丹尼是沒有那麼合作了。但是張永善懂得怎樣施用壓力。

「我也許是一個失敗了的人，」張永善說：「但是我知道有些方法是從來都有效，永遠不會失

敗的，那就是利用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這個方法每天都有人在用，事實上他們用的也是這種辦法。丹尼有一個女朋友，跟這件事情是沒有關係的，我知道他對這女朋友的感情是怎樣，於是我就對他說，假如他想他這個女朋友好好地活下去，保持美麗，那他就得要合作，當然，這祇是一種心理攻勢而已——」

「這女朋友是誰？住在什麼地方？」司馬洛並不肯浪費每一個找尋綫索的機會！馬上就問。

張永善告訴了他，又補充一句：「我相信現在可能已經找不到她了。」

司馬洛不管這一點，馬上出去向外面一個莫先生的手下傳達了，吩咐盡可能快速找到這個人，假如找到的話，就把她牢牢地監視着，然後他再回到病房中。

張永善繼續講下去，他說他這個辦法果然奏效了，丹尼祇好合作，講出他是爲綠魔鬼工作的，他不知道綠魔鬼是誰，而張永善亦相信，丹尼說他是那個「情人」的「情人」。那個核子發電廠廠長很喜歡這個情人，他就是爲了這個情人而合作，進行那種長期的偷竊計劃，把霹靂金儲起，儲够了十磅之後就偷竊出來，假如一個男人給一個女人迷惑了，也很可能還是不肯做這種事情的，但是爲了一個男人，他就曾做了，喜歡男人的男人，是心理有問題的男人，所以也不可以用常理去推測的，至於那個「情人」，他眞正喜歡的却是丹尼，而他也是透過丹尼的授意而推動這個計劃的，丹尼則是受綠魔鬼的指揮。

那些霹靂金給偷出來了，交給了那個情人，那個情人拿去放進了銀行保險箱，這之後，他們都

給消滅了，那保險箱是丹尼也可以去打開的，他就帶了綠魔鬼交給他的箱子去把霹靂金取出來，他的下一步指示就是在一個指定的時間把箱子放進火車站那個預先租下的儲物箱裏，自然就會有人來拿了。

「你的胆子眞不小！」司馬洛說：「你知道他是爲誰工作的，而你居然仍有胆量繼續下去。」

「我這是叫勢成騎虎，」張永善說：「你不明白嗎？即便我把丹尼放了，這件事情也就會結束嗎？不，還是一樣的，而且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綠魔鬼會來向我開刀。所以，我就祇好作困獸鬥了，不但把霹靂金搶過來，而且把綠魔鬼也捉下來！」

形勢上，張永善亦是非要如此不可的，他不能够打開那隻箱子，他就得要捉到那個來取箱子的人。那個取來箱子的人極可能是綠魔鬼本人，或者，無論如何也是與綠魔鬼有更加密切關係的人，這個人也許能够替他把箱子打開，於是他就在那個車站佈下了天羅地網。

「而你還希望綠魔鬼不會發覺，還是依照計劃來取這隻箱子嗎？」司馬洛問。

「他發覺的可能性是並不很高的，」張永善說：「他這個人雖然本領不凡，他也有一個缺點，就是太秘密，他並不是經常跟丹尼聯絡，他向丹尼下了一個命令之後，不會再來一個電話，問丹尼有沒有做到，他預料丹尼是會做到的，而丹尼知道，假如做不到的話，自己也會有很大的麻煩，所以我預料他不會知道丹尼的遭遇，自己來拿箱子，或者派人來拿箱子。」

「你猜錯了，」司馬洛說。

「現在我知道了，」張永善說：「但是我已經盡了我的能力了。」

張永善就在火車站對面的那座大廈中租下了這個剛好空了下來的單位，把丹尼押到裏面去，在儲物櫃內放好了箱子，等着綠魔鬼或者綠魔鬼派來的代表上鈎，但是結果却並非如此，他差點把性命也賠上。

「也許他不放心丹尼，怕丹尼會把霹靂金吞沒吧。」張永善說：「雖然丹尼拿了這東西，也是沒有本領作什麼用途的，我就是不明白，他怎能够弄穿牆壁又弄穿櫃子的後面而把箱子取去。」

「牆壁後面是建築地盤，」司馬洛說：「晚上沒有人的。」

「聲音呢？」張永善問道。

「我們沒有到那裏去看過，」司馬洛說：「不過，依我的看法，你在這方面的知識是有點落後了，現在這個時代，穿牆壁，都有很多新的方法，你難道沒有聽過有一個很著名的荷蘭監犯和他的發明嗎？」

「呀，對了，」張永善說：「有一種碘，可以沒有聲音而把厚厚的水泥牆壁也鑽穿，好像還是用一種相當簡單的原理的，用鋁和什麼氣體一起燃燒，產生高熱，是嗎？」

「大致上就是這樣了！」司馬洛說：「有一次美國一處監獄給恐怖份子佔據，刼持人質，特警隊就是用這種碘悄悄地從監獄的後面鑽洞進去，把恐怖份子捉了下來。」

「不錯，」張永善說：「我聽過，這本來是那個監犯用以逃獄的工具，他能够在監獄裏自製出

這樣一件工具來，可見並不很複雜，好像後來他給捉回來了，而荷蘭一家公司向他買下了專利權，生產這種槍作爲工業上的用途，好像切牛油似的把三台土牆壁切開，這的確是很方便的。」

「正是，」司馬洛說：「我相信綠魔鬼正是用這種工具，你認爲是嗎？」

「你講起來是眞的，」張永善說：「似乎沒有別一種可能性了，不過，這種槍却並不是輕易發售的，我的意思是，因於這東西是可能給用作很危險的用途，所以購買者都要經過登記了等等相當複雜的手續，以便出事的時候可以追查。」

「我們不要自己騙自己吧，」司馬洛說：「你大概也不會不知道的，許多東西都不是能够非法擁有的，但是不少人都能够非法擁有，譬如你自己的槍，有哪一把是合法擁有的嗎？」

「假如世界上人人都循規蹈矩，」莫先生在旁邊指出，「那我這樣的人必要失業了。」

張永善嘆一口氣：「我沒有猜到，不過，主要還是因爲我對自己是太有信心了。」

「你在光處，他在暗處，」司馬洛說：「這也是非自信之罪。你不知道他知道了，也不能肯定他是知道了。」

「事情就是這樣了。」張永善說：「似乎我是幫不了你們什麼忙的。」

「你把這件事情講了出來，已經是很大的幫忙了，」司馬洛說。他略略扭頭向門口瞥一眼。張永善也是扭頭看着門口。他問道：「外面好像有人在吵鬧，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醫生要進來，」司馬洛說：「我們的人不讓他進來，他說你應該休息，不能够談得太久，而

我們已經是談得太久了。」看見張永善一臉啼笑皆非的神情，司馬洛又說：「醫生總是這樣的了。醫生有醫生的工作，我們也有我們的工作，醫生認爲多休息可以令你快點康復，但其實你的傷勢也未至於這樣嚴重，再花一點精神，也不見得有什麼大碍的。」

張永善表示無可無不可。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還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供應這個丹尼的詳細資料。」

「你不是認爲還可以在他的家裏找到他吧？」張永善問道。

「我承認這個可能性是並不高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們也許可以查出他是到了什麼地方去。」

張永善祇好再把他所知道的關於丹尼的一切都說出來了。他所知道的也許其實並不够，但亦算得是相當多了。

司馬洛用一隻小型的袋裝錄音機把這一段錄下來。他們的談話，其實全部都有錄音的，不過這一段則是加錄一份，讓司馬洛能够拿出外面，交由莫先生的手下馬上加以處理。司馬洛把錄音拿到外面再回來，對張永善說：「現在，我要跟你討論一個很奇怪的問題了。正如你也看出，丹尼對這個來取箱子的人十分關心，你詐作要用槍準備把這個人射殺，他就大爲緊張，而當他知道這個人沒有來的時候，他還顯得輕鬆下來。似乎他對他這個上司不單是忠心那麼簡單。」

「是的，」張永善說：「此外還有一種關心。」

「事實證明他的上司對他亦是有着同樣的關心的，」司馬洛說：「他給救出去了。綠魔鬼一向是一個相當不擇手段的人，本來把丹尼救出去是會大大增加麻煩的，假如丹尼對他不是有着某一種特殊的價值的話，他根本用不着把丹尼救出去，丹尼很可能會就這樣一起死在那間屋子裏的，尤其是丹尼出賣過他。」

「我也是這樣想。」張永善說。

「那麼，」司馬洛說：「丹尼實在等於是一座未經開發的金礦，而你錯過了開發這座金礦的機會了。」

「也許是的吧！」張永善說：「但是，我並沒有機會開發這座金礦。我知道丹尼是那麼重要的時候，就是當我打開儲物櫃而發現箱子沒有了的時候。當時我就馬上要回去找丹尼，再研究清楚。但是我連踏入屋內的機會都沒有。現在，當我知道丹尼是給救出去了的時候，我更加知道他的重要性了，但是丹尼已經不在了。」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他在床邊踱來踱去，偶然瞥一眼莫先生。莫先生好像一尊佛似的坐在那裏沒有說話。張永善的謎，現在算是已經解開來了，但這並不是什麼值得欣喜的事情，因爲張永善給了他們一個更大的難題，就是綠魔鬼和霹靂金的問題。綠魔鬼得到了霹靂金，這不但是一個大難題，而且還是一個恐怖的問題。

「這個人得到了霹靂金，究竟要作什麼用途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張永善說：「丹尼也並沒有說。但是一個人要得到這樣一件東西，當然是志不在小了。我可以告訴你，霹靂金落在他的手中，起碼是相當安全的，他懂得處理，不會亂來。」

「不會亂來？」莫先生說：「那人是個狂人！他用一隻會爆炸的箱子裝着這樣危險的東西。假如當時你不相信丹尼的話而打開箱子呢　現在我們可能都患了輻射病，還要頭痛如何防止輻射病的擴散了。」

「我則不必受這個痛苦，」張永善說：「因爲我會給炸死了。不過現在用不着担心了，這災難並沒有發生。」

「是的，」司馬洛說：「難道東西落在綠魔鬼之手就不算是災難嗎？」

「也許不算吧！」張永善說：「他這個人也並不是狂得那麼嚴重的，我猜他也是認爲錢最爲重要。他要把這些東西弄到手　也不過是希望弄到一筆大錢吧了。假如你們是肯出錢的，那應該就可以順利地買回來了。」

「假如我們肯出錢的話，」司馬洛說：「我們應該到哪裏去買呢？」

「我怎麼能告訴你應該到哪裏去買呢？」張永善說：「我父不是綠魔鬼的同黨。」

「你父是爲了什麼呢？」司馬洛問道，「你得到了那些霹靂金之後又會打算作什麼用途呢？既然現在你手下的人已全死掉了，而你所計劃的事情，結果，並未實行，所以你也沒有必要守着秘密

的了。」

「我也並不打算守秘密，」張永善說：「我也不過是爲了錢而已。這是一件可以索得高價的貨物。我認爲值得爭取過來，如此而已。」

「我但願綠魔鬼也祇是爲了錢而已。」司馬洛說。

「假如他不是爲錢，」張永善說：「那又是爲了什麼呢？他會不會是個恐怖份子，別忘記，這件事情是由他弄出來的，是他直接用計把那些核子燃料從發電廠裏弄出來。假如他是要進行什麼恐怖活動，那他何以要把東西弄出來呢？他可以使廠長晉他偷竊，應該也可以使廠長就這樣把發電廠炸掉，這樣不是可以造成更大的災害了嗎？何必還要把東西拿出來呢？」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很有道理。他可能是爲了賣錢，假如是這樣的話，就可以買回來了。」

「假如你們能出高價的話，」張永善說，「我就怕會有些人願意出比你們更高的價錢。」

「他不是一個傻瓜，」司馬洛說：「他應該知道我們是最安全的買家，賣給別人，會把世界也弄得不適合他生活了。」

「我就怕他是另外有買主，」張永善說：「甚至可能不是買，而是有人一轉手又再從他的手中搶掉，那就更糟了，不知道那些會是什麼人。」

這時，有一個人推門進來了。却仍然不是醫生，而是一個莫先生的手下。這個人走上前來，附

耳對司馬洛講了一些話，司馬洛的眉頭皺了起來。這個人又走過去也在莫先生的耳邊講了一些話，顯然是同樣的話，莫先生也是皺起了眉頭，低聲對那人作了一些吩咐。那人又出去了。

張永善則望着天花板，以表示不願意參與亦不想偷聽他們的談話。但司馬洛則是並不介意告訴他的。司馬洛說：「我們剛接到一個消息：「丹尼的住處已經燒掉了。」

「哦？」張永善說：「我猜是大約在我進醫院的時候起火的吧？」

「正是，一司馬洛說：「那既然是一間獨立的小屋子，不會波及左隣右里，把屋子燒掉，就什麼綫索都不必留下來了。自然，屋子着火的事情是早已知道的，就是不知道原來跟這件事情有關係吧了。」

「有找到屍體嗎？」張永善問。

「沒有，一司馬洛搖搖頭，「一間空屋子，給燒掉了。難道你以爲丹尼會給燒死在那裏？」

「假如丹尼不是有重要性，」張永善說：「那他的屍體應該會在那裏。既然不在，那麼丹尼果然是如你所料有着相當特殊的重要性了，很可惜我們失去了這個如此重要的人物。」

「你還有什麼綫索可以提供給我們的嗎？」司馬洛問，「我認爲，我們實在也應該把你還給醫生了！」

「我在想，」張永善說：「假如你們在丹尼的屋子的廢墟裏發現屍體呢？」

「爲什麼我們要在那裏發現屍體？」司馬洛問。

「假如你找不到丹尼那位女朋友，」張永善說：「也找不到丹尼的其他朋友，那麼，這具其實並不存在的屍體也許能幫你一個忙了。」

「難道你以為他的女朋友會來認屍嗎？」司馬洛問。

「誰知道會有些什麼人來呢？」張永善說：「總之試一試是不會令你們損失的。」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很好，你躺在這裏，有很多機會動腦筋的，你想到了什麼，隨時通知我們吧。幫我們的忙，也等於是幫你自己的忙。」

張永善嘆一口氣：「這一點我是早已知道的了。」

司馬洛和莫先生離開了那間病房。外面的走廊中果然是有着很多守衛的人員。假如張永善能够這一點守着秘密。事實上這一整層樓就祇有張永善一個病人。

醫生則悻悻然地回進病房中去了。正如司馬洛所說，醫生有醫生的工作，而醫生對一件事情亦有他自己的看法。

司馬洛和莫先生乘升降機下樓，莫先生的神色是凝重的。

司馬洛說：「張永善這個提議我認為很不錯，正如他所講，試一試，我們又不會有些什麼損失的。」

「我們也祇好試一試了。」莫先生說。

×　×　×

莫先生的總部有一個巨大的電腦系統，負責處理資料，節省了不少人力物力和時間，而且在有些方面，效力還比人手為高。

這副電腦很快就把一切有關丹尼的資料送出來了。但是並不多。祇有兩頁。還不是什麼特別寶貴的資料，祇是有關他的大略身世，從人口登記局就可以得到的那種資料。這表示丹尼可能並非一個大行家，沒有犯罪紀錄，不算是一個什麼大人物。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則又可能就表示丹尼是一個非同凡响的人。有些本領特別高强的人，亦是不會有什麼證據落在別人手中的，譬如那綠魔鬼，電腦能够供出的資料，就不會比丹尼的多。

丹尼那個女朋友，反而比較特別。

司馬洛看過了關於她那一份資料之後，在桌子上一摔，說：「我不相信！」

「電腦並沒有壞，」莫先生說：「這一點我是可以保證的。」

「這個——」司馬洛說：「怎麼張永善又會沒有查出來呢？」

「我怎麼知道！」莫先生說：「我祇是知道我所知道的。」

司馬洛用手揉着眼睛，「他並沒有問過丹尼這個女孩子是甚麼人。」

「他不是從丹尼的口中問出來的。」莫先生說：「丹尼並沒有對他提起這個女孩子，亦不會自動提起，是張永善自己查出有這個女孩子的。」

「哈！」司馬洛說：「女孩子，這個稱呼，倒是有點滑稽的。」

因爲在電腦的資料中看到，這個女郎蘇姍娜，是一個高級應召女郎，而且有過兩次被拘捕的紀錄，不過證據不足而被釋放了，本來證據不足而被釋放，應該是一個無罪的人，既然無罪，就不應該有紀錄，然而有些地方的警方却不是這樣辦案的，他們還是會留着一份非正式的紀錄以供參考。這可不能說他們是完全不對，假如一個人屢屢因爲同樣一件事情而被拘捕，雖然沒有充足的證據，這個人仍然是成爲一個可疑的人。

不能否認，這個蘇姍娜外表上並不像一個應召女郎，她年輕而打扮樸素，就像是一個女學生，事實上她亦是一個女學生，不過她所唸的乃是那種英文補習學校，學校方面不管你上學與否，亦不管你成績如何，祇要你不欠交學費就行了，也許她上學校祇是做做樣子吧了。

自然現在，這個可疑的蘇姍娜亦是已經失踪了。

司馬洛撐着眼睛，想起張永善自述他是怎樣用這個女郎威脅丹尼。張永善說：「像蘇姍娜這樣純潔可愛的一個女孩子，假如她爲了你而有甚麼不測，譬如由美女變成了醜婦，或者由完整而變成了殘廢，那就太可惜了。」

張永善這樣一講的時候，丹尼就整個人跳了起來，顯然大爲憤怒。雖然這可能祇是假裝出來的憤怒，不過他到底也是因爲張永善這樣一講而屈服，把綠魔鬼的秘密透露出來了。這就證明丹尼的確是對這個女郎非常關心的。

司馬洛記得張永善說，丹尼對張永善的恫嚇是有甚麼反應。他說蘇姍娜是無辜的，她甚麼都不懂，不應該令她受苦。爲甚麼要把一個純潔的女孩子拖下水呢？

一個純潔的女孩子，他似乎是眞的相信的，然而蘇姍娜並不是那麼一個純潔的女孩子，司馬洛知道，雖然她是證據不足而沒有被判罪，但是情報來源指出她實在是一個高價應召女郎。至少在結識丹尼之前她是的，警方有一個部門專管這種事情，他們知道，但是不能够證明。有許多事情都是知道而不能够證明的。

丹尼却不知道？假如他知道，也許不怕犧牲她了？

究竟蘇姍娜在這件事情之中又有着一些甚麼重要的作用呢？司馬洛相信她是一定有着若干作用的，不然她就用不着在事後也失踪了，反正她是甚麼都不知道的，那又何必要把她收起來呢？就把她放着不理，不是更方便嗎？

「我看。」莫先生說：「蘇姍娜這方面，應該是一個入手的門徑。」他似乎很了解司馬洛心中想着甚麼。

「是的。」司馬洛說：「我正在考慮着應該先去找一些甚麼人談談！」

「我已經替你找來了一個人。」莫先生說：「我認爲你是值得跟他談談的。」

莫先生又按了一個按鈕，他這似乎是一個萬能的按鈕，一按了之後，可以出現圖片，亦可以出現眞人，這一次是一個眞人從門口走進來了，那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司馬洛一看就看出他是

一個警務人員，警務人員是有一種特別的神情的。

莫先生把這個人介紹爲張主任，張主任是在警察部門裏主持風化組的，莫先生說：「張主任，我們就是想跟你談談關於蘇姍娜這件事情，由於我們不是報界，我相信你一定會有一些不便寫在報告上的資料可以提供的。」

張主任微笑：「你說得對極了，而且我一點沒有因爲你侵入我的工作範圍而反感。即使你們也做不到甚麼，就當是訴訴苦也是好的。」

「張主任似乎認爲自己的工作做得很不舒服。」司馬洛說。

「每一種工作都有令人滿腹牢騷的地方。」張主任說：「這一種工作也是不例外，蘇姍娜給我的印象相當深刻，就是因爲她把我難倒了。」

「抓不到她的證據？」司馬洛問。

「假如抓不到她的證據，你以爲我會兩次起訴她嗎？」張主任說：「第一次，上頭忽然有命令下來，要我放她一馬，第二次，我一定要弄她，但是她對我說，很好，既然我一定要跟她過不去，那她會在法庭上把一切都供出來，包括她的客人的名單，這其中包括好幾位政要，我以爲她是胡說八道，不過上頭簡直是十二道金牌下來叫我別逼她，我就不能不相信了。上法庭時我又不把證據提出來，於是她又無罪釋放。」

「唔。」司馬洛說：「看來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了。她說她的客人之中包括的是那一些政要

呢？」

「我不能告訴你。」張主任說：「可能有一部份是胡說八道，但也一定有一部份是眞的，不然上頭就不會有壓力下來了，總之，這不過是一種人性的表現，有些大人物表面上要裝出道學的樣子來，其實却是很風流，但他們不想這種事情公開，所以就便宜了蘇姍娜，其實，我也並不是跟她私人上有甚麼過不去，我是主持風化組，我就要做我的工作。我本人是不反對一個人作有限度的風流的，我雖然有妻有兒，有時也會有個女朋友，連我的手下也是一樣。有些東西，你就是不能在妻子的身上得到的，因爲沒有十全十美的妻子，有時苦悶的情緒，就是要在別的女人身上發洩。但我有我的職責，我不能不依時交出一些案子，以證明我不是飯桶的，世界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的地方。」

「你知道壓力是來自甚麼地方？」司馬洛問。

「當然是我的頂頭上司。」張主任說：「但我知道這不是他的主意，他有他的上司，他的上司又有上司，每一層都有些有勢力的朋友，他們間接講一聲，壓力就下來了。我實在沒可能查出眞正施壓力的人是誰。」

「我希望你能給我那一份政要的名單。」司馬洛說。

「我不能够。」張主任嚴肅的說：「對不起。」

「我們並不是要找他們的麻煩。」司馬洛說：「這不過是作爲參攷吧了。總之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會透露你是消息來源。」

「這是很重要的嗎？」張主任問。

「假如不是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司馬洛說：「我也不會請你來了。」

「好吧。」張主任說：「我寫在一張紙上，你抄下來，然後我這張紙燒掉。」

司馬洛微笑：「爲甚麼要這樣呢？」

「這就不能證明是我透露的了。」張主任說：「不瞞你說，雖然我不認爲我這一份是怎樣了不起的工作，然而却還是有不少人要搶着做的。」

「隨便你吧。」司馬洛說：「反正我們又並不打算把你這份工作搶過來。」

於是他們照張主任的方式做了，司馬洛得到了那份名單。司馬洛又說：「至於蘇姍娜的近況，你又知道甚麼嗎？」

「一無所知。」張主任說：「自從第二次控訴不成功之後，我就放棄了，她是毒藥，我不要碰她了。」

「現在她却失踪了。」司馬洛說：「你有甚麼辦法可以找到她嗎？」

「問她的媽咪吧。」張主任說：「假如有甚麼人可以找到她的話，那就是她的媽咪了。」

× × ×

蘇姍娜的「媽咪」很年輕，還沒有到三十歲。當然她並不是蘇姍娜的母親，她不過是替蘇姍娜介紹客人的吧了，這一類人，女孩子們習慣上就稱爲「姐姐」或是「媽咪」了。

她是有名字的，不過除了那些女孩子之外，別人稱她爲李太太，究竟李先生是死了抑或是與她分開了，沒有人知道，總之這個男人並不存在，沒有人見過他。司馬洛到達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但是對於李太太而言則顯然正是早晨，都市裏的人的一天有不少是在下午才開始的，她身上正穿着睡衣，披頭散髮沒有脂粉，但並不難看。司馬洛奇怪她自己不做生意。她也應該是不愁沒有買家的。

她站在門口上下打量了司馬洛一遍，說：「找誰？」

「李太太。」司馬洛說：「我叫司馬洛，我可以跟你談談嗎？」

她搖搖頭：「我不認識你，我也不買保險的。」

「甚麼買保險？」司馬洛問。

「你不是保險公司經紀嗎？」李太太突然問。

「我不是。」司馬洛心裏一陣氣，「我是——我是蘇姍娜的朋友。」

「看，我一眼就看出你是推銷保險的。」李太太說：「你要推銷，你先叫蘇姍娜給我一個電話吧——假如你是眞認識她的。」她說完就大力把門關上了。

司馬洛還來不及用脚尖把門頂着。他祇好再按門鈴，她在裏面叫道：「別再騷擾我，我會不客氣的。」

司馬洛聳聳肩。別人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是再沒有辦法了，但是他是不同的，他是一個有辦法的人，他從袋裏掏出一串鎖匙，從這串鎖匙中揀出一條形狀奇特的，探進匙孔之內，弄了一陣，

門就打開了，他踏入了那間擺設豪華的客廳之內。客廳中却沒有人在，李太太顯然是進裏面去了。

司馬洛老實不客氣走進去，轉入第一間開着門的房間之內，就看見了李太太。

這一次她的身上連睡衣都沒有了，正赤條條地伏在一張窄的床上，旁邊站着一個高大而强壯的男人，這個男人倒是穿着一條長褲和一件T恤的，T恤的短袖外面露出的兩條手臂上有着堅實賁起的和黑黑亮亮的肌肉，這房間相當大，很空，除了那張床之外還有好幾種運動的工具，那種女人保持身材的運動工具。

李太太現在看來是正準備接受按摩，那個高大而强壯的男人，樣子也像是一個按摩師，他的頭是禿得發亮的。

那個男人首先看見司馬洛，表示驚異。他低聲說：「李太太。」

「我看見了。」李太太說，她顯然是從鏡中看見的，「阿拔，這個人有被虐狂，你替他搥搥骨頭，再送他走吧！」

那個阿拔有點爲難地看着司馬洛：「朋友，你還是走吧，李太太不歡迎你。」

「我可以在廳中等，」司馬洛說：「我有的是時間。」

「你這個人，」李太太還是伏在那裏，並不太緊張，「阿拔給了你一個機會，你還是不走，你沒有眼睛的嗎？阿拔可以把你的骨頭一根一根折下來的。」

「我是張主任的朋友。」司馬洛說：「你跟我談，對你我有好處。」

阿拔這時却生氣起來了，他說：「朋友，你不能够對李太太說這種話。」

「哦，張主任的朋友。」李太太說：「進來吧，進來吧，關上門。」

司馬洛踏進去了。阿拔把門關上，李太太說：「阿拔，你懂得怎樣做了吧！」

門門「格得」一聲推上了。司馬洛馬上機警地轉身。阿拔正在向他走過來，兩臂伸張開來，就像一隻巨蟹的兩隻鉗。司馬洛退後，說道：「等一等，阿拔，等一等，我不是來打架，我是來談話的。」

「我不喜歡那個人，」阿拔說：「我也不喜歡他的朋友，」他一衝前就把司馬洛攔腰抱住了。他很快，司馬洛還沒有機會避開，就給他抱離了地面，他看來是一個摔角好手，下一步大概就是要用力壓搾，把司馬洛箍得不能呼吸，失去知覺爲止了。

但是司馬洛在被箍住之前却有機會把兩隻手舉起，脫出了阿拔所箍的範圍，而在阿拔能够發力之前，他的兩隻手肘就向阿拔的兩隻耳朵上一撞。

阿拔「哇」的叫了起來，放了司馬洛，司馬洛落在地上，跳後。

阿拔又張着兩臂上前。

「不要亂來，阿拔，」司馬洛說：「我不想跟你打架，眞的，我知道你會摔角，但是我有許多骯髒的招數是可以對付你的。」

阿拔不管他講什麼了，祇是向前衝過來，他本來已經不喜歡張主任和張主任的朋友，而且現在

這人還打擊了他一下！

這一次阿拔一拳向司馬洛揮過來，他的拳頭是巨大的，司馬洛的頭一低，拳頭就在頭頂飛過，發出「呼」的一聲，跟着司馬洛在他的肋骨上擊了一拳。

高大沒有用，要够快才行——但是不，高大是有用的，因爲司馬洛那一拳擊在阿拔的肋骨上，阿拔似乎一點都不感覺到痛苦，阿拔把拳收回來，仍然是張開兩臂，猙獰地微笑着，就像請司馬洛不妨再試試一下多打他幾拳。

李太太還是伏在床上，她說：「這一次你很麻煩了，阿拔是一個鐵人，你打他他是一點都不痛的。」

「來呀！」阿拔說。

司馬洛再在阿拔的肋骨上擊了兩拳，明知無效，也果然無效，但他是另有計劃的，第三下，他的拳頭却變成了手掌，向阿拔的腋下一插，有些地方就是無法練成硬如石的，阿拔果然痛得「哇」的叫起來，身子一側，司馬洛的另一隻拳頭就擊在他另一邊的耳朵上。

耳朵也是硬不起的地方，給擊中是很痛的，阿拔簡直尖叫起來，踉蹌地退後，司馬洛得勢不饒人，繼續前進，拳頭一揮，阿拔的頭忙向後一仰，但是司馬洛眞正動的却是脚，脚尖踢在阿拔的小腿中部，這是正面。那裏沒有肉，祇是皮包骨頭，而司馬洛又有着堅硬的皮鞋尖。

阿拔連站都站不穩了，半跪下來，憤恨地看着司馬洛。

「你打得眞骯髒，」李太太在床上說。

「我是有言在先的，」司馬洛說：「這不是體育競技！」

他再衝前，阿拔咬着牙揮出一拳。這一次角度不佳，平衡力也不理想，司馬洛很容易接住了這隻拳頭，發力向橫一扯，阿拔便打着轉撞到牆壁上。

阿拔的肚子不靈活，也無法制止衝勢了，就是這樣撞在牆上，整間房間都震動了，阿拔自然也震得更厲害，他看着司馬洛，衝上前來，但一時無法使出氣力閃避。他看着司馬洛的脚尖再提起，踢向他的胯下。

踢中了，但祇是輕輕一下。司馬洛認爲這樣已經很够了。

這樣一個地方，就是輕輕一下，也要痛很久的。阿拔滑到地上，縮作一團。

由於他撞的地方就是在房門的旁邊，所以很方便的。司馬洛開了門，把他扶出去，說：「對不起，阿拔，我是沒有惡意的，一會兒當我出來的時候，我請你喝杯酒和解，怎麼樣？」

阿拔即使不答應也無法反對，司馬洛回到房間裏，再把門閂推上了。李太太還是鎭靜地伏在那張床上。她說：「你們的張主任似乎請了一個眞正的好手，不過，這是不大合法的行動，我不知道他怎樣解釋。」

「忘記了他吧！」司馬洛說：「我不知道你不喜歡他，我還以爲借他的名字會順利一點。」

「你們推銷保險的人總是用這種手段的。」李太太說：「但是，這一次你却找錯了對象。」

「你還是不肯買嗎？」司馬洛說：「阿拔並不是很好的保險。」

「我不買，」李太太說：「我的錢，我可以想出許多更好的用途，而且，假如我死了，那些賠償金交給誰呢？我沒有親　沒有人在，你們也許根本不會賠。」

「說得很對！」司馬洛又說：「李先生呢？」

「李先生死了好幾年了，」李太太說：「他也買了很重的保險，我却拿不到一分錢，因爲保險合約上有一條用放大鏡才能看到的條例說他死得不對，他們說，假如你的丈夫再死一次，依合約的方式死，他們就照賠了。哈，假如我能使他活過來，我會爲了那些錢而使他再死一次嗎？」

「我很明白你的感覺，」司馬洛說：「事實上我也不是推銷保險的。」

「你的樣子像，」李太太說：「打扮得那麼講究，臉皮又厚，不過，我猜推銷保險的人也不會有能力把我的阿拔擊倒的。那麼，你究竟來幹什麼的呢？」

「談。」司馬洛說。

「你選擇了一個眞困難的方法。」李太太說。

「困難的是你，」司馬洛說：「要跟你談的是那麼困難的事情，吃閉門羹之外還要過阿拔這一關。」

「你叫蘇珊娜先打個電話給我就沒有這困難了。」她說。

「我也不認識蘇珊娜的，」司馬洛說：「我祇是聽過她的名字吧了。」

「你這個人的本事倒不差，」李太太說：「也很有毅力，你要進來找我談話，眞的沒有什麼能够把你阻住的。我對於有衝勁的人很有好感。」

「謝謝你，」司馬洛說：「我也得向你道歉，我破壞了你的按摩，而且我還把按摩的工具也弄壞了。」

「並不是這麼一回事，」李太太說：「阿拔是正正式式替我按摩的，他並不用那件東西，他是一個很忠心的保鏢。」

「哦，」司馬洛說：「眞對不起，我猜錯了，但我還是破壞了你的按摩時間。」

「因此，」李太太說：「祇好由你動手來將功補過了。」

「是嗎？」司馬洛說：「你的口氣眞不小，就像我是你的保鏢似的。你好像忘記了現在是由我控制情形的。」

「是嗎？」李太太說：「我以爲你是要問我一些問題，假如我不肯回答，你不見得就會把我打一頓吧？」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你是一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我實在不忍心動手的。」

「替我按摩是那麼困難的事情嗎？」李太太說。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他伸手在她的背上輕輕地撫了一下，使她那裏的肌肉馬上緊張起

來，而略爲突起。

她說：「不是這樣，太輕是不行的。」

司馬洛吃吃笑着，「我是不大有替人服務的經驗的，不過，讓我再試試吧！」

他是的確不大有經驗的，受別人的服侍是有經驗了，服侍別人則並不是很有經驗的。他祇有用他自己記憶中的經驗，來替她做了，他的手本來是很有力的，所以做起來也並不差。

假如她舒服的話，他却是不大舒服的了，因爲她的身上是並沒有穿衣服的，而她雖然是伏在那裏，她的腿又並不是緊緊地合着，他早已覺得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而現在更加覺得了。她雖然不算太年輕了，但是身上的肌肉則並未有年華老去的鬆弛，也許這是經常接受按摩之故吧！

她後來半呻吟地說：「你幹得眞不錯，看來你並不是沒有經驗的。」

「我祇是把我自己親歷的經驗倒轉拿出來吧，」司馬洛笑笑說：「我當然及不上阿拔了。」

「這要看你是以那一種角度來判斷了，」李太太說：「阿拔是職業化的，你不是職業化，然而你也有一種感情在內。」

「什麼感情？」司馬洛說。

「別假裝了，」李太太說：「你是一個男人，我是一個女人，我沒有穿衣服，而你的手摸在我的身上，你以爲你會有一種怎樣感情呢？」

「唔，這騙不了你，」司馬洛說：「以你的職業，你一定很了解男人的心理了。」

「假如我不了解，我就不是是太太了。」她說。

「假如我這種感情到了無法控制的程度呢？」司馬洛問。

「起先我也點有担心，」李太太說：「不過後來我又相信你是控制得住的，起碼到現在爲止，你的手還沒有放在什麼不規矩的地方。」

「你認爲這算是一種侮辱嗎？」司馬洛說：「你們女人是很奇怪的，假如男人對你們有什麼不良的念頭，你們會認爲是一種侮辱，但是假如我們對你們沒有什麼不良的念頭，你們又會認爲是一種侮辱了，因爲吸引不到我們！」

李太太笑起來，「你倒也是一個很了解女人的男人，但是別傻吧，以我這年紀，還會計較這個嗎？」

「你不是很老，」司馬洛說：「你不應該用這種老太婆的語氣，你對着鏡子，難道你看不出自己並不老嗎？」

「多謝你，」李太太說：「但是我的心實在並不年輕，有時對着年紀比我還要大的女人，我也有着母親般的心情了。」

「也許這是因爲她們都稱呼你爲媽咪？」司馬洛說。

「也許是吧！」李太太說：「而且，她們還要我教她們很多事情。」

他們談到這裏，都似乎是不着邊際，並未踏入正題。

其實却並非如此。

他們是正在互相用對白去試探對方。她顯然也是一個富於處世經驗的人，從對答之中大約可以猜得出對方是怎樣一個人。司馬洛也是一樣的。他發覺這個李太太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女人，她給了他一個相當好的印象。當然她並不會是一個絕頂的好人，她所做的生意，已經不是一種很好的生意了，而司馬洛知道她可能會毫不考慮地做一些相當可怕的事情，例如叫阿拔把他打得頭青臉腫，送出門口之類。然而她亦可能會做出一些很有道義的事情，一些普通的「良善人家」不肯做的事情。她就是一個那種相當富於江湖氣味的女人。他就是試探出這個。至於她又試探出一些什麼來就不知道了，但相信她的印象也並不差，從她的剛才語氣是可以聽出來的。

終於這是她先踏入正題。她說：「你找我究竟有什麼事呢？」

「蘇姍娜。」司馬洛說。

「蘇姍娜怎麼樣呢？」李太太問。

「我想找到蘇姍娜。」司馬洛說。

「是爲了生意嗎？」她問。

「假如是爲了生意又如何呢？」司馬洛追問。

「沒有辦法。」李太太說：「她已經不幹了。」

「假如我特別喜歡她。」司馬洛說：「你不能够替我想想辦法嗎？」

「你心目中的辦法不行。」李太太說：「我做事不是這樣的，這個時代，也很少人會强逼人家做這種事情了。願意的女人多着，任你選擇，何必還要强逼那些不願意的呢？我祇有一個辦法就是安排她跟你見見面，假如她肯見你，而她喜歡你的話，說不定這不是生意了。」

「這很好。」司馬洛說：「我可以試一試。收費如何呢？」

李太太又笑起來了：「你打了我的阿拔一頓，本來我要收你特別高的手續費的，不過另方面，你的服務也不錯，所以，就讓我吃虧一點，免費替你做吧。」

「假如你這樣容易就免費。」司馬洛說：「你決不會是一個很有錢的人了。」

「我並不窮。」李太太說：「我並不是常常破例的，不過，既然你有本領把阿拔也擊倒，我就認爲值得爲你破例一次了！」

「多謝你！」司馬洛說：「你現在就替我安排嗎？」

「遲一些吧。」李太太說：「你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呢！」

「好吧！」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他繼續服務，一面在奇怪李太太是不是眞的能够做到這件事情，他覺得李太太似乎答應得太爽快一點了，她是在說謊，拖時間，抑或她並不知道蘇姍娜是已經失踪了？抑或她是另有辦法找到蘇姍娜？

有人在外面推門，司馬洛說：「這事有點難辦了。我應該怎樣對待阿拔呢？」

「開門讓我跟他講吧。」李太太說。

司馬洛過去開了門，阿拔踏進來，仍然彎着腰。但他還是握拳準備與司馬洛一拚。

「可憐的阿拔！」李太太說：「他是担心我有危險。阿拔，你放心好了，這位先生跟我談清楚了，剛才是有點誤會，他並不是推銷保險的。」

阿拔迷惘地看着司馬洛。

「對不起，阿拔。」司馬洛拍拍他的肩，「你得明白，我是沒有什麼選擇餘地的，你們根本沒有給我講話的機會。」

「你去休息一下吧！」李太太說：「我跟這位先生還有好些事情要談的。」

阿拔服從地出去了，司馬洛又關上門，回到李太太的身邊，說：「我希望你並不是暗示阿拔去請救兵。」

「我不會。」李太太說：「你的槍還沒有拿出來呢？我不希望這裏面有子彈洞，在牆上固然不好，在人的身上就更加不好了。」

「你的眼光眞厲害。」司馬洛說。

「我的專長就是觀察男人。」李太太說：「男人的東西我特別留心。爲什麼你剛才沒有把槍拿出來呢？你要選擇困難方法。」

「我有一種感覺。」司馬洛說：「我覺得假如我把槍拿出來，你們對我的印象就會很壞。」

「這個你倒看得很準。」李太太說：「假如你把槍拿出來的話，我們的印象就眞的會很壞了，

但是現在這樣，我們的印象就會很好。等一會讓我告訴阿拔，他的印象會更好了！」

「阿拔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司馬洛微笑。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人。」李太太說：「他是一個運動家，他跟我是並不像你所懷疑那樣的，你得明白，你不能要一個跟你睡覺的男人替你按摩，他一定不會做得很好的。所以這兩件事得要分開來。」

「你用不着向我解釋。」司馬洛說：「你是一個自由的人，你有權做你所喜歡做的事情。」

「我是介紹阿拔這個人。」李太太說：「他的想法也是跟我一樣的，而且他對我很尊敬，我幫過他很大的忙，假如沒有我，他現在很可能正在坐牢了。又因爲他是一個運動家，他認爲女色會傷身。除此之外，以我的年紀，我對這件事情也興趣不大！」

「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司馬洛說：「算你今年是六十歲吧。你的身體並不像，你的身體是騙不了人的。」

「但我的感覺却是這樣的。」李太太聳聳肩：「也許我是幹這行業幹得太久吧？」

司馬洛又微笑：「你的模樣和你的口氣倒是不大配合的。」

「是的。」李太太說：「也許，我也應該自我反省一下了。也許我應該做一點配合我的眞正年紀的事情。」

「一個人雖然不應該不認老。」司馬洛說：「但是把自己看得太老也同樣是不應該的。」

「好了。」她說：「行了。」

司馬洛停下來說：「正面，我可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了。」

「沒有人做正面的。」她轉過身，坐起來，一點也不覺得難爲情，就像司馬洛並不是一個陌生男人，而是一個跟他很相熟的女朋友似的。她伸出手一指：「請遞一遞那個給我！」她所指的是一件晨褸。司馬洛把那件晨褸拿過來交給她，她若無其事地穿上了。司馬洛反而是覺得難爲情的。

由於正如他所講的，這並不是一個年老的女人，她的身體絕對不能說得上有什麼衰老的跡象，而司馬洛是一個男人，亦不是一個衰老的男人。即使是一個衰老的男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是應該會有點反應的。即使不是生理上的反應，也會有心理上的反應的。

他很高興她終於把晨褸穿上了。

她說：「我們到外面去談談吧。」

他們開門出去，司馬洛就看到阿拔正在廳中等着。

阿拔也許還沒有痛完，不過坐在那裏，就不怎樣覺得了。而阿拔雖然也是瞪着司馬洛，不過似乎沒有先前那麼痛恨了。李太太揮揮手：「你要喫什麼，你自己來弄吧。」

她那廳中有一座小型酒吧，司馬洛可以自己過去弄他所喜歡的飲料。司馬洛走到酒吧那裏弄着他自己的飲料時，李太太便低聲對阿拔講了一些話。

阿拔點着頭，對司馬洛揮揮手道再見，走了。

李太太在沙發上坐下來。司馬洛倒希望她把那晨褸拉好一點，但她却不大注意這些小節。她拿起電話，說：「我有些比蘇姍娜更好的女孩子可以介紹給你，假如你祇是喜歡她那一類型的話。」

司馬洛微笑：「蘇娜姍有什麼地方不好嗎？」

「沒有什麼不好。」李太太說：「祇是我不能保證成功吧了。」

「這不要緊的。」司馬洛說：「反正我這個人也是喜歡冒險，你就試試好了。」

李太太再想了一想：「你找她，不會是有什麼不利的目的吧？」

「這個由她來決定如何？」司馬洛問。

「很好。」李太太說。她馬上開始動手打電話了。

她打了好幾個電話，臉色漸漸不大好看，失去了笑容。後來她放下電話，嚴重地說：「你究竟在玩什麼把戲？」

「我不是已經對你講過了嗎？」司馬洛說。

「她失了踪。」李太太嚴肅地說：「她的男朋友的屋子也燒成了一塊平地。假如她有什麼不測的話，我不會放過你的。」

「那不是我幹的。」司馬洛舉起一隻手表示自己的清白。

「既然你明知道她失踪了！」李太太說：「你還來找我幹什麼？」

「假如她不是失踪了。」司馬洛說：「我何必來找你？」

「你要找她幹什麼？」李太太懷疑地看着他。

「有些事情想跟她談談。」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對她的下落會知道得多一點，原來你還不知道她是失踪了。我不知道應該感到失望是應該感到難以置信！」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李太太說：「我並不是在經營一個恐怖手段的組織，一個女孩子對我說不幹，我就讓她不幹，我通常不會再去麻煩她。她回來找我，當我朋友似的探探我，那很好，但沒有必要，我不會再找她。我也不希望一個女孩子永遠做這種工作的！」

「你另外有辦法查一查她的去向嗎？」司馬洛問。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李太太問。

「我不能告訴你。」司馬洛搖搖頭。

「我也許可以問她。」李太太說：「她會告訴我的。」

「你怎樣可以找到她呢？」司馬洛問。

「我另有我的方法。」李太太說：「我也不能告訴你，正如你所講的！讓她來決定見不見你好了。」

「你還是不要這樣做的好。」司馬洛緊張的說。

「你管得我幹什麼嗎？」李太太表示輕蔑地。

「也許你是有自殺的自由的。」司馬洛說：「不過我也有勸止你自殺的義務。」

李太太的臉色突然蒼白下來，呆呆地看着他。

「我倒沒有想到你也會是一個怕死的人。」司馬洛微笑。

「沒有人不怕死的。」李太太說：「你不是在嚇我吧？」

「你那個天下無敵的阿拔也不能够把我轟出門口。」司馬洛說：「像我這樣的一個人來找你，你以爲會不會是嚇你的呢？」

「但是——」李太太說：「我担心她的安全。我得找到她，看看她是不是——」

「你告訴我地方，讓我去找她好了。」司馬洛說。

「你得告訴我你是爲甚麼找她。」李太太說：「我不想她受到惡意的傷害。」

「我不是不想對你坦白。」司馬洛說：「而是我的理由我認爲不適宜告訴你。至於惡意傷害的問題，我則是暫時沒有辦法肯定答覆你了，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是她惡意傷害我，自然我希望大家都好的，不過我却不能够答應甚麼。」

「她不會傷害甚麼人的。」李太太說。

「這個由我來決定好不好？」司馬洛誠懇的說。

「你不肯告訴我，那隨便你吧。」李太太說：「我去問她，她還是會告訴我的。」

這倒把司馬洛難倒了，他愣愣地看着她，後來也不能不把給她難倒的原因講出來。他說：「你

最好別太落力找她，這可能會對你有危險。」

「你在嚇我？」李太太說。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不是嚇你。老實講，你使我感到意外，我還以爲你對她的事情是不應該知道得這樣少的，然而你又不像是在說謊，我也看不出你是說謊的話，那你的演技一定是特別的好了。」

「我並不是說謊的。」李太太說：「我已經對你講過了，一個女孩子說不幹了，我就不會再去偵查她，爲甚麼要去逼人呢？」

「然而你又是一個很兇的人。」司馬洛說：「即使是張主任派來的人，你也毫不遲疑地叫阿拔打出門口。」

「我不喜歡欺負別人。」李太太說：「但是我也很不喜歡別人壓逼我，你以爲張主任很大嗎？我認識很多比他大得多的人，他派來的人，我丟出門口，然後我打一個電話，就會有人叫他別鬧事了，我認識的人多，我不會利用我認識的人去欺壓別人，但是，別人欺壓到我的頭上來時，我就懂得怎樣做了；我的本事就是交際，你知道我是幹甚麼的他，你就也應該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祇好告訴你我的理由了，但是你也最好先弄好衣服。」

「這跟衣服有甚麼關係嗎？」李太太奇怪問。

「你這種打扮。」司馬洛說：「講起話來的時候，精神就是不能集中。」

李太太看着他微笑，把胸前的衣服疊起來，又將兩腿交疊着，這雖然是遮住了一些很重要的風光，但是仍然又有了另一種誘惑性，那就是由於兩腿交疊起來的時候角度太好看了，那是模特兒式的姿勢，於是誘惑性又自然地是不同的了。

她祇是這樣坐在那裏看着司馬洛，司馬洛有點難爲情也有點不耐煩，催促道：「怎麼樣？你還是整理好衣服吧。」

「很好。」李太太說：「你進來吧，參觀一下我的睡房。」

「我並不是來參觀你的睡房的。」司馬洛說。

「難道你不怕我在房間裏另有一隻電話，我會打電話給甚麼人嗎？」李太太說。

「你可以叫阿拔打，剛才你也可以打。」司馬洛說：「我剛才不知道你打電話給誰，也沒有聽見你講些甚麼，而且，我又還不曾把這件事情的眞相告訴你，你也不知道應該打電話給誰的。」

「你究竟來不來？」李太太說：「假如你不跟着我進來，我就不出來，那你還是要進來找我的了。」

司馬洛拿她沒辦法，祇好跟着她進了睡房之中，她那睡房是擺設得很舒服的，而且有一張很大的床，她在床上躺下來，拍拍旁邊說：「躺下來吧！」

「這不算是換衣服。」司馬洛說。

「躺下來談不是舒服一點嗎？」李太太說：「假如你是那種大男人主義的人的話，我可以告訴

你，你用不着担心，我自從搬進來了之後，這床根本沒有男人睡過。」

「你究竟在弄甚麼把戲？」司馬洛問。

李太太微笑：「你對我表示興趣的方式是相當特別的，我很喜歡。」

「我一直對你並沒有表示興趣。」司馬洛說。

「那你爲甚麼要叫我換衣服？」李太太說：「別的男人對一個女人感興趣，總是希望她穿得愈少愈好，你却希望我多穿一點衣服？」

「那又如何？」司馬洛說。

「這是另一種感興趣的方式。」李太太說：「假如你無動於衷的話，爲甚麼却要叫我穿上衣服呢？就是我連皮剝掉，都影响不了你。」

「我到底是一個男人。」司馬洛說。

「那麼你躺下來吧。」李太太說：「我並沒有說過不准你發揮你的男性本能，所以，你爲甚麼不讓自己舒服一點呢？」

「這有甚麼興趣？」司馬洛說：「你已經講過你是不感興趣了。」

「現在你却使我感興趣了。」李太太說：「我從來最討厭男人的地方就是男人像野獸，把我們女人當作是肉，不分任何場合地點，看見了就要大大地咬一口，我知道要在男人之中要求一個有君子風度的是很不容易的，這個人要有能力把自己的最强烈的一種本能控制着，忽然之間，面前就出

現了這樣一個人。」

「我們現在是談正經事。」司馬洛說。

「好吧！」李太太說：「隨便你，假如你一定要我換一件衣服，那你再對我講一次好了。」

司馬洛嘆一口，走過去在她的身邊坐下來，他的確是感興趣的，李太太輕輕按他躺下了，然後說：「好了，現在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告訴我了。」

她伏在他的身邊，用兩手支着下頷看着他，然後就聽着司馬洛講，司馬洛相當詳細地把這件事情講了出來。

她沒有笑容了，臉色變得相當蒼白，她終於說：「你不是在嚇我吧？」

「你也知道最近發生的那一連串兇殺案的。」司馬洛說：「我現在告訴你的祇是報紙上看不到的內幕，你試試你自己去找蘇姍娜吧，也許你會變成另一具屍體了，我不知道她在這件事情之中有甚麼牽涉，究竟她是受到利用的呢，抑或她也是主謀者之一呢？在未能弄清楚這一點之前，我就是不能够答應你我會不會對她作甚麼不利的行動。」她呆了好一陣。

司馬洛又說：「你還是要自己去找她？」

「唔——我看還是不好了。」李太太說：「你講得很有道理，我沒有能力應付這樣的大事。」

「那麼你把這件事情交給我來辦好了。」司馬洛說。

李太太點點頭，似乎仍然未曾脫離震驚狀態。

「你有甚麼綫路可以找到她的呢？」司馬洛又問。

「唔——」李太沉吟着：「是這樣的——我的意見，認爲這件事情不會是蘇姍娜在攪鬼，她不是那種人，她是一個心地很善良的人。」

「你判斷男人似乎相當準確。」司馬洛說：「你判斷女人也是一樣嗎？」

「我自己也是女人。」李太太說：「難道我不了解女人嗎？」

「假如蘇姍娜不是自己在攪鬼。」司馬洛說：「那她應該是受人利用的了。」

「看來應該是這樣了。」李太太說：「我還爲她高興呢，我還以爲她是打算嫁給這個丹尼。」

「既然她不幹。」司馬洛說道：「那你當然以爲她是要從良了，但是問題就在，她究竟是打算嫁給丹尼，抑或祇是受人利用，而負責迷惑丹尼，我也對你講過的，她使丹尼對她看得很高，丹尼認爲她是一個很純潔的女孩子，對於罪惡毫無沾染，亦不希望罪惡沾染到她的身上去，她顯然對丹尼並不坦白，而且還在丹尼的面前發揮了相當高度的演技。」

「這是我教她的。」李太太說。

「你教她的？」司馬洛詫異地看着李太太。

「是的。」李太太說：「這是我教她的，不過我倒不知道她是甚麼目的，她叫我教她怎樣在一個男人的面前假裝是一個處女，我教了她，這實在不是很困難的事情，既然她要在丹尼的面前假裝這個，那麼她似乎是很有意思嫁給丹尼的了。」

司馬洛搖頭嘆着氣：「這些事情你也教人家，不缺德一點嗎？李太太。」

「這是你們男人自作自受。」李太太說：「我並不認爲這是缺德的行爲，你們男人總是要求自己的太太嫁過來的是處女，但是試問你們自己又有幾個是處男呢？你們要甚麼，我們就讓你們得到甚麼，好了，老實講，男女之間的事情，女人有時是不能够不說一點謊的，而這亦是爲了你們男人的好處吧了。」

「她就是爲了這個丹尼而要學的？」司馬洛說。

「顯然是了。」李太太說：「也許她認爲這個丹尼的頭腦是守舊一點的吧，你知道的，你們男人，表面上把自己表現得很開通，偏偏就是在這件事情上不開通，蘇姍娜也是相當懂得去判斷男人的，既然她想抓住這個男人，她就要懂得投其所好了。」

「難道你以前沒有教過她扮處女嗎？」司馬洛說。

「別開玩笑了。」李太太說：「幹這種職業，你自認是處女，人家會認爲你是發神經。」

「唔。」司馬洛說：「蘇姍娜對丹尼的判斷是這樣，你對丹尼的判斷，又是怎樣的呢？」

「我沒有甚麼判斷。」李太太說：「我祇是知道這個名字，人都沒有見過，既然蘇姍娜不想丹尼知道她過去的歷史，她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讓他認識她的同事們。所以，我是沒有甚麼判斷的。」

「她沒有對你提起這個人嗎？」司馬洛問！

「沒有。」李太太說：「我也沒有問，我認爲這種姻緣的事情是不能够干涉人家的，即使我認

爲不好，我也不能够勸她不要這個男人，誰知道呢？很多時候，兩個被認爲是天造地設，一雙璧人的男女，結果也會鬧翻到不可收拾，然而大家都認爲是不會長久的一段姻緣，結果却又會是很美滿的。」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那麼，你認爲有甚麼我想不到的辦法找尋蘇姍娜的呢？」

「蘇姍娜是一個孤兒，」李太太說：「她是孤兒院出身的。」

「這件事情我們倒不知道了。」司馬洛說。

「你們知道的又是些什麼呢？」李太太問。

「我們查出的是她是由一雙夫婦收養的。」司馬洛說：「不過這雙夫婦已經死了，所以也不能追查她在被收養之前的情形了。他們收養她，並不是通過孤兒院的。」

「當然了，」李太太說：「她是從孤兒院逃出來的。那時她年紀還小，還沒有到領取身份證的年紀，在這雙夫婦收養她之後才領取身份證，而那時他們爲免麻煩，沒有說出她從孤兒院裏逃出來的事情，所以就沒有紀錄了。」

司馬洛懷疑地看着她：「這是她告訴你的？」

「假如是她自動告訴我的，那就沒有什麼價值了，」李太太說：「這是她在一次醉酒之後說出來的。有一次她給人家灌得很醉，給搬到我這裏來，她講了很多話，她自己的故事，她是全部都講出來了。她講了之後就忘記了，我以後也沒有再提起過。」

「但是你却記住了。」司馬洛說。

「我這不是小人之心，」李太太說：「我亦並不是有意記下來作什麼將來的用途，祇是，有些特別的事情，你就是不會那麼容易就忘記掉的，你明白嗎？」

「我明白，」司馬洛說：「但是，假如祇是單單知道她是從孤兒院裏逃出來的話，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那孤兒院是在C市，」李太太說：「而且那裏有一位盧院長，我有一種感覺，覺得蘇珊娜在逃出來之後，跟這位盧院長是仍然保持聯絡的，而且不會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很可能現在都還有聯絡。聽她醉了之後所講的話，這個盧院長似乎是一個她很尊敬的人，所以我在想，也許她失踪就會失踪到盧院長那裏去了。」

「她在醉後實在講了些什麼？」司馬洛又問。

「我記不清楚了，」李太太說：「我沒有辦法一句一句再給你搬出來，我祇能够告訴你我所得的印象。」

「記憶是不會消滅的，」司馬洛說：「祇是會失落吧了。慢慢你是會記起來的。不過不要緊，請你告訴我，你說她所講的不像是很久之前，這即是說是她長大了以後的事情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懷疑她與這位盧院長之間有什麼曖昧關係呢？」

「我看不會吧，」李太太說：「假如是的話，爲什麼她要嫁給丹尼呢？」

「現在的情形似乎是，」司馬洛說：「蘇珊娜並不是計劃要嫁給丹尼。她很可能是負責迷惑丹尼而已。」

「這個我就弄不清楚了，」李太太說：「既然你講起來，我也祇能告訴你，她跟這位盧院長的感情是很特殊的，起碼就是當他是親人似的。因爲我不想多事，我並沒有對她追問清楚，所以我就不能怎樣肯定了。我祇能告訴你這麼多。」

「你是打算跟這位盧院長聯絡，打算問他知不知道蘇珊娜的下落了？」司馬洛問。

「是的。」李太太承認。

「這是一個相當好的自殺方法。」司馬洛說。

「在你沒有說明你的來意之前，」李太太說：「我懷疑你可能是會對蘇珊娜有所不利的，所以我當然會企圖與她聯絡，但是現在我就知道不是了。」

「我會用另一個方法去調查他的，」司馬洛說：「我也並不一定會直接去見她。」

李太太嘆一口氣：「我講錯了話。」

「什麼？」司馬洛問。

「不是嗎？」李太太說：「現在，你當然一定會匆匆忙忙去找尋有關盧院長的資料了。你不會再在這裏留下來了。」

司馬洛微笑：「這些事情可以由別人代做，我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親自出馬的，我祇有一個人，

能够分得出多少個身子呢？」

「我猜你還是要出去講一陣電話？」李太太問。

「也不必，」司馬洛說：「我是一個懶人，在床上一躺下了，就是不願意再爬起身的。」他從衣袋裏取出一隻金屬烟匣來。

「這是什麼？」李太太問。

那當然就是司馬洛用以與莫先生聯絡的小型無綫電，這是他慣用的東西，不過李太太並沒有見過，所以他要向李太太解釋這件東西是什麼用途了。

「唔，」李太太說：「你們是眞科學化的。我猜我得到洗手間去一趟，方便你講話了？」

「你能够這樣做是最好不過了，」司馬洛說：「謝謝！」

李太太下床，站在他的身邊遲疑一下，說道：「我跟你所講的有些是私人的話，很難爲情的，你用不着每一個字都向上級報告的吧？」

「這個我懂的，」司馬洛說：「你別担心好了。」

她走進浴室去了。司馬洛苦笑嘆一口氣。他不好意思告訴李太太，他根本用不着向莫先生報告什麼，因爲這隻無綫電一直是開着的，他們所講的話，莫先生全部都已聽到了。就是想收回來也不行。

他對那隻無綫電說：「怎麼樣？你懂得怎樣做了吧？」

「我懂得怎樣做了，」莫先生說：「但是我担心你跟着就會把無綫電關掉。」

「這當然了，」司馬洛說：「這之後會有些兒童不適宜欣賞的聲音，我不想讓你聽到，以免毒害你的弱小心靈！」

「我是關心你的安全。」莫先生說。

「這沒有什麼危險的，」司馬洛說：「這又不是我做不到的事情，有什麼好担心的呢？」

「你這個人！」莫先生嘆口氣，「就是專門上女人的當，叫人怎能不担心？」

「現在怎知道是我上女人的當還是女人上我的當？」司馬洛說：「你想清楚一下吧，假如你派別人來這裏，你會得到同樣的成績嗎？」

「我知道，」莫先生說：「這一點，我倒的確是不能够否認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再見。」他把那隻無綫電關了，長長地嘆一口氣，在床上躺下來。

過了一陣，李太太就從浴室裏出來了，她並沒有把那件毛巾褸帶出來。司馬洛微笑看着她，她走過來，在他的旁邊跪下。

正如司馬洛最近所得的印象，她實在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女人，而現在她的臉上沒有了那種談正經事的硬綳綳表情，她的吸引力是更强了。

臉上的綫條已經變得柔和下來。她本來的缺點就是因爲對這件事情不感興趣，所以總是缺乏了一點女性化的味道，但現在就不同了，女性化的味道正在放射而出。

司馬洛躺在那裏，而她則是跪着的，所以他是可以一個仰角度看她的胸部了。她的乳房是飽滿而挺實的，並不是那種嬌小的類型，但是亦不是大而無當。她祇是那種骨格比較粗大和健碩的女人吧了。腋下疏落，另一個部份則是相當茂密森黑。這些司馬洛當然是早已知道了，不過現在是用另一種心情去看，感覺又有所不同了。

她柔聲地說：「你帶着槍睡在床上，這不會很舒服吧？」

「已經習慣了，」司馬洛說：「曾經有過一些時間我幾個晚上都不敢離開它。不過現在則是不需要它了。」

「你還是自己脫下來吧，」她說：「那東西我不敢碰。我對那種東西，是沒有好感的。」

司馬洛坐起身來，脫下外衣，以便把槍連同槍袋除下來，但當然他現在要除下來的不單是槍和槍袋而已。他一面這樣做着的時候一面說：「你既然對這種東西沒有好感，怎麼你又看得出我的身上是有槍的呢？」

「這是經驗，」她說：「這種人我認識得不少，有些是自己帶着槍，有些是有帶着槍的人保護着的，我已經變成經驗很豐富，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了。」

司馬洛把槍袋也解下來了，在椅子放好。在再進一步解下其他的之前，他說：「阿拔呢？他會不會忽然之間回來呢？」

「阿拔是住在這裏的，」李太太說：「不過我叫他到健身院去健身了。我對他說，假如我沒有

打電話找他，他不要回來，但你不放心的話，大可以出去把門鎖好。我的門有防盜鍊有門閂。」

「這種事情是不怕白做的，」司馬洛微笑，「把大門鎖好，勝過把房門鎖起來了。而且，鎖好了大門之後，就用不着再把房門關上。」

他出去把大門鎖起來了。回來時她已經躺在床上。

她的腿子曲着，微微張開，黑影的部份是深濃然而又是整齊的，就像有些風景區，樹林雖然很密，却是整整齊齊地長在河的兩岸，而不會蔓延到水邊，連草也是這樣，因此河與樹之間就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了。現在，河的中央有露珠正在閃耀着。

司馬洛在她的身邊跪下來時她才知道他回來了。她張開眼睛，看見他與她的打扮也是相同了。她也可以看到他是正處於雄壯的狀態，幾乎像是在狂怒之中。假如是一個缺乏經驗的女孩子看到了這個，也許會感到忧目驚心，但是她不是，她當然知道這是一種好的現象，沒有這種現象才是值得担心呢！

她微笑：「唔，你倒是一個眞眞正正的大丈夫。」

「我現在應該怎樣做呢？」司馬洛問。

「不要引我笑，」她說：「現在笑起來是會破壞氣氛的，難道你也不懂得現在怎樣做嗎？」

「你是一個很特別的女人，」司馬洛說：「你在這些事情上一定也是很苛求的，所以我不想你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多謝你，」她又微笑閉上眼睛，「其實我也不是很苛求，我祇是不想人家像一隻野獸，而把我當作是一塊肉。你應該不會這樣的。我看，你開始的時候最好就是吻我！你懂嗎？」

「我試一試吧。」司馬洛說。

他輕輕地吻她。她的反應却並不輕，馬上就很熱烈了。她的兩臂一伸，把他的頸子攬住。他們的咀唇互相吸着，他本來是打算先用咀唇遊行一遍的，但現在他的咀唇已經失去了這個自由了，於是這個任務就祇好由他的手代替。她的手也相當活躍。

後來，當他的咀唇得到自由的時候，他微笑着說：「怎麼了？你身爲總教練，你的手法却不見得很純熟！」

她也有點慚愧地笑起來：「教人是容易的，自己做却是另一回事，尤其是我疏於操練。足球隊也有教練，教球員教得頭頭是道，你叫他自己上陣就不行了。」

「很有道理！」司馬洛說：「但現在是教練上陣了！」

她吐出一聲呻吟，一陣輕微的抖顫通過全身，因爲戰陣已經開始了。溪流戀成像是大雨之後，水源很充足，然而這水源却並沒有把溪流冲闊。這溪流本來就不是很闊的。起先動作總是慢的，因爲要習慣那感覺和角度。後來，速度就增加了。

司馬洛既然面對一位教練，他不能够不施展出混身解數，以維持自己的面子。而這位教練不過是疏於操練吧了，並不是不懂，起先她是顯得有點生硬的，後來她就熟練起來了，他們合作得也很

好，也合作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最後是多姿多彩的爆發，他們都緊緊地閉上眼睛，完全鬆弛下來。這是不想再動的時間，即使是再好動的人，在這樣的時間，也是不想再動了。

仍然緊貼，他的雄勁猶存，而她仍然有着一種跳動着的吸勁，直至後來，自然的萎縮才使他們分開了。祇是部份的分開，她仍然像一隻軟墊似的墊着他，而且這軟墊亦很歡迎有這樣的重量來壓着，就像假如沒有這壓力，這軟墊就會升空飛走了。

後來，他們兩個就仰天躺在那裏。

司馬洛感到很舒暢。這件事情，他並不是爲了討好她而做，而是他自己也有這種需要。他也是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了，雖然未至於像她那樣疏於操練，但也的確是已經好長一段時間沒有。他也是與她有一個近似的地方的，那就是他對於對手的選擇也是相當苛求。他也不想自己像是一塊肉，而對方像是一隻野獸。在這一點上面，他們總算是相當配合的。

他終於嘆一口氣，說：「你把教蘇姍娜那一套也拿出來嗎？」

「這是什麼意思？」她問。

「你使我覺得你不像一個做過太太的人，倒像是一位未出嫁的小姐。」司馬洛說。

她哈哈地笑起來：「你這張咀巴眞有點功力，倒把人家騙得很開心的！」

「我不是騙子！」司馬洛說：「我不過是把眞話說出來吧了，有這樣的事，我才說這樣的話，我的確是有那種感覺。」

她聳聳肩：「也許是太久沒有用的緣故吧？」

「今天你倒是破戒了。」司馬洛說。

「也不是破戒不破戒！」她說：「不是一直忍着不做，祇是沒有心情做吧了，今天有心情，就做一次。許多事情都是這樣的，沒有什麼特別要緊。不過，現在你也許需要抽一根香烟了？」

「假如你不反對！」司馬洛說。

「抽烟的男人，我對得太多了。」她說，「還會受不起那股氣味嗎？讓我替你去拿吧。」

她下床替他拿了香烟，而且替他點上了。司馬洛吸着香烟，她伏在旁邊說：「女孩子們都告訴我，多數男人在事後都喜歡抽一根香烟，我也是這樣告訴她們。這話似乎是並不假的。」

「因人而異吧！」司馬洛說：「的確多數男人都是這樣，但爲什麼是這樣，却是我也講不出來的。」

「我很爲蘇姍娜担心。」她又說。

「這一點也是自然的，」司馬洛：「她現在的處境的確很不尋常，不管她是因爲參與這件事而失踪，抑或是爲了這件事情而給人捉去，收藏起來，總之她的處境都是值得担心的了。」

「我也不知道我應該希望她是怎樣！」李太太說：「假如是後一種情形，那麼她很可能不單是給關了起來，而且還是已經給殺掉滅口了。假如是前一種情形，那你找到她的時候，則很可能會把她殺掉。」

「我不大可能會把她殺掉的。」司馬洛說道：「但她給捉了起來的話，日子總之是不會很好過的了。」

「也許我應該希望她現在還沒有死掉。」李太太說。

「她應該還沒有死掉的。」司馬洛說：「以目前我的對手而言，他們不是笨人，蘇姍娜失踪，一定是有一個作用的，可能是要她在一個秘密的地方活着。假如祇是要她死，就不必捉去了。暗殺是很容易的。」

「但是，」李太太說：「丹尼已經死了，她却活下來，這個我眞是弄不懂了！」

「丹尼的屋子不過是發現了一具燒成焦炭的屍體。」司馬洛說：「難以辨認，那個並不一定就是丹尼本人。」

這一點的眞相，司馬洛則是沒有對李太太透露了。那具「屍體」是餌，是用以引誘一些有關的人前來認屍的。既然這是一個詭計，那就不應該被任何向外人知道了。

「那當然是有人放火了。」李太太說。

「放少的可能性很高！」司馬洛說：「雖然還沒有什麼確實的證據。我們祇知道那屋子裏面放着一批易燃的化學物品，火一燒起來！就把那些化學物品都燒掉了！」

李太太搖着頭：「這些人的手段眞可怕！」

司馬洛微笑：「你的顧客名單上也有不少可怕的人呢，難道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她又聳聳看，「那些人，他們——起碼他們可怕得沒那麼表面化。」

「但是那些是吃人不吐骨的人！」司馬洛說：「我認爲這才是可怕之中最可怕的。他們一作惡起來，受害的就不單止是一個人，而是多到數也數不清了。」

「我不知道。」李太太說：「我們還是別談他們了。談談我們吧。你認爲我們怕不怕一起出現在公衆場所呢？」

「爲什麼這樣問呢？」司馬洛說。

她微笑：「你似乎忘記了，人是要吃東西的。我還沒有吃午餐。我想出去吃。」

「爲了你的安全起見！」司馬洛說：「我認爲還是不好了。」

「隨便你吧！」她說：「那末我自己去好了。」

「當然，」司馬洛說：「你也知道，這件事最好還是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包括阿拔在內。」

「阿拔不會追問我的！」她說：「不過你認爲假如我對別人提起的話，對你又會不會有所幫助呢？」

「你的意思是你自願做餌了！」司馬洛說：「這不是好玩的事情。碰到太大的魚，連餌帶鈎一起吞下去，還要把魚絲也咬斷了的。」

「我不知道。」她聳聳看，「這不過是一個主意吧了。我提出來給你答覆，如此而已。」

「除了你的安全之外，」司馬洛說：「我也不希望你把有關那位盧院長的那條綫索向別的人透

露，也不想任何人知道我們是已經知道了。」

「假如有人來問我呢？」她問：「你知道，也許已經有人看見你到這裏來了，說不定，你走了之後，會有人問我你跟我講了些什麼話。」

「你是那麼硬！」司馬洛說：「你不需要回答任何人的問題的。」

「你不要我回答任何人的問題？」她說：「假如有人來問我，那這些人是可能會供給你一些綫索的。」

「唔——」司馬洛說，「我看不大可能有人來直接問你，不然他們就是暴露身份了。不過，他們却亦可能是用暴力的方式來問你的，譬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你捉到一個地方去加以盤問之類。」

「天！」李太太說：「你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你得保護我！」

「我會保護你的。」司馬洛說：「但很難講，百密也會有一疏，所以，萬一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你就把實話說出來好了，但祇有一件事情不能够提，就是關於孤兒院這件事。你講出來，你生命危險就增加了。」

「好吧，」她說：「我不理好了！」

「很多謝你的幫忙！」司馬洛說：「既然你出去吃飯，那我也得走了。」

「你要趕着到什麼地方去嗎？」李太太問。

「不是！」司馬洛說：「你要出去吃飯，我不能躭着你的。」

「我可以在這裏吃。」她說：「假如你不是有什麼地方趕着要去，我希望你能够多逗留一段時間。匆匆忙忙，做完了就走，好像野獸似的。吃的東西這裏是有的，可以自己弄，不過簡單一點就是了。」

司馬洛微笑：「我沒有什麼地方趕着去的。」

「那就不要急着起來了。」她說：「再躺一會，我去弄吃的東西。但我得先把電話弄一弄。」

「什麼把電話弄一弄？」司馬洛問。

「你在這裏這樣久了，」她說：「電話都沒有響過，我是靠電話做生意的人，會這樣久沒有人打電話給我嗎？我相信許多人現在已經打得很不耐煩了。其實是我的電話上裝了一個掣，假如把這個掣按下去，電話就不通了。」

「你這裏原來也有點機關的。」司馬洛微笑。

「這也不算是什麼機關！」她說：「我需要好好地睡覺，當我睡覺的時候我就不讓電話響。」

「唔！」司馬洛說：「現在，你也恢復營業了。」

「人總是要生活的呀。」她從床上下來，走出廳中。

看着她綫條圓實的背身一扭一扭着出去，司馬洛更感覺到她並不是年紀很大了。事實上，她的確年紀並不大；剛才他已經體驗過了。似乎現在她變得更加年輕了。也許這是經過一番雨露之後，

她的幾條也軟化下來了。

她出去了似乎不到二十秒鐘，司馬洛就聽到電話的響聲。

很可能已經有很多人正在不斷打電話給她，她才把掣一按下去，電話便響起來。司馬洛躺在床上，還是間歇會聽到電話鈴聲，看來她應接那些電話響，就已經是忙得不可開交了。

後來司馬洛啣着香烟走出來，看見她還是坐在電話旁過，講着，拿着筆在一本薄子上寫着。她對司馬洛苦笑。

後來她終於放下電話，嘆口氣：「眞沒辦法，我不得不跟他們應酬一下，多講幾句話——」

電話又響起來了，她氣結地一攤兩手。

「你聽你的電話吧？」司馬洛說：「讓我去担任廚師好了！」

他走進了厨房。事實上他自己的肚子也餓起來了；他自己已經等得很不耐煩。

× × ×

莫先生說：「你有沒有問她，像她這樣一個好女人，怎麼會幹那種壞事情來了？或者，你根本就再沒有空跟她講什麼了？」

「我剛好有空問她這個問題，」司馬洛的腿子擱在桌子上，說道：「這種生意，是她的丈夫留下來給她的，她的丈夫死了後，她沒有什麼別的工作好做，她就做這個了，而她發現她原來在這方面，有着特殊的天賦才能。」

「唔，」莫先生說：「很特別的一個女人。至於她這個阿拔又是怎麼來的呢？」

「我以爲這一點你會查出來的。」司馬洛說。

「你倒忽然轉了性了，」莫先生說：「對我倚靠得這麼多。你沒有問她嗎？」

「我問過了，」司馬洛說：「你不是也聽到了嗎？」

「我也調查過了，」莫先生說道：「似乎她並沒有說謊，阿拔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一如她所講的。事實上阿拔是她以前一位小姐的哥哥。她幫助這位小姐賺了一大筆錢使阿拔脫出了一塲官非，這之後阿拔對她就很尊敬，很爲她的利益着想，簡直願意爲她做任何事情。此外，阿拔也的確是一個健康狂，對女人不很感興趣，認爲一個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健康。所以阿拔純粹是她的保鏢而已。」

司馬洛聳聳肩：「我亦並不懷疑她會是對我說謊的。除此之外，她也提供一些其他的綫索。在我們的政要名單上，有兩位先生是蘇姍娜特別感興趣的。」司馬洛把那張名單拿上來，圈出了兩個名字，「事實上，以前有一段時間，蘇姍娜特別喜歡做他們的生意，還請李太太多給她機會招呼這兩位！」他讓莫先生有機會看清楚那兩個名字，然後又繼續說：「這似乎顯示出蘇姍娜這個人是眞不簡單的。這兩個男人沒有什麼特別可愛的地方，又不是英俊小生，講到花錢的闊綽方面，他們亦並不比其他的人好多少，反正大家都是闊客了，爲什麼蘇姍娜特別喜歡跟他們來往呢？」

「也許是要探聽一些什麼情報之類？」莫先生說。

「這也正是我所懷疑的，」司馬洛說：「所以，我們應該好好的調查一下這兩位大人物與那間核子發電廠之間究竟有沒有什麼關係。」

「表面上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莫先生說：「不過這些大人物，交遊廣闊，很可能常常與有關的人物把盞言歡，所以我們也要深入調查了！」

「我贊成你先肯定了他們是有關的才作調查，」司馬洛說：「是蘇娜姍告訴我們，他們是有關的，不然蘇姍娜應該不會那麼熱心做他們的生意了。」

「是的，」莫先生說：「既然你帶回來了這新的綫索，我們也應該循這個角度去調查了。」

「至於那位盧院長，那個孤兒院的人，」司馬洛說：「關於他又有什麼綫索嗎？」

「這是他的檔案。」莫先生說着從抽屜中拿出一份檔案，放在桌面上，推過去給司馬洛。

「這麼厚一份檔案？」司馬洛問道，「這個人倒是眞不簡單了。我當然會慢慢研究，但你一定已經看過了，略述一下如何？」

「第一點，」莫先生說：「這個人叫盧俊，他已經不在那間孤兒院，已經逃走了，拿走了一大筆公欵。現在我們還是正在找尋他的下落。」

「我不知道這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司馬洛說：「他是個壞蛋，那應該與霹靂金的事情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這應該是一個好消息。但不知道他的下落，這就是一個壞消息了。」

「這個人的確不簡單，」莫先生說：「很年輕就成爲了那間孤兒院的院長，在他逃走了之後才

發覺他的資歷和文憑全部是僞造的，他既沒有唸過兒童心理學，也沒有唸過社會學等等。外國拿回來的文憑，通常都容易得到人的信任，很少人會去調查是不是眞的，而且手續亦很麻煩。我相信還有不少人也是跟盧俊一樣的，假如你的嘴巴對那一門學問講得頭頭是道，那麼人家根本就不會懷疑你了。事實上盧俊也把孤兒院管理得極好，那些孩子們都很愛戴他的。」

「蘇姍娜就是一個例子了，」司馬洛聳聳肩，「老實講，這個職位，很可能一個騙子會比滿肚學問的人做得更好；騙子最懂得普通的心理學。」

「我也認爲騙子差不多是最佳人選，」莫先生說：「不過就是不大可靠。」

「他就是爲了虧空一筆公欵而放棄這個職位嗎？」司馬洛說：「這豈不是很可惜，本來這個職位是可以使他成爲上流社會人物，而他可以藉這條路得到很多好處的。」

「他並不是打算虧空公欵而逃走的，」莫先生說：「你要明白，孤兒院裏的孤兒是經常會有人收養的。通常的情形就是，收養的人一定要有充裕的經濟環境以及家庭背景，其次就是，收養了孩子的人，通常不願意讓孩子知道不是親生的，而孤兒院亦代爲守秘密。雖然孤兒院代守秘密，但是到底是有紀錄存着的。盧俊的目的就是能够查閱這些紀錄。」

「敲詐？」司馬洛問。

「對了，」莫先生說：「他查查舊紀錄，再查查收養孩子的父母的家庭環境。假如父母的經濟環境更好，而孩子又生活得很好，進大學，很有前途之類，他就來了。那些父母祇好付錢以免他把

秘密向孩子披露。他們非付錢不可，而且付了錢還不敢做聲。他就用這個方法弄到很大筆錢，差不多每一個受過敲詐的父母都有紀錄在這檔案上，還有一些沒有做聲的，我們就查不出來。」

「這本來是一個很穩健的方法，」司馬洛說：「但他後來顯然是失手了。怎樣失手的呢？」

「人算不如天算，」莫先生說：「有一雙被敲詐的父母，孩子飛機失事死了，他們不怕再受威脅了，就報警，於是盧俊就完蛋了。」

「他知道先機逃掉了，」司馬洛說：「臨走還順手牽羊把那筆公欵也帶走？」

「對了！」莫先生說。

「這之後呢？」司馬洛問。

「這個人完全失踪了，」莫先生說：「多年以來沒有消息，假如他再有犯什麼罪的話，那他定是用另一個身份去犯的。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天才，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你看看他的紀錄你就可以知道了。」

「我當然會很詳細地研究了，」司馬洛說：「我對這個人很感興趣，我對天才也是特別感興趣的。」

「這很好，」莫先生說：「你好好研究一下吧。」

「關於這個丹尼的方面呢？」司馬洛問，「還沒有人來認領他的『屍體』嗎？」

「假如有人來的話，」莫先生說：「我當然早已通知你了。我也是很希望有人來認領的，可惜還沒有。不過這並不就等於是沒有，祇是還沒有人來認領吧了。也許等下去還是有希望的。」

司馬洛點點頭：「我也是希望在這方面有點新的發展。」他打了一個呵欠。

「你很疲倦了，」莫先生說：「辛苦了你。你何不在這裏休息一下呢？」

「多謝了，」司馬洛說：「用不着，我回家休息就行了。」他站起身，拿了那份檔案，「有什麼新的資料，隨時送來吧！」

司馬洛回到家裏，細細研究那份資料。

他其實並不是疲倦。打呵欠並不一定是一種疲倦的表示，他打呵欠是因爲他睡得太多，在李太太家裏睡了段相當長的時間，有時，一個人睡得太多也是一樣會打呵欠的。所以他雖然打呵欠，他還是有精神詳細閱讀那份有關盧俊的詳細報告，沒有錯，盧俊這個人果然是一個天才，他雖然有這一大疊檔案在手，却可以說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有關他的資歷的一切證明文件都是假的，而他的身份證明文件亦是假的。他是一個來歷不明的人，一逃了之後，也就去向不明，根本無法找到他了。所以這個人等於沒有存在過。他大可以用另一個身份在原地活動，也不容易有人發覺的。

然而在他逃走了之後，却仍然有一個人與他有聯繫，就是從他那孤兒院裏逃出來的蘇姍娜。李太太說明她所得的印象就是蘇姍娜在新近的時期之內還與盧俊有聯繫，那麼就是說盧俊在逃走了之後，仍然與她有聯繫了。

爲什麼與她有聯繫？是他找到了她，威脅她爲他做什麼工作嗎？抑或是她願意合作的？

總之無論如何，這些人與這件事之間是有着很密切的關係的，可惜的就是這些人當中一個都找不到。

最後，司馬洛是眞的疲倦了。看完了這一大套的檔案，考慮過了其中各種有關的可能性，他也眞的疲倦起來了，於是他眞的睡着了。假如還有什麼地方讓他可以去着手調查的話，也許他可以起來，馬上就起來去着手。可惜又沒有，所以他也祇好睡覺了。

他當然是睡得並不安寧的，因爲他還得担心那些霹靂金正在給拿去作什麼用途。很可能在他追查到什麼的時候就已經被應用了。假如是用以作爲勒索的工具，那還好些，但假如是用以作什麼恐怖行動，那就很可怕了。

× × ×

丹尼的故居是已經成爲一片瓦礫場了，火燒得那麼厲害，屋子根本就整座塌了下來，再沒有一個可以遮雨的地方了，唯一還能稍爲保持原狀的，也祇有幾根柱子而已。這眞是一片慘狀，尤其是在夜間，在細雨之中。尤其是假如知道這裏還是曾經移去了一具「燒焦到不可辨認」的屍體。還好沒有很近的隣居，不然就可能會出現更多的屍體了，因爲屋子着火之後曾經爆炸，所以才塌了下來的。但這樣也還是够慘的了。

路人即使並不迷信，經過這裏的時候，也還是盡可能遠離，或者繞道而行。並不是怕，而是要避開那一種難免會引起的不快印象。

祇有這一個奇怪的人却是在這附近經過了好幾次，似乎他與其他的人剛好相反，對這個地方是感到戀戀不捨的。這是一個高而瘦的人，脚步浮浮，不大穩定的。由於下着微雨，他在頭上戴了一頂雨帽，身上披着一件雨衣，於是他的面貌以及臉上的表情就不大容易看得出來了。

假如有人在看他的話，看到他的，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充滿了愁思的人。他就是給予別人這種感覺。

而且現在的確是有人正在看他。是莫先生的手下正在看着他。莫先生這些手下，就是在附近負責監視着這間屋子的。莫先生是盡可能分佈了最多的人手，注意着每一個可以注意的地方。

這座屋子的廢墟雖然似乎不可能再有什麼有用的東西留下了，但是這到底是一個重要的有關人曾經居住過的地方，是應該加以留意的，誰知道可能出現一些什麼呢？人多時候，就不妨多耗費一些人手了，即使認爲是不必要的事情，也不妨去做一下，現在似乎是有一點成績了。這個奇怪的人在這個並不愉快的地兜着圈子，應該是有他一定的目的。

那些人是在對面一間空屋之中負責監視着的，他們不久就注意到了這個奇異的雨中怪客了，於是，其中一個人員就離開了屋子，登上了停在路邊的一部汽車上，準備實行跟踪。

那個人兜了好一陣圈子，雖然一直看不到他臉上的神情，但是假如看得到的話，那必然會看他的神情是相當特別的了，他的動作和態度已經是顯得那麼特別，看着他，就覺得他像是一個傷心的人，他幾乎就像是正在看一個親人的一座墳墓似的。

「這個人，」其中一個莫先生手下的人員說：「他一定與這個丹尼有點關係的。」

「希望是這樣吧！」另一個人員說：「與丹尼有關的人，一個都沒有出現過，現在出現一個，這總算是一件好事了。」

「唏，他走了，」第一個說。

「我們別讓他溜掉。」另一個人說。

他們等這個瘦長而充滿了憂愁味道的人走遠了之後，就開動車子。

那人轉了街口，車子跟着轉了街口，這個人並沒有失踪，還是在前頭走着，脚步浮浮的。假如担心他會溜掉的話，這担心是多餘的，假如他怕人跟踪而會溜掉的話，那根本就不會出現在這個很有被跟踪的可能的地方了。

車子越過了那個人，在遠遠前頭的街口停下來。

有車雖然走起來會比步行的人快得多，然而用車來跟踪一個步行的人，却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情，假如車子慢到以步行的速度跟在一個人的後面，這就很容讓人發覺了。

他們一定要乘車跟踪的話，就祇好逐段路去跟踪了，讓對方先走一段路，走遠了之後再開動車子超前，等對方在前頭經過了，再走遠了，然後再駛一段路，又超前，再停下來等着。或者，另一個跟踪的方法就是改爲步行。而他們現在也就是要採取第二種方法。

其中一人說：「你看見沒有？剛剛有一部空的計程車經過。」

「這又怎樣呢？」另一人問。

「他並沒有把這計程車截停，」第一人說。

「這也即是說他並不打算坐車離開此地的了。」

「也許他沒有車錢吧了，」另一人說。

「這也是一樣的，」第一人說：「他沒有車錢，也是不能坐車了，讓我下車跟他，你在後面好了。」

這樣做起來，的確是比較方便一點的，因此那另外一個人亦是沒有什麼好異議。第一個人下了車，閃進了路邊一個樓梯口之內，這個高而瘦的人脚步浮浮地走來，經過了，這個人却從樓梯口裏出來，跟在後面，這個時候，他就嗅到了那股酒氣，知道是那個高瘦的人經過時留下來的，這就解釋了爲什麼那人走起路來是脚步浮浮的，很簡單的一個原因就是這個人喝了很多的酒，即使不是喝醉了，亦是頗有酒意的。

這個跟踪的人員跟在遠遠的後面，取出一隻金屬的烟匣來。

這當然也是與司馬洛所用的那種烟匣相同的，也是一隻小型無綫電的通話器，他對無綫電通話器裏面說：「這個人喝了酒，醉了。」

「這眞好玩，」車子的人回答，「我們跟着的不過是一個醉漢，他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去的是什麼地方。」

「這倒不一定的，」步行中的人回答，「酒醉三分醒，他即使不知道自己到了什麼地方，但他去的一定是一個與他有關的地方，很可能這個地方還是他在清醒的時候不會來的呢！」

「有點道理，」車中的人說：「我們繼續下去好了，你報告我你的所在。」

那個人員繼續步行着跟踪，當他走得相當遠了的時候，他就用那小型無綫電對講機報告他所在的地方，他的車子便駛過來，在他們的前頭停下來，等他們經過了之後，又再復如此。

終於，那個步行的人員說：「我看他到達了目的地了。他已經停了下來。」

「你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車中人也透過無綫電對講機問道。

「我們現在是在白花街與車廠街的交界。」那個步行的人員回答道。

「那裏？那裏不正是警察總部的所在嗎？」車中的人員說道。

「是的，」那個步行的人員說：「我們現在就正是在這個地方——唏，等一等，他一直向警局那邊走過去呢！」

「爲什麼？」車中人問。

「我們——我們不會是碰上了一個警探吧？」那個步行的人員問道。

「媽的，」車中的人咒罵一聲，「假如是這樣的話，那就眞是倒楣透了，我們花了這樣大的功夫——」

「我還淋得一身鄒濕了呢！」那個步行的人員說。

無論如何，他們現在總之是看着那個高高瘦瘦的人直向警察總部的門口走去，似乎毫無疑問，他是要進入那裏面去的。

但是就在他到達了那門口前面的行人路邊的時候，他却又忽然一個轉身，改道而行，向右邊走去，脚步也慢下來，也恢復了浮浮蕩蕩的，沒有走向警局門口的時候那麼堅決了，好像他又失去了目標似的。

「他又不進去了。」步行的人員通過無綫電對講機向他的拍檔伙計指出。

「我也看得見，」那人說：「他顯然並不是警探。」

現在那部車子亦已經開到來了，所以車中人亦看得見。他看見那個高瘦的人在街口消失了，然後，他那個同伴，亦跟着繞過了街口。

過了一會兒之後，車上那個人又舉起無綫電通話器問道：「你到哪裏去了？」

「你的車子還在剛才的地方嗎？」那個步行的人員問。

「當然了，」車子那人說：「我沒有向你報告過，又怎麼敢離開呢？」

其實他們都知道這些是事實，根本用不着指出來的，不過他們做這跟踪的工作實在是太悶了，沒有話講也要找些話來講講，他們所講的話，祇是開玩笑式的吧了。

「那麼你等着好了，」那個步行的人說：「因爲我們會從你的後面回來的。照情形看，他現在是正在兜一個圈子。」

「這眞有趣了，」車中的人說道：「他又回來幹什麼？」

「你想問問他嗎？」那步行的人說。

「不，不，」車中的人說：「我們還是不要打草驚蛇的好。」

其實，這也是他們雙方都明白的一件事情。

車中那個人坐在車子裏，不時向照後鏡中瞥一眼，就可以看到後面的情形，坐在車中的人除了用不着受雨淋之外還有這個舒服的地方，就是用不着回轉頭去也可以看到後面的情形。他是比步行那一個舒服得多的。

不久之後，他果然又看到那個步行的人正在走回來了。那個高瘦而憂鬱的步行人，他那個負責跟踪的同事則是還未曾出現的。

那個高瘦的人果然是正在兜一個圈子，他漸漸又接近警局的門口了，而這個時候，他的脚步便開始放慢下來了。似乎是正在走着之字路，似乎他想盡量拖長時間，不想太快經過了警局的門口，或者不想太早到達警局的門口。

結果他還是經過了，好像忽然下了相當大的決心似的，加快脚步經過了警局的門口，走了一段路之後又慢下來，但仍繼續向前走。

負責跟踪的那個人員也出現了，也是跟在一段距離的後面，車子那個人員說：「剛才，那一煞之間，我還以爲他是要跑進警局裏呢！」

「我知道，」他那個同伴回答，「我看他現在是正在考慮好不好進去，他本來下了決心的，但是到了警局門口時却臨陣退縮，拐了一個彎，又再向前了。」

「爲什麼他要進警局呢？」

「進警局的人當然是有所報告了，除非他是在警局工作的，但假如是在警局工作的，那又根本用不着遲疑不決了，所以他一定是有所報告，但是又不敢報告。」

「你以爲他要報告一些什麼呢？」

「他剛才到什麼地方去過呢？」

「那間燒掉了的屋子。」

「對了，因此看上去，他要報告的必然也就是有關這間屋子的事情了，假如是這樣的話，那我們似乎是有一條大魚就快要釣到手了。」

「但他並不打算進去，現在他又回來了……他現在是第三次接近警局門口了。」那個跟踪的人說。

他們沉默下來，看着那個人，那個人果然是第三次接近警局的門口，而他的脚步又慢下來了，顯然是又在遲疑着，結果他還是繼續向前走，過門不入。

「媽的！」步行那個人說：「他又是拿不定主意！」

「也許我們應該給他鼓一點勵吧？」車中那個人說：「在通常情形之下，一個人愈遲疑就愈不

會成事的，我差不多可以斷定他再過一陣就要跑回家去了，尤其是他現在是正受着酒精的影响，這是一件他在酒醉的時候才會幹的事情，當他酒醒之後他一定不肯幹了。」

「等一等，」步行那個人說：「這一點我們可不要鹵莽，得先跟莫先生聯絡，請示一下。」

莫先生的指示就是：不要碰那個人，查出他是住在什麼地方，以及他是什麼身份。

他們祇好不碰那個人了，而結果，那個人亦是一如所料，並沒有進入警局，徘徊了一段時間之後就離去了。

× × ×

這人是有住的地方的，他離開了之後，自然就是回到他所住的地方了，所以要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並非難事。

像莫先生這樣一個組織，當他知道了一個人是住在什麼地方的時候，要查出這個人叫什麼名字以及是什麼身份的，就不很困難了。尤其是當這個人是一個不大普通的人的時候。

他是住在一家小型花園洋房裏的，祇有一層，而這樣的住處在一座人烟稠密人口過剩的城市之中，是一個相當豪華的住處了。司馬洛進入花園之內的時候，看見裏面停着一部簇新的BMW兩門汽車，雖然車身小小的，價錢並不便宜。這個人是有車子的，他却在雨中去步行，走了這麼遠的一大段路。這車子他也是買得起的。他是一間化學用品店的老板，有幾間分店的，他的名字叫金添

司馬洛在黑暗之中走到那屋子的前門，用他那一串特殊的鎖匙試了一陣，便把門開了，踏入屋

內。

這個時間，距離金添回家之後已經有三個小時，他以爲金添已經上床了。但是並沒有。金添還是躭在客廳之中，靠在沙發上，面前的茶几上放了一杯清水和一瓶解除酒後頭痛的藥片。那種一放進水中就會發出大量汽泡藥片。他可能已經在那杯清水中放進了一片藥片了，不過他並沒有把它喝下去，不然那杯子就應該是空的了，看來那藥片的汽泡已經散去了，而他是沒有喝。旁邊還有一隻酒瓶和一隻酒杯，酒杯之中則還有一點點的酒。看來金添結果還是不想解酒，而選擇了再喝一點。

他正閉着眼睛，似乎已經睡着了。

司馬洛以無聲的脚步踏着地毯在屋中走了一轉，再回到廳中來。他的脚故意在踢一隻豎在地面上的金屬烟灰盅，使那隻烟灰盅倒翻了，發出「嘩啦」一聲。

金添一驚而醒，張開眼睛看着他。司馬洛兩隻手交在腰間，把上裝撥向兩旁，露出他腰間的皮帶，以及皮帶間插着的那把手槍。他的手槍通常並不是這樣放的，不過現在則是爲了讓對方容易看得到。

金添的醉眼却似乎並沒有注意一樣，他的眼睛祇是看着司馬洛的臉。他的眼珠是散渙的，似乎視綫並不集中。他很可能連來者的樣貌都看不清楚。他果然是看不清楚的。

他說：「你……回來了？」

司馬洛有點不知所措，因爲金添的反應，與他原來的計劃的並不相符。他是故意做出這個兇狠

的樣子，打算把一些口供從金添的咀巴裏嚇出來的，然而金添却連他的槍都看不見。金添祇是看見一個人進來了。

誰回來了？司馬洛不知道。但他却是希望知道的，所以他祇是站在那裏，保持沉默，讓金添說下去。金添向他伸出兩隻手。「你回來了，過來……你不知道我多麼想念你，我是那麼愛你……」

司馬洛眞想照照鏡子。他記得自己所穿的衣服的顏色都是深色的。深藍色的西服，襯衣雖然淺藍，也是相當深的一種淺藍，西領帶則是另一種較爲鮮的深藍。沒有一點紅色，沒有什麼鮮艷的顏色指出他會是一個女人。

「過來，丹尼，」金添招着手，以哀求的聲綫說，「到我這邊來吧！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想念你啊……沒有你……我睡不着……我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有睡過覺了！」

司馬洛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也感到一陣無比的厭惡。原來金添也是這麼一回事。丹尼這玩意的火頭可是開得眞多的，他簡直可以開一個聯誼會了，假如不是其中一些已經死去了的話。

雖然每一個人都有權決定如何處理自己的私生活，而每一個人都有自由，但是司馬洛亦是有自由感到厭惡的。他就是不喜歡這種事情，別人喜歡是別人的事情，他不會去加以制止。現在，金添在醉中似乎認爲來者是丹尼了，假如司馬洛能够繼續扮演丹尼的角色，也許可以從金添的咀巴騙出一些口供來的，雖然，他不知道他需要扮演到什麼程度。這種扮演是有一個限度的，這等於叫他在一個男人面前扮演一個女人，一到有所動作的時候，他就絕對無法忍受了。

他盡量壓低聲音以免金添醒覺過來。他說：「你不應該到那個地方去的。」

「我……我忍不住，」金添好像想哭的，而眼睛眨了幾下，眞的流下淚來了，「我是那麼想念你！」

「你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危險性嗎？」司馬洛說：「你出現在那裏，這會引起很多問題的。」

「什麼問題？」金添問道。

「難道你自己不知道？」司馬洛說。

但金添到底是在酒精影响之下，有時是語無倫次，有時則是問非所答。現在他又是這樣了。他說：「我——我一直不相信你是已經死了，現在你果然沒有死，你回來了，過來吧，丹尼，讓我吻你！」

司馬洛簡直感到啼笑皆非了。假如金添是一個女人，那這件事倒是很容易辦的，但這是一個男人。他能够做的事情是有限度的。所以他不能够過去。他祇能够站在那裏。

他不過去，金添就站起身要過來了，看來司馬洛這個角色也是扮演不了多久的。金添剛剛一站得起身，又立足不牢而跌回沙發上，而這一跌却似乎使他清醒過來了。他驚異地看着司馬洛說道：「你——你是誰？」

「你以爲我是誰？」司馬洛慢慢地把槍從腰間拔出來，又在槍咀上裝上了一隻減聲器。很慢的動作，以便能收到最高度的恫嚇效果。

「不！不要！」金添哀鳴道，「請你不要！」

「很可惜你犯了戒，」司馬洛說道：「你剛才到那裏走過，這種事情對我們的安全是很有影响的，可一不可再！」

金添慌張得就像要找一個洞鑽進去，他在沙發上移來移去，最後拿起一隻軟枕遮着臉，就像這樣就可以當這件事情是沒有發生過似的。起碼他給司馬洛的印象就是如此，但是他實在却並不是如此。

當他用軟枕把臉一遮的時候，他的脚就把小几猛的一撐。這小几是脚上裝有輪子的那一種，一撐之下就直向司馬洛滑過去，而跟着那隻軟枕就向司馬洛擲過去，金添也向旁邊撲過去。

這兩下動作做得很瀟洒，軟枕擲過去，就影响了司馬洛的視綫，即使他要放槍，也會下意識地遲疑一下，怕打不中目標，而事實上金添已經離開了原處了。他要把槍擺動，跟隨金添後面已經沒有時間，那張小几滑到了。

小几的邊緣就撞在司馬洛的腿子上，即使司馬洛要放槍，也會放歪了，因爲那小几的一撞使他痛不可當，人也不由自主地仆向前面。金添這個人顯然並不是眞醉，不然他的動作怎麼能够如此敏捷？他的脚連環地再度踢出，第一脚就踢司馬洛持槍的手腕，司馬洛正在下跌的途中，手腕中了這一踢，槍就飛走了，而他的另一脚又踢過來，撐中司馬洛的肩。

司馬洛的人就飛跌出去，跌得遠遠的，撞在牆壁上，眞的是把他撞得發昏。

司馬洛忍着痛連忙翻轉身來，看見槍已經拿在金添的手中了。金添現在是一點都不顯得醉了。

司馬洛說：「你還是放下槍吧，沒有用的，你殺了我的話，你就更加難逃一死！」

「起來！」金添喝道，「起來！」

司馬洛慢慢地爬起身。金添在沙發上再坐下來，說：「現在，請你把我的傢俬扶好，打翻了的東西拾起來。我最不高興我的東西給弄亂，我喜歡整齊。」

司馬洛祇好把小几扶好，又把酒瓶和那兩隻杯子也放好，至於傾倒在地毡上的酒和水，他則是暫時沒有辦法補救，祇好讓它自己乾掉了。

「現在坐下來。」金添指指自己身邊的沙發。司馬洛也祇好在他的身邊坐下。

金添說：「我記得剛才你好像有什麼話要講的，現在可以講清楚了！」

「我說，」司馬洛說：「剛才你不應該到那個地方去，這是不安全的。」

「什麼不安全？」金添問。

「對於我們過去的計劃不安全。」司馬洛說。

「你們的計劃？」金添說：「你們有些什麼計劃？」

「我們的計劃，」司馬洛說：「你也有份的！」

「是嗎？」金添說：「但是我却忘記了，你對我再講一遍，提一提我如何？」

「何必多費唇舌呢？」司馬洛說：「大家心照就是！」

「你們怕這樣下去我會洩露秘密，」金添說：「所以你就給派來處決我了？」

「不是處決，」司馬洛說：「祇是要給你一個教訓吧了。」

「你還是在說廢話，」金添說：「聽你講話，老是在兜圈子，你不能講一句實在一點的嗎？」

「我們的事情，」司馬洛說：「我們都應該彼此心照了！」

金添看了他一會，忽然把槍擺向沙發的靠背，拍了兩次槍機。並沒有子彈射出來，槍的撞針祇是發出「格格」的聲音。金添露出一個鄙夷的表情，把槍向司馬洛的懷中一丟，說：「媽的，你這傢伙，就在孔聖廟門前賣文章，拿把空槍來讓我握到手，以爲拿到了槍就會對你講眞話了嗎？」

司馬洛大爲尷尬。他的計劃的確有一部份是這樣的。他也預算到萬一金添反抗起來，他就會讓金添搶到手。槍到了手，當然就會得意洋洋，也有些眞話講出來了。然而這個西洋鏡現在却給拆穿了。

他苦笑着說：「老實講，金先生，我也並不是讓你把槍搶到手，你是眞搶到手的。你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很慶幸我在槍中沒有裝子彈。」

「這是第一句眞話，」金添說：「但也並非全部眞話。假如槍裏裝了子彈的話，我們可能同歸於盡了。你還得提防我會有其他武器的，所以你身上一定也是暗藏着一些我看不到的武器了。」

司馬洛聳聳肩：「金先生，你是一個不容易騙的人，我還是不騙你了。」事實上他的兩邊衣袖裏都暗藏着兩把袖槍，可以隨時發射的。那是莫先生的組織所供應的特種武器。金添也猜出來了。

金添說：「我看，你去替我們每人斟一杯酒來，我們好好地談一談吧。」

司馬洛一向是不習慣亦不服氣受人指揮的，不過這一次則是特殊的情形，他對這個金添有了一種特別的敬意，所以他也不反對了。他去再拿一隻杯子斟了兩杯酒。金添舉舉杯，微笑：「你用不着爲我担心，我是很能喝酒的。」

司馬洛也舉舉杯子，與他乾了這一杯。

兩個人的眼光互相接觸，司馬洛更加肯定金添是並沒有喝醉了，這種事情，看眼睛是看得出來的。

「金添先生，」司馬洛說：「你不但是一個很會演戲的人，而且你也是我所遇過的人之中，其中最特別的一個。」

「你的口氣很大，」金添說：「就像你遇到過了不少能人異士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遇到不少能人異士，很不少。」

「你究竟是誰？」金添問。

「我叫司馬洛。」司馬洛坦白地承認。

「哦，」金添說：「我沒有見過你的人，不過，名字我是聽過的。」

「我却沒有聽過你的名字，」司馬洛說：「我知道你是開化學原料廠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有別種另外的本事，以你這種本事來講，很多人都鬥不過你的。」

「是的，」金添說：「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誇口的，那就是，假如有人要欺負我的話，這個人要成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就是已經失敗了。」司馬洛說。

「那是因爲你心存失敗，」金添說：「假如你拿着的不是空槍，也許我們是可以好好地大打一頓的，我也不怕坦白對你承認，假如我早知道你是司馬洛的話，我也根本就不敢動手了，我在把槍拿到手之前並不知道這槍中是沒有子彈的。」

「我看我們值得再喝一杯。」司馬洛笑着說。

他再斟了兩杯酒，與金添乾了，然後他們就沉默下來。過了一會，司馬洛說：「你說叫我坐下來，我們好好地談一談，但是看來我們還是有些互相不信任成份在內，雖然我們是惜英雄重英雄，但是大家都不願意先開口。」

「你講得沒有錯，」金添說：「不過我不用你開口，我大略知道你的事情了，我相信，情形是這樣的，我們大家都設了一個陷阱，結果却捉不到我們要捉的獵物，我捉到了你，你捉到了我，但我們都是設陷阱的人而已，眞有趣。」

「你知道我們的人是正在跟踪你？」司馬洛問。

「當然，」金添說：「不過我就沒有想到是你們的人，我也不希望是你們的人。」

「那你希望是什麼人呢？」司馬洛問。

「把丹尼捉去了的人。」金添說。

「丹尼已經死了，」司馬洛說：「他的屍體正在殮房裏等着認領呢。」

「唉，」金添嘆口氣，「別來那一套吧，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起先你們並沒有發現什麼屍體，後來，屍體忽然又出現了，我的看法就是根本沒有屍體，你們祇是想找到與丹尼有關的人，假如有人去認屍，這個人就麻煩得很了，這個人會給你們盤問得頭昏腦脹的。」

「那你又爲什麼到警局門口去徘徊呢？」司馬洛說：「你知道嗎？你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你是一個與丹尼有關係的人，有相當深的感情，事情太嚴重了，你不敢前往認屍，但喝了酒之後，你的意志薄弱起來，又想去了，但是結果還是沒有胆子，你便回到這裏來了？」

「你們的觀察很準確。」金添說：「或者證明了我的演技是一流的。我的確就是想給人這個印象。」

「你爲什麼要演這場戲呢？」司馬洛問道：「你心目中的觀衆是誰？」

「我希望有人看到了這個場面就會來殺我，」金添說：「可惜來的却是你，所以我就大失所望了。」

「爲什麼你知道我並不是來殺你的呢？」司馬洛問。

「因爲，」金添說：「你的台辭編得不大好，你是暗示，我與你都是同一個組織的人，我酒後做錯了事，你就要來殺我了，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來殺我的人並不會與我是同一個組織的人。」

「但你這樣做還是很冒險的，」司馬洛說：「要殺你的人，不一定要等你回家之後才殺你，他們在你遲疑着，想進入警局的時候，就可以殺你了，這是不難的，祇要一响冷槍就可以辦到了。」

「你眞以爲是這樣容易嗎？」金添格格地笑起來。

「你認爲很難？」司馬洛也問道：

「這個嘛，」金添說：「我不知道，不過，要殺我的人，要殺我的話，是連屍體都要毀滅的，假如就這樣一下冷槍，我的屍體是不是會留在警局門外呢？這樣，他們的任務也不能算是成功了，而且，還有——」

他忽然又動脚了，一脚踢在司馬洛的手臂上，使司馬洛整個人飛離了沙發，仆到地上，連手中的酒杯都丟掉了，而就在這個時候，窗口出現了一個人，拿着鎗向屋內發射，槍咀上是裝了滅音器的，所以槍聲並不响，金添胸前的衣服開了兩個洞，在同一時間，金添和司馬洛的衣袖內都噴出火焰，也响起槍聲，窗外那個人一閃就不見了，不過在這人不見之前，他們都可以看到這個人流的血好像泉水似的噴出來。

原來金添的衣袖裏亦是有槍的，這種設備，與司馬洛倒是不謀而合了，司馬洛馬上撲上前去，把金添扶着，金添却以兩下迅速的動作一摔，把司馬洛摔到了沙發後面去了。他這個人眞是超人，喝酒喝不醉，而身子上開了兩個子彈洞也是若無其事的。

他把司馬洛去摔倒了之後就向外面衝出去，司馬洛叫道：「不要出去，你瘋了嗎？」

「你躲着別管我好了。」金添叫道。

金添的聲音留在屋內，人則已經衝出了外面了。

司馬洛也並沒有意思留在屋內，他也跟着金添衝出去了。金添已經拾起了外面那個倒下的槍手的槍，四面張望。

看不到花園中有別人，他們兩個人小心地繞屋走了一圈，也沒有人。金添說：「看來這個人是獨自一人來的，假如有同伴，逃也沒有逃得那麼快。「除非是在花園外面等着——」

這樣說着的時候，事實就證明他果然是猜對了，花園外面一陣汽車馬達怒吼而去，司馬洛要衝向門口，金添拉住他：「你有帶人來嗎？」

「沒有。」司馬洛說：「我是一個人來的。」

「媽的！」金添罵道：「你這個人，就是好大喜功，假如你有帶人來，他們就逃不掉了。」

「我們總算還有一具屍體。」司馬洛說：「但是你——媽的，你還不躺下來，你也快要變成一具屍體了！」

「你少担心吧，」金添說：「還要兒子教老子行房嗎？我在衣服裏面疊有一件避彈背心！」

「哈！」司馬洛笑着說：「你倒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人，假如人家一鎗射中了你的頭呢？」

「那就是我的運氣太壞了！」金添說：「兇手在這距離之外不會射頭部的，必然射身體，因爲頭部這個目標太小很容易落空，而派來殺我的人槍法一定不會差，假如射身體却誤中頭部，那就是

我的運氣太壞了，運氣壞起來時，就是走在街上也會給汽車撞死的！」

「你的釣魚計劃總算沒有失敗！」司馬洛說：「可惜釣到的却是一條死魚！」

「這是你的過失，」金添說：「假如你不出現，這條魚就會活着了！」

「我不能否認，」司馬洛說：「這是我的過失，但這也是運氣問題，假如我來遲一點，這就是一條活魚了。」

「死了就是死了。」金添說：「讓我們看看這是一條什麼魚吧！」

他把那個死去了的槍手拖進屋中，搜索了一遍，身上什麼都沒有，連鈔票都沒有一張。

「媽的，」金添說：「職業兇手，什麼證件都沒有，早就作好了準備，知道自己死亡的機會是相等的。」

「你剛剛殺了一個人，」司馬洛說：「我可以把你抓上警局去的！」

「別傻吧，」金添說：「我們大家的鎗彈都射中了，怎分得出是誰殺的，而且我不相信你會這樣做。」

「我的意思是，」司馬洛說：「我們這樣就可以找一個比較幽靜和安全的地方來談談了！」

「多謝，不必了。」金添說：「我認爲我這個地方已經够幽靜和安全了。」

「很好。」司馬洛說：「既然如此，我們就暫時別管這條魚，繼續我們剛才的話題吧。我們剛才說到那裏？」

「我們剛才是在說，」金添說：「我們有一個矛盾的地方，那就是，你既不願意開口，我亦是不願意開口，不過，我知道你所知道的比我知道的多，我知道你就是正在爲了霹靂金而頭痛着。」

「我看你也是正在爲那霹靂金而頭痛着。」司馬洛說：「許多人都是正在爲了霹靂金而頭痛着的。」

「是的，」金添說：「我們是同病相憐的，而且，我們剛剛又共過患難，我覺得，我們似乎是頗有合作的基礎，我也認爲我們是頗有合作的條件的。」

「這一點我却不敢肯定了，」司馬洛說：「許多人要得到那霹靂金，因爲那是一件很值錢的東西，可以待善價而沽之，我們則不是這樣，我們是要把它拿到手，以免落入壞人的手中，你，却可能是一個壞人。」

金添忽然格格地笑起來：「你說得媽的對極了，我是一個壞人，事實上霹靂金本來就是給我偷掉的！」

司馬洛一陣發呆，怔怔地看着他：「你不像是正在開玩笑的！」

「我並不是在開玩笑，」金添說：「不過我是給別人來一個黑吃黑，給吃掉了！」

「在其他一切問題都談清楚之前，」司馬洛說道：「我們之間還是有這個矛盾存在着的，那就是，你要得回霹靂金，我們得回了霹靂金的話，却並沒有意思交回給你。」

「現在我不要私人得回了，」金添說：「我只是不想它落在壞人之手吧了。」

「你似乎自認爲不是壞人，」司馬洛說：「而且你還像有相當崇高的理想似的。」

「我不是好人，」金添說：「但我也不是那種狂人，我並不希望這東西落在那些狂人的手中，爲了一個他們以爲是正義的理由加以爆炸。」

「你究竟是誰？」司馬洛問道。

「你以爲我是誰呢？」金添問道。

「你就是——？」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看着他，「你不可能是吧？」

「怎麼？」金添說：「你連那個名字都不敢提起來？」

「綠魔鬼？」司馬洛說：「你不會是綠魔鬼吧！」

金添沒有做聲。他並不加以否認。

「你——」司馬洛還是搖着頭，「你就是不像。」

「怎麼？」金添笑說：「你以前見過我嗎？」

「總之你就是不像，」司馬洛說：「不過，世界上亦沒有人會那麼笨自認這個的。好了，假設你是吧，我們講起合作，仍然是有困難的，首先就是你殺過那麼多的人，即使以前那些不算在內，這一次的，爲數也着實不少，沒有人能原諒這種事情的。」

「那麼你試試證明是我殺死了這些人吧。」金添說。

「有些事情是用不着證明也知道的。」司馬洛說。

「證明沒有殺死那些人，也許是一件更難的事情，」金添說：「你叫我證明，我也沒有辦法證明，我祇能够告訴你，我不是喜歡殺人的，那些人都不是死於我之手，以前死的人，亦有大多數不是死於我的手，祇是算到了我的賬上，而我也很難否認。」

「這是比較難以置信的。」司馬洛說。

「這是我對你講的話，」金添說：「你以爲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會對你說慌嗎？」

「假如是這樣，」司馬洛說：「那麼你可得要作好一番解釋了！」

「我也正是打算如此。」金添說。

「你打算跟我回去解釋嗎？」司馬洛問道。

「我喜歡由我自己選擇地點，」金添說：「我喜歡在這裏，假如你反對，那我們之間就會有點麻煩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不反對。你講好了。」

於是金添告訴司馬洛，這件事情大致上是如他所設計的，但是許多事情並不是他所做的。他佈下了局之後，主要的一切就是由丹尼去進行，而他則到了外地，偶然會打一個長途電話回來向丹尼指出一切。他是安排好了一切的，直至那些「霹靂金」到了手，而那些人一個一個被殺，他就知道情形有點不對了，但是他查不出究竟是誰在這樣做。時間太少了。他祇能按照原定計劃行事。

丹尼把那些核子燃料放進火車站的儲物櫃裏，而他則依照計劃去取。他的確是乘火車回來的。

他打算在火車站拿了那隻箱子就拿回他的工廠去。

「我的計劃本來是很好的，」金添說，「任何人都會以爲霹靂金失竊之後，一定會給運離此地了，然而其實我却是拿回本地。」他頓一頓，嘆一口氣，「但是當我到達了火車站之後，我就發覺情形有點不對了。有人正在監視，我不敢去拿。我馬上到丹尼的屋子去看看，但是丹尼沒有了，屋子也燒掉了。這之後，就是發生那一連串的大屠殺，張永善的人給殺光了。」

「你究竟要這些東西作什麼用途？」司馬洛問。

「不是你們所想像的用途，」金添說：「我的工廠有些製品需要用這種東西，化整爲零，就不會造成那種災害。這種霹靂金並不是隨便可以買到的。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但是，我已經講過了，我本來就是一個危險人物。我並不是一個好人。」

「你也說你並不是一個懷人，」司馬洛說：「於是現在你就担心這些霹靂金會造成人類的浩刼了？」司馬洛是說得充滿諷刺意味的。

「是的，」金添說：「我不想發生這種事情，我從來不願意無辜的人受到傷害。但是，這也祇是理由之一部份而已，另一部份理由就是丹尼。」

「丹尼怎樣了？」司馬洛問道。

「我要把他活着找回來，」金添說：「他不能死。他是——我的第二生命。」

「你——也是跟他有那一手的？」司馬洛問着，忽然難免感到有點噁心，這是因爲他對金添已

經有了相當的敬意，而他是不喜歡那一套的，他當然也不想一個他所尊敬的人有那一套。所以他難免會有這種感覺了。

「不是！」金添兇暴地說。顯然，他對這種事情亦不是有怎樣濃厚的好感的。

「那麼丹尼算什麼呢？」司馬洛說：「他不過是另一件工具吧了，怎麼又會變成是你的第二生命了？」

「我沒有兒子，」金添說：「丹尼差不多就是等於我的兒子了。事實，我對他是那麼重視，他的重要性還超過一個兒子，所以我說，他是我的第二生命。」

「他是你的親人？」司馬洛問。

「他是我弟弟的兒子。」金添說：「我的弟弟已經死去了，他是一個孤兒。」

「你弟弟的兒子？」司馬洛的聲音之中又不免帶着諷刺性了，「你的第二生命，你却讓他來做這種事情？雖然主使一個女人去迷惑一個男人，與及主使一個男人去迷一個男人，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但是我總覺得這樣做是比較唆使一個女人去做更……更爲卑鄙的。」

金添這一次倒沒有發脾氣，他祇眼睛望着地板，嘆着氣，搖搖頭：「你不明白，我找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是這樣的了。他需要那些錢，而他剛好又認識那些人，既然是這樣，我就讓他做最後一次，跟我合作進行這個計劃。這個計劃成功了之後，他就可以得到很多錢，以後他就用不着——出賣自己的肉體了。」

「你這個人倒是很古怪的，」司馬洛說：「我知道你是一個有錢的人，然而你却要丹尼辦好這件事情才能讓他得到錢，你似乎對錢這件事情劃分得很清楚。」

「我明白你的意思，」金添說：「不過你却似乎不大明白我的意思。丹尼是一個男人，我可以給他錢，但是這樣就會使他覺得自己沒有用處了。讓他做一件事而賺到錢，那情形又會不同了。而且，我相信我就是給他那些錢，他也未必就一定肯要的。」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道：「我現在就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丹尼知道你實在是什麼人嗎？」

金添搖搖頭：「我認爲在現時的階段還是不大適宜讓他知道的。不是不信任他，而是我要清楚他够不够成熟。以目前的階段而言，他就祇知道我是代替綠魔鬼的聯絡人之一而已。」

「那你認爲有希望把丹尼活着找回來嗎？」司馬洛問。

「是的，」金添說，「我認爲有希望把丹尼找回來。」

「我不是問你希望不希望把丹尼活着找回來，」司馬洛說：「而是問你有沒有希望把他活着找回來。你憑什麼認爲他是仍然活着的呢？」

「他們之所以把丹尼捉走這樣麻煩，當然是爲了想他活着，不想就地殺他了，」金添說：「想丹尼活着，原因就是給我一個顧忌，使我不敢動手。假如我有什麼妄動，丹尼就要沒命了，所以，可以說丹尼是一個人質。」

「那麼，」司馬洛說：「對方對你似乎是知道得很多了，事實上知道得太多。他們知道你正在進行這個計劃，也知道你是什麼人，而你對他們却是一無所知。」

「我猜他們並不知道我是什麼人，祇是懷疑我是什麼人，」金添說，「所以他們先作這個準備吧了。不過無論如何，我也是不受威脅的，因爲，我祇能够當作丹尼是已經失去了。他們一定不是什麼善男信女，我不採取行動，他們的計劃完成了之後，也不見得就會放丹尼活着的。」

「你以爲他們又是有一套怎樣的計劃呢？」司馬洛問道。

「我不知道，」金添搖搖頭，「但無論如何，他們的計劃是不能實行的了，因爲他們無法把那箱子打開。」

「那箱子是一個險着，」司馬洛說：「假如他們不知道箱子內裝了炸藥，他們早就會已經把箱子弄得爆炸開來了。你說你不想無辜的人受害，這個裝置似乎是不智的。這個裝置正是最容易使無辜的人受害。」

「我已經對丹尼吩咐清楚了，」金添說：「我告訴他萬一發生什麼的話，首先就是聲明箱子裝了炸藥這一點。要搶這箱子的人不會是普通的搶匪，他們一定懂得爆炸起來的後果的。」

「但是假如是落在恐怖份子之手中呢？」司馬洛說：「那你這隻炸彈豈不是令他們如虎添翼了嗎？」

「你不是眞的這樣笨吧，」金添說：「難道他們不懂自己裝炸彈，一定要用我的炸彈？懂得搶

這種東西的人，裝一隻炸彈是等閒的事了，要他們把炸彈拆掉，那才是頭痛的事情，我是早已計劃清楚了的。」

「唔，」司馬洛點點頭，「這倒是眞的。還有一個問題，那一個女郎又是什麼來歷呢？」

「什麼女郎？」金添問道。

「那個蘇姍娜，」司馬洛說：「丹尼的女朋友。」

「哦，那個，」金添聳聳肩，「她就是蘇姍娜，就是丹尼的女朋友。」

「你沒有查清楚那個女的來歷嗎？」司馬洛追着問。

「查是查過了，」金添說：「她——的底子不大乾淨，做過高級應召女郎，在丹尼的面前却作純潔狀。我猜她是想嫁給丹尼的。不過我沒有向丹尼揭穿，既然她在他的面前裝模作樣，那她當然是喜歡他了。我的看法就是一個女人以前幹過什麼，是不必計較了，祇要她以前做的事以後不再做就行！」

「你知道她也失踪了嗎？」司馬洛問。

「我知道她並沒有出現，」金添說：「看來她也是給他們捉住了。」

「你不奇怪爲什麼他們要把她也捉去嗎？」司馬洛問。

金添聳聳肩：「也許是另一個人質，用來逼丹尼講出口供來吧。可惜丹尼是招供不出更多的東西。」

「你認爲他們把丹尼捉走，就祇是這個目的嗎？」司馬洛問道。

「你認爲此外還有什麼目的呢？」金添問道。

「你不清楚這個蘇姍娜的來歷嗎？」司馬洛問。

「你好像有什麼要告訴我的。」金添也奇怪的說。

「也許吧。」司馬洛聳聳肩。他開始考慮好不好把蘇姍娜的來歷在此時告訴金添，因爲他這一說，就會牽涉到李太太的身上了。他暫時改變話題：「今天晚上，他們派人來殺你了，看來丹尼的安全是有點問題。」

「這也沒有辦法，」金添說：「我是盡了我的能力了。我在這裏跟你一起談話，假如他們要爲了這個而殺他，也沒有辦法。」

「他們雖然死了一個人，」司馬洛說道：「但是你還沒有死，這仍然可以當作是一個對你的警告。」

「沒有用處的，」金添堅決搖搖頭，「他制止不了我！他沒有辦法制止我的，我不是一個會束手不動的人！我從來就不受任何人威脅！尤其是挾人質作威脅，那種人是最沒有信用的！」

「很好，」司馬洛說：「這種精神我是最佩服的！換了我是你，我也一樣完全這樣想的！」這樣說着的時候，他忽然在身上一摸，說：「對不起，我得去一趟洗手間。」

「讓我走開一點好了，」金添說：「你並不是要去洗手間，不過是有人想跟你講話吧了！」

司馬洛尷尬的苦笑着。金添的確一句話就把他的秘密說出來了。他就是感覺到衣袋裏那隻通話的烟匣在震動着，知道莫先生有話要跟他講。他坦白地說：「是的，我一個人到這裏來，當然不能够沒有什麼保障，所以，我們的對話是一直都有人聽到的。」

金添的眼中微微現出憤怒的神情：「那麼你所講的合作也不是誠意的了，還是有人會不贊成我們的合作的！」

這時莫先生的聲音也從司馬洛的衣袋裏傳出來了。他說：「金先生，合作的事情是不會成問題的，我認爲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接受。現在我所講的話就是你也可以聽的，那就是，得到了霹靂金的人，現在已經表明了態度。」

「這是什麼意思？」金添錯愕地問道。

「我們剛剛接到他們開來的條件了，」莫先生說：「那是他們一個電話通知市長的。他們給我們三天時間，假如在三天之內辦不到他們所開列的條件，霹靂金就要在這座城市的一個繁盛地點爆炸！」

司馬洛和金添交換了一個眼色。金添搶先問道：「他們要的是什麼？」

莫先生吐出兩聲毫無笑意的冷笑：「聽來是荒謬絕倫的，第一，他們要一億元，全部都是不超過一百元面額的舊鈔票。他們似乎不知道一億元是多少錢，這個數目的十元五十元面額鈔票有多大一堆，而且可不能在三天這樣短時間之內找到這樣大量的舊鈔票！」

「第二個條件呢？」司馬洛問。

「他要釋放在監獄中的十二個死囚！」莫先生說。

「也許這些死囚會跟他有什麼關係？」司馬洛問道。

「不會全部有關的，」莫先生說：「這些又不是恐怖份子，被判死刑的罪名各有不同，背景也不同，不可能與他們完全有關的。而且這亦不是市長有權力做到的事情。」

「還有一些什麼條件呢？」司馬洛問。

「第三個條件就是把那座核子發電廠拆卸，永遠不再使用，」莫先生說：「這也同樣不是市長有權做的事情！」

「第四個條件呢？」司馬洛問。

「沒有了，」莫先生說：「這三個條件還不够嗎？」

「這是一個瘋子，」金添說：「這三件事情都是沒有人可以做主接受的，而且也不是三天之內可能辦到的事情。」

「你沒有對他指出這一點嗎？」司馬洛問莫先生。

「沒有用的，」莫先生說：「祇有他對我講話，我不能對他講話，因爲電話是接在錄音機上，而我們聽到的祇是一段錄音而已。」

金添聳聳肩，沒有做聲，而司馬洛則用手搓着自己的下頷，正在尋思着。莫先生說：「我們現

在正盡了我們的力量在追查，你們那裏不是有一具死屍嗎？這是唯一比較現成的綫索，我希望把他拿到手。」

「這樣好了，」金添說：「我們把他送來。」

「這樣會不會冒險一點？」莫先生問。

「反正我們也是要來一趟的了，」金添說：「而且有險可冒亦是一件好事，這也許可以讓我們手上的綫索增加，並不單是祇有一條而已。」

「很好，」莫先生說：「我也是希望好好地跟你談一下的！」

「我們走吧。」金添對司馬洛招招手。

他們把那個槍手的屍體放上了金添的車子上，由金添開車。當這車子駛出金添的住宅時，他們已經發現有另外一部車在後面跟着他們了。但是莫先生告訴他們，這是他派來保護的車子，不需要担心。

他們的車子到達了莫先生的總部而並未遭遇意外。

這並不令他們滿意。

他們是希望有人來對他們進行襲擊之類的。

但是並沒有。

他們進入莫先生的寫字間，而那具屍體則給運走了，要在最短時間之內查出這個人的身份，以

及他有些什麼記錄。金添坐下來時說：「莫先生，假如這個人的身份查出來了，希望你把記錄給我一份。對於這種人，說不定我是會知道一些你們所不知道的事情的。」

「當然了，」莫先生說：「現在，你不妨先聽聽那段錄音！」

他把那段勒索的錄音放出來，放完了之後問道：「怎麼樣？你認得那把聲音嗎？」

金添搖搖頭：「沒有聽過，但這不一定就是原聲，可能是經過矯裝的。雖然我自己也不相信，不過，這也有可能是一個惡作劇。他並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證明那霹靂金是在他的手上。就這樣用一副錄音機打一個電話，胡說八道一通，很多人都可以辦到的。」

「也許吧，」莫先生說：「但是，這個人知道得太多了，而且時間也配合。他怕你也動手，就不得不提出實行他的計劃了。聽上去，這個人有點慌亂的徵兆。」

「這個人有癮子的徵兆，」金添說：「他提出來的條件都是沒有可能辦到的。就像——他並不是想這幾條條件實現，而是想找個藉口引爆那些霹靂金。」

「假如他要引爆，」司馬洛說：「他何必找什麼藉口呢？爆炸了之後再講不是更好嗎？」

這樣說着的時候，莫先生案頭那隻紅色的電話响起來了。

司馬洛知道那隻是最緊急通訊用的電話，金添也許還不知道，但他也可以感覺得出莫先生聽電話的時候，神情緊張和嚴肅起來。

這種緊張是會傳染的。

莫先生說：「很好，馬上送來！」他放下聽筒，對金添和司馬洛說：「用不着研究了，這個人正在證明他持有這些霹靂金，他已經把他的錄音的副本送到電台電視台和幾家大報館，還附同一張照片，照片中有那隻裝載霹靂金的箱子。」

「這也證明不了什麼的，」金添說：「你隨便找一隻箱子拍一張照片，也可以胡說八道一番的呀。」

這樣講着時，莫先生的手下已經送進來一張照片了。

不能不佩服莫先生這個組織的辦事效率，而那些照片並不是送來給他們的，而他們這樣快就到手了。

莫先生把照片交給金添：「是不是這箱子？」

「正是，」金添看了一會之後不能不承認，「起碼就是冒充，他們也知道那箱子是什麼樣子的了。」

「唔，」莫先生點點頭，「我認爲這照片實在是交給你看的。祇有你看到了這張照片，就能够證實那些東西眞的是在他們手上了。」

「很聰明，」金添說：「假如他們提出的不是那樣苛刻的條件，也許你們會屈服的了。」

「就是現在，」莫先生說：「我們也還是非要設法做到他們所提的條件不可的。當然，這與我無關，市長正在跟那些大員們在開會議，我的責任則是希望在期限滿之前把人拿到手。」

「我仍然有一種感覺，」金添說：「覺得他們是並沒有誠意眞要實現那些條件的，他們不過是找一個藉口，爆炸那些霹靂金吧了！」

「你的感覺按下不提，」莫先生說：「還是先繼續你們剛才的談話吧。」

「我們有時間嗎？」司馬洛問。

「我們有時間，」莫先生說：「金添先生的身份很尷尬，我們是不便請他公開露面證實這箱子就是裝載霹靂金的箱子。既然未經證實，電台和報章也不會公佈了，因此這些人假如是想引起公衆的恐慌，他們暫時是還未能成功的。而我相信假如他們不是有誠意實現那些條件的話，他們的目的就是在於引起公衆恐慌了。我們暫時不會讓他們達到這個目的。剛才你們在屋子裏的時候談到什麼地方？對了，你的丹尼，你說他是一個孤兒？」

「對了！」司馬洛差點跳起來，「孤兒，孤兒院！蘇娜娜也是一個孤兒！」

「你們在說什麼？」金添詫異地問道。

「我們是在說孤兒和孤兒院，」司馬洛說：「你說丹尼是你弟弟的兒子，你還是剛剛才找回他的。那麼，在你把他找回來之前，他算是一個孤兒了。」

「是的，」金添說：「這又如何？」

「你是怎麼找到他的？」司馬洛問：「忽然之間，在他長大成人之後你才找他？」

「這件事情——」金添搔着後腦，「我很難解釋得清楚。我知道我的弟弟是死去了多年，但他

的兒子當然是歸他的遺妻所收養，我就一直沒有干涉。但是到了一年之前，我碰見了這個從前的弟婦，她來找我借錢，她已經很潦倒了。她坦白告訴我她是做錯了，在丈夫死後，她給一個男人迷惑了，把兒子送進了孤兒院，那個男人在她的錢用完了之後就把她拋棄了。這之後她一直人海浮沉。我眞想殺死她，但是她又是那麼可憐，我用不着殺她，她已經死了一大半，剩下來的一小半也很快就要死了。我給了她一些錢，她走了，我去設法把孩子找回來。」

「丹尼是給送進哪一家孤兒院？」司馬洛問。

「C城的孤兒院。」金添說。

「哦。」司馬洛說着，與莫先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事情似乎不出莫先生所料，果然是那家孤兒院，也就是盧俊那一間孤兒院。

「這有什麼不對嗎？」金添問。

「你先講完你的故事吧。」莫先生揮揮手。

「丹尼就是給送進了這間孤兒院，」金添說：「自然到現在，他已經長大成人，不在那間孤兒院裏了。但我憑着孤兒院的記錄查出他是被一雙夫婦收養了，而丹尼很不幸，這雙夫婦環境很好，收養了丹尼之後就一年不如一年，後來還破產病死，丹尼還沒有機會受完正式的教育。我終於找到了他。這之後的事情，我已經講過了。」

「那我也應該告訴你另一個故事了。」司馬洛說。他簡略地告訴了金添，那盧俊及蘇姍娜的故

事。

金添顯得很迷惑，問道：「這又證明什麼呢？」

「我不知道這證明什麼，」司馬洛說：「但這似乎能够讓我肯定一點，那就是，這個盧俊與這件事情是很有關係的。他一定知道丹尼的來歷，當他離開孤兒院的時候，以他這樣一個天才，不會笨到不帶走一份那些記錄的映印本的。事實上我認爲他早就會有一份副本，這份副本以後對他還有很大用處。他知道某一些人的出身，就比較容易去控制這些人，或者對這些人施以壓力。我認爲蘇姍娜的作用就是從丹尼那裏探出你的計劃進行到什麼程度。」

「丹尼也不是一個那麼笨的人呀，」金添說：「假如她向丹尼去刺探，丹尼也就馬上會醒覺的了。」

「也許不是直接的刺探，」司馬洛說：「但是有許多事情，以她的地位來說，做起來則是很方便的。其他不說，譬如說在屋子裏裝一些偸聽儀器，或者在電話上裝上一個偸聽器之類，還有人比她更方便的嗎？」

「這倒是眞的。」金添說。

「既然事情已經成功了，」司馬洛說：「她就理所當然地失踪了。」

「但是——」金添緊皺着眉頭，「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不可能是她通知我丹尼的下落，因爲她對我不可能知道那麼多，亦不像知道那麼多。而且，我在找回了丹尼之後才有霹靂金

這個計劃的，難道她有這樣的本事，知道我在找回了丹尼之後就想到這個計劃嗎？」

「我雖然不相信巧合，」司馬洛說：「但有時也非要相信不可的。我看這就是巧合，巧合在於丹尼也是放在那間孤兒院。對於盧俊這個人的現況，我們當然還是一無所知的，但是可以假定像他這樣一個人，一定不會太潦倒，很可能他經常注意着他那份名單上的人，假如他發現有什麼值得利用的地方，他就利用了。當他查出丹尼是與這樣的人物來往的時候，他再查一查，就猜出可能有什麼事情在進行，於是他就把蘇娜派出來。照時間去計算，這個推測是相當脗合。」

「總之無論如何，」金添說：「這個盧俊是值得我們找他談一談的。」

「是的，」司馬洛輕嘆一口氣，說：「很可惜我們却找不到他。過去找不到，現在也更加難找到他了。」

「不過這一次，」莫先生說：「我們似乎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盧俊現在應該是就在本地了。雖然這樣大一個地方，找這樣一個還不知道姓名身份的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假如你有他的照片和記錄，」金添說：「最好給我一份。」

莫先生是早有準備而把話題牽到盧俊的身上去的，所以他也早有準備，一問就可以把盧俊的檔案取出來，交給金添。金添首先看的是照片。他看了好一陣。

「這當然是幾年前的照片，」莫先生說：「近照沒可能找到，有見過這個人嗎？」

金添搖搖頭：「我可以記得沒有。」

「你看看他的記錄吧，」莫先生說：「好大的一疊，不過，我們目前急也急不來，沒有什麼事情好做。」

金添開始掀起那本檔案，却一頁一頁掀得很快。司馬洛說：「怎麼了，你在看圖畫嗎？」

金添抬起頭來對他微笑：「我這是一目十行，可以訓練的，叫速讀訓練。美國總統卡特在當選之前也曾許諾過他上任之後一定要親看過每一頁交他簽的文件，到他上任時才發覺文件那麼多，他就是完全不睡覺也看不完，於是他也來這一套速讀訓練。」

「我記得還是沒有用，」司馬洛說：「所以他以後沒有再提這件事了。」

「他並不是沒有努力，」金添說：「他祇是許諾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別說讀了，就是叫他每張文件摸一摸，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怕也不够。但我不是總統，這就使我每天能省回好幾個寶貴的鐘頭了。尤其是在查賬方面，這最有用了。賬目不能够不過目，但是又很浪費時間。」

他很快就把盧俊的檔案看完了，合上了說：「這不過是一份副本，我應該可以交給別人吧？」

「你要交給誰？」莫先生問。

「我是有我的綫路的，」金添說：「正如我講過，我可能查出一些你們查不到的事情。」

「那你拿去好了。」莫先生說。

「你派人替我送去吧，」金添說：「我和司馬洛兩個人現在已經成爲了相當惹人注目的目標，我們是不方便把什麼東西交給什麼人的。」

「交到什麼地方？」莫先生問。

「用紙袋好交到楓葉街口那個報紙攤，」金添說：「我們自然會懂得交給誰了。我另外打個電話就行！」

「很好。」莫先生說。

他出去了，把那份檔案也帶走了。過了一會兒之後他再回來，却是帶來了另兩份檔案。他放下來說：「這就是關於你們帶來的那具死屍的。他不會說話了，幸而他的指紋還會說話。我們有他的記錄。」他把記錄交給金添和司馬洛每人一份。

金添由於練習過速讀的本領，所以相當快就把那份記錄看完了。司馬洛沒有學過這個，但是看這種東西很有經驗，所以他也是比金添慢了不很多。

後來，當司馬洛看完了之後，他說：「你認爲怎樣？」

「沒有什麼可以急用的綫索，」司馬洛說：「我們不知道這個人，在此地有些什麼朋友。」

這個人叫哥納，是一個血統相當複雜的人，也有好幾個國籍，不過他似乎東方血統多一點，可以扮作中東人在歐洲活動。他是一個嫌疑恐怖份子，不過沒有明顯的證據。有些國家是維護他的，他可能在這些國家進行過了不少謀殺事件，但這些國家不肯供應有關他的證據，就不能碰他了。世界上有不少人，就是利用這種國與國之間的矛盾而生活的。不過，哥納雖然沒有給抓住證據，他却已經成爲一個不受歡迎人物，在許多地方站不住脚。最後所知，他是離開了歐洲。現在再在這裏出

現，顯然他是扮作東方人，到這邊來混了。

他今天晚上的失手，證明他果然是一個殺手。

莫先生說：「他的記錄上有一個令我感興趣的地方。」

「他曾經三度在石油公司做過事，」金添說：「都是做了三個月左右。」

「對了，」莫先生說：「我正在想指出這一點。你認爲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金添說：「我猜你一定很明白這是什麼意思，而且我相信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也是一樣的。」

「暫時就當我看不出什麼吧，」莫先生說：「你的看法是怎樣呢？」

「他担任的是公共關係的職位，」金添說：「這種職位是很彈性的。可以有很多個，可以做任何工作，可以完全不做工作而白支薪金，也可以有權支出數目很大的交際費用的。假如你有一間公司，想酬謝一個人的話，你可以給他一份公共關係的職位，這樣他就可以根本不上班而拿薪水了。做公共關係的人通常是一天到晚在外邊跑的。」

「你好像很肯定他在石油公司是沒有做事而白拿錢的。」司馬洛說。

「這祇是一種付錢給他的藉口吧了，」金添說：「那裏有人會在一間公司做事祇做三個月的？而且他也不是那種會接受固定職位的人。」

「石油公司付錢給他，」司馬洛說：「那麼他的工作也應該是替石油公司做的。」

「應該是的，」金添說：「我相信用不着我講你也知道，經營石油生意，有不少時候是需要用很骯髒的手段的。石油公司的背後是大財團，這些人富可敵國，他們自己雖然有國籍，但他們實在是自成一國了，那就是有錢人的國家。他們的勢力可以伸展到全世界去，又常常在全世界跑，整個世界就是他們的國土——起碼在他們的心目中是。」

莫先生輕輕拍起手掌來，說：「講得很好。」

「這樣說，」司馬洛說：「假如他成功地殺死了我們，那他也許會在本地某一間石油公司任職公共關係三個月了？」

「很可能的。」金添說。

「是那一間公司呢？」司馬洛問道：他任職過三間公司，都是不同的。」

「其實他們祇是一小撮人吧了，」金添說：「他們很會巧立名目，自己製造一些不同的公司出來，往往兩間在表面上明爭暗鬥的公司，實在都是同老板的。而且他們之間亦有來往，一個好的殺手，也可能互相推薦的。」

「對了，」莫先生說：「使我最頭痛的就是這樣一類的人物。他們是那麼有錢，他們往往可以影響整個國家的決策，我們碰到的大釘子，有不少都是由這些人造成的。」

「我也知道，」司馬洛說：「我也不能够說我對這些人有什麼好感。但是我還是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開罪了石油公司呀！」

「也許，」莫先生說：「這個哥納是自己在創天下了。他已經脫離了石油公司，這一次是他的創業之作。」

「很有可能，」金添說：「但是無論如何，你把他的資料也一起送一份去吧，我們各出各力，盡可能查出我們可以查出的。」

「很好，」莫先生說：「我早知道你會這樣講，所以我們的人還沒有出門口。」他又匆匆走出去了。

當他回來的時候，金添說：「現在，莫先生，假如你不介意的話，我要跟司馬洛一起開車到外面去兜兜風了。我需要打電話，而且我們也應該到處走走，擾亂一下對方的注意力，讓對方不知道我們究竟知道一些什麼。」

「好主意，」莫先生說：「反正你又不是囚徒，你祇是一位朋友而已。」

「謝謝你使我安心，」金添說着轉向司馬洛，「至於你，我知道你是不喜歡莫先生好像褓姆一樣經常護着你的，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却認爲需要有人護駕才能放心了，你認爲如何呢？」

「我也無所謂！」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

於是十五分鐘之後，司馬洛已經駕着車子和金添出去了。他在路上停了三次車，都是停在公共電話亭附近的，金添去打了三次電話。也許他不希望他打的電話號碼落在莫先生之手。

金添這個人，雖然是在危難的情況之下，處事還是不慌不忙的，他打了第三次電話，似乎也是

最後一次了。他回到車子上，說：「現在行了，我們可以乘機復仇去了！」

「什麼乘機復仇？」司馬洛問道。

「我的意思就是，」金添說：「假如你跟什麼人過不去，這就是整一整他們的好機會了。我們可以令他們去把髒靈金交出來之類。」

「你的意思是轉移對方的注意力？」司馬洛說：「使他們以爲我們是查錯對象？」

「對了，」金添說：「整天晚上開着車子兜來兜去，這也不是一個好辦法。我們得有點行動，做點事情才行的！」

「很好，」司馬洛想了一想，說：「我帶你去賭錢，你喜歡賭錢嗎？」

「懂得但是不喜歡。」金添說。

「這就够了，」司馬洛說：「我帶你去參觀一座賭場。」

「這裏並沒有賭場呀。」金添說。

「你究竟是假裝天眞還是天眞？」司馬洛說：「技術上而言，這裏是沒有賭場！」

「我明白了。」金添說。

× × ×

那座賭場還是一座相當豪華的賭場，雖然在技術上而言，它是不存在的。因爲那裏祇是有夜總會的招牌而已。

他們兩個人進了那家夜總會。在這個時間，夜總會還是相當熱鬧，衣香鬢影的。侍者上前迎接，恭敬地問道：「你們有幾位？」

「我們是來找杜經理的。」司馬洛說。

「杜經理不在，」侍者說：「你們有什麼事嗎？」

「我們到他的寫字間裏等他好了。」司馬洛說。

「你們——不如先找一張桌子坐一坐吧。」侍者說。

司馬洛一手按着他的肩：「怎麼？你要給我麻煩嗎？」

「呃——不是，」那侍者吶吶着，「不過……呃——你們請等一等，我去找領班來跟你們談談好了！」

他把領班找來了。那領班是個上了年紀的人，態度鎮定而圓滑得多。

那個領班說：「兩位貴姓名，我可以打個電話給杜經理，叫他跟你們講。」

「這沒有用的，」司馬洛說：「我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們呀！」

那個領班對這句很令人生氣的話還是顯得心平氣和，無動於衷的。他說：「那兩位究竟想怎樣呢？」

「我們不過是想到樓上消遣一下吧了。」司馬洛說。

「既然如此，」領班說：「請跟我來，到裏面去坐一坐吧。」

司馬洛對金添作了一個勝利的微笑，對金添做了一個手勢，示意金添跟着來。他們跟隨那領班走進裏面，進入走廊，上了四級樓梯，進入了一間寫字間，說：「請坐，等一等就行了！」

司馬洛和金添在招待客人的沙發上坐下來，領班出去了。金添的頭馬上擺向左邊，望着那裏最高的一個角落。他的觀察力果然很強，那裏就有一隻閉路電視的錄映機的鏡頭突出來，可以看到他們。有人正在通過閉路電視看他們，而他們是看不到這個人的。這件事情兩個人都會意，却也用不着指出來了。

後來那個領班又出現了，說：「兩位請跟我來吧。現在他是堆着笑臉的，不再祇是謙謙恭恭，倒是頗有改容相向之概了。

司馬洛又與金添跟着他出去，沿着走廊再進，進入了夜總會後部一間空着的大房，那裏是一間儲物室之類，不過裏面沒有放着什麼東西。相信這裏可能是一個緩衝地帶之類，假如有人進這裏來要搗亂的話，進得一度門，就進不得另一度門。

他們這一次則是兩度門都經過了，再登上一度樓梯，便進入了那座豪華而熱鬧賭場之中。那裏面比下面的夜總會更豪華，而場面更熱鬧。假如忘記了那寂寞的進路，則是與一流的賭場沒有很大的分別了。

「很有趣，」金添說：「這種腐化的場所，到底還是能够生存下去的。」

「這種事情不是莫先生這個部門所管的，」司馬洛說：「假如連這種芝蔴綠豆事情都管，他們

每一個人都沒有時間睡覺了。」

「我知道，」金添說：「我相信莫先生也很高興有這種地方存在吧？有時你們要找的人，就是可以在這種地方找到。沙漠雖大，動物總要到水源來飲水的，在水源附近守着，就可以跟到牠們的踪跡了。假如沒有了水源，那麼偌大一片沙漠，要找動物的踪跡是困難得多了。」

「可以這樣說，」司馬洛說：「今天晚上，我們就是到這裏來找動物的踪跡。」

「不會是那隻美麗的動物吧？」金添問道：「她正在看着我們，不，她是正在看着你。」

「老天！」司馬洛呻吟一聲。

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女郎正在向他們走過來。

「她是誰？」金添問道：「剛才我們似乎是說來打什麼人一頓的，現在看來，這位小姐你似乎是很難動手了。」

司馬洛低聲咒罵起來，那個女郎已經來到了他們的身邊了，她笑臉迎人地說：「呀，司馬洛先生，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這地方了？」雖然司馬洛轉身用背對着她，她也不以爲意。

「你，」司馬洛說：「你在這裏來是幹什麼？」

「我嘛，」她說：「我是這裏的經理，你這位朋友是——」

「金先生，」司馬洛說：「這是陳碧兒小姐！」

金添點點頭，陳碧兒伸出手與他相握，很好客地說：「讓我替你們拿一點寶碼吧，司馬洛先生

來這裏捧我的場，眞是難得！」

「我不是來捧你的場的，」司馬洛咬着牙說：「我是來找你老板。」

「司馬洛，」陳碧兒呶着咀，「你怎麼了？今天我有一個印象，覺得你好像不大喜歡我。」

「我是來找你的老板的。」司馬洛再說一次。

「對不起，」陳碧兒說：「他不在。」

「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司馬洛問。

「他去遊埠了。」陳碧兒說。

「叫他回來吧。」司馬洛說。

「你在跟我開玩笑，」陳碧兒說：「他現在正在歐洲，即使我能够聯絡到他，你又有耐性等到他回來嗎？」

「他在逃避什麼？」司馬洛問道。

「你有什麼追他的理由嗎？」陳碧兒也着急的問。

「我見到他的時候自然會告訴他了。」司馬洛說。

「你有話講，你可以對我講的，」陳碧兒說：「我是全權代理。也許，我們到我的寫字間裏去談談如何？不會有人打擾的，沒有我的准許，誰都不敢進去。」

「我們——呃——還是在這外面講吧。」司馬洛說。

陳碧兒咭咭地笑起來：「看你這個人，想不到你對女人是愈來愈害羞了。你有一位朋友陪着你一起，還怕我把你吃掉嗎？」

金添也在微笑，司馬洛生氣地瞪了她一眼，把聲音壓低一點，說：「我要說的就是辟靈金，你有聽過嗎？」

陳碧兒的表情明顯地嚴肅下來了。她說：「這是一個很可怕的題目。我也不大願意提。」

「你又說你是全權代理。」司馬洛說。

「我是全權代理，」陳碧兒說道：「所以我可以告訴你，我的老板也是沒有興趣來談這個題目的。」

「我却認爲他應該可以供給一點情報。」司馬洛說。

「我看是你的情報錯誤了，」陳碧兒說：「照我所知，這件事情是太大了，也不是我們老板的那一行，他是應該不會沾手。」

「是嗎？」司馬洛說：「他以前不是什麼都幹的嗎？」

「那是以前的事情，」陳碧兒說：「每一個人都有以前和現在的，以前不一定與現在相同，現在，他有了這樣一間店子後，簡直像是在印鈔票去的，他還需要做其他的生意嗎？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很好，」司馬洛說：「我暫時接納你這辯護好了。但是，除此之外，你還有什麼提供嗎？譬

如，這裏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在這裏，他是可以聽到不少情報的。」

「關於這個的情報則是沒有聽到了，」陳碧兒說：「這是一件沒有人敢談的題目，提都沒有人敢提了。」

「爲什麼沒有人敢提？」司馬洛問。

「當然，在以前，這是一個熱門的題目，」陳碧兒說：「霹靂金是值錢的東西，拿到了它，就是發達之道。但是經過了那一場大屠殺之後，人們的想法就有所不同了。不論多少錢，都是不值得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換的。」

「唔，總算有點內幕消息透露了，」司馬洛問，「你講的什麼大屠殺？」

「火車站附近的大屠殺。」陳碧兒說。

「哦，那幾件，」司馬洛說：「是跟這件事情有關的？」

「別跟我開玩笑吧！」陳碧兒說：「我知道的，你也會不知道嗎？」

「我還以爲沒有人敢提有關霹靂金的事情，」司馬洛說：「怎麼又有人對你提呢？既然這大屠殺亦是與霹靂金有關，那就也應該不會有人提起來了呀，是誰對你提的？」

「我旁聽到的，」陳碧兒說：「你也別問我是聽到誰講，因爲我告訴你也沒有用。有好幾個人講，而他們每一個又可能是從好幾個人的口中聽回來，而那好幾個人的每一個人——傳說這回事，你也明白的，你就是很難追查到眞正的來源，你就是祇能够用自己的本事去判斷這些傳說究竟是不

是眞的。照我的判斷，這些傳說應該是眞的了。」

「好吧好吧！」司馬洛說：「傳說的事情，到此是研究完了，你還有什麼我不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訴我的嗎？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

「沒有了，」陳碧兒搖頭，「我總認爲你的情報來源是錯誤了，你要這件事情的消息，我的老板並不是一個適合的對象。」

「那麼誰才是適合的對象呢？」司馬洛問。

「無可奉告。」陳碧兒說。

「我猜也許我們應該動兩下拳頭了，」金添說：「有些人就是對着拳頭才肯講眞話的！」

陳碧兒瞥他一眼，眼睛裏跳躍着笑意：「唔，這位金先生，原來是一個殺手。你想打，到我的房間來打我吧！」

這使金添也有點窘了，女人有時就是有這個優點，你硬的時候她可以軟，她一再軟功，就使你不知如何是好，男人就做不到這一點了。

司馬洛馬上說：「我們所要打的人並不是妳。」

「那我的老板是出門得及時了，」陳碧兒說：「雖然我是全權代理，我却也沒有資格替他捱這一頓打。」

「當他回來的時候，」司馬洛說：「你替我告訴他好了，他的運氣很好。」

「那亦即是說你不準備再給我麻煩了，」陳碧兒說：「那麼到我的寫字間裏來喝杯酒怎樣？」

「不必了，」司馬洛說：「我們在這裏到處走走行了，這個地方，有趣的人物應該不少的。」

「這個——」陳碧兒嘆一口氣，「你對我們的生意並沒有幫助，司馬洛先生，你知道嗎？當你來了之後，已經有三個人走掉了。」

「我注意到，」司馬洛說：「那不過是他們自己作賊心虛吧了，我又不是要找他們，但是，你說什麼都是不能够把我們趕走的了。」

「好吧。」陳碧兒說：「我去拿些籌碼給你們！」

「不必了，」司馬洛說：「拿你的籌碼，贏了也不好意思拿走，連贏錢的樂趣都沒有了，輸錢的刺激也大減。」

「隨便你吧！」陳碧兒說：「不過先通知你一聲，這裏賭錢是賭眞的，沒有騙人，所以你也不要借題發揮。」

「開賭的人總是贏的，」司馬洛說：「祇要來賭的人多，根本就用不着騙，這一點我是相信你的？」

「很好，」陳碧兒說：「走時通知我一聲吧！」

她再跟金添握了一次手，便走開了，司馬洛帶着金添到找換處買了籌碼，在那些賭桌之間走來走去，金添說：「看來我們不能够動手打什麼人了。」

「媽的，」司馬洛說：「這倒是一個很滑頭的辦法，用一個女人做主持。」

「這究竟是什麼人？」金添說：「你像有點怕她，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我還以爲美麗的女人是祇有對你有吸引力吧了。」

「這是一個很難應付的女人，」司馬洛說道：「她的笑祇是表面的，其實她很有可能把你吞下肚子。」

「有這麼厲害嗎？」金添說：「看倒不像。」

「就是因爲看上去不像才糟，」司馬洛說：「你更加不會提防了，到她咬你一口時已經是太遲了，你不信的話，大可以去試試她的。」

「我沒有興趣試這種事情，」金添說：「不過聽了你的講法，就像你也給她咬過一口了。」

「差不多，」司馬洛說：「幸而我逃避得及時，總而言之，你看她能够全權代替主理這樣一個地方，你就知道她這個人是並不簡單了。」

「這倒是眞的，」金添說：「不過，我總覺得，她不一定會把你吃掉，她似乎對你是有特別好感的，就可惜她對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可以透露的，不然，她可能會幫你一個忙了。」

「也許吧？」司馬洛聳聳肩道：「我們本來就知道她是不知道什麼的，我們來不過是找藉口吧了，現在，我們去碰碰我們的賭運吧。」

金添看看腕錶，說：「很好，反正我也還不需要去打電話，時間還早着呢。」

他們也到賭桌那邊去玩幾下了，還好在，賭方面的運氣，並不是反映做事方面的運氣的，否則的話，他們的運氣就不大好了，因爲他們的錢一點一點地輸去。雖然也支持了相當久的時間，却是有退無進。後來金添嘆一口氣，說：「我看我們還是走吧，對這個玩意，我總是不大起勁的，單單是士氣就已經輸掉了。」

「很好，」司馬洛說：「既然你是要李打電話，那你去吧。」

這個時候，陳碧兒却出現他們的身邊了，她微笑道：「你們這就走了嗎？」

「難道輸了錢都不能走？」司馬洛說。

「唔，」陳碧兒執着司馬洛的手臂，撒嬌地搖着說：「再賭一兩局吧，我來替你下注，保證你翻本，錢拿來，我替你去買籌碼，」跟着咀巴不動而低聲加一句：「我有話對你講！」

司馬洛掏出一張鈔票來交給她，她領着司馬洛去換籌碼，一面嘻嘻哈哈的神情，講的却是正經話，她說：「你走得放心嗎？」

司馬洛也微笑着問：「爲什麼要這樣問呢？」

金添並沒有跟着他們走，所以聽不到他們講些什麼，到他們換了籌碼回來的時候，話顯然已經講完了，陳碧兒好勝地替司馬洛負責下注。

她的運氣看來似乎要好得多了，一出手就是贏。

但是她也有一個缺點——或者是優點——這要看成敗論英雄了，她這個缺點，或者優點就是够

狠，贏了的，她就連本帶利再押下去，再贏了又是如此，這樣，她就很快累積起一個相當大的數目了，少少的本錢好像滾雪球似的滾得很大。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吧。」司馬洛指出道。

「不要緊的，」陳碧兒道：「假如沒有胆量的話，那就祇能够輸大錢，怎麼贏得大錢呢？不過這是最後一下了，看看你們的運氣如何？」

她把全部的錢再推上去。

這一次輸了，陳碧兒嘆一口氣：「眞對不起，這正是所謂大富由天，不能够强求的了。」

「我總是不大有信心，」司馬洛皺眉看着她：「這裏是你的地方，你一定不會跟老板的錢作對的。」

「那就算你上當了吧。」陳碧兒說：「下一次不要再讓我騙着你了。」

「我相信也很難再有下一次了，」司馬洛說。

他與金添離開了，陳碧兒也沒有怎樣熱烈相送，他們回到了那個作爲緩衝地帶的儲物室之中。

金添說：「她結果還是向你透露了一些情報。」

「她說她看出了有人在外面保護着我們。」司馬洛說。

「這對我們沒有什麼幫助？」金添說：「不過你倒要跟莫先生講一聲，假如他派來的人是這樣容易給人家看出來的話，那他就得——」

「莫先生並沒有派一個拿着輕機槍的人保護着我們。」司馬洛說道：「輕機槍祇能用以保護自己，不大能够用以保護別人的。」

「一個拿着輕機槍的——」金添緊張地停了下來。

「是的，」司馬洛說：「這不是很有趣嗎？」

「她怎麼知道了？」金添問道。

「她講得很有道理，」司馬洛說道：「經營這樣一個地方，做這樣的生意，不能够不小心翼翼的，要知道有一些什麼人在附近出沒，她發現了這個機關槍手，但是想不出她的客人之中有誰是值得這樣對付的，於是她自然地就想起了我們了。我們果然是需要提防這種人物的。」

「莫先生知道這件事情嗎？」金添問。

「假如他知道，」司馬洛說：「他早已急着通知我了，是不是？」

「那莫先生的人是也有值得批評的地方，」金添說：「他們居然沒有發現這樣的人一個人。」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不過，這個機關槍手到底是不是到此地來對付我們的呢？」

「這還用講嗎？」金添說：「假如要賭的話，我現在倒很願意跟你賭了。」

「但是我們得證明他是對付我們的才好呀，」司馬洛說：「假如我們不踏進他的機關槍咀的範圍之內，那我們就不能證明。」

「這是一個英勇的辦法，」金添說：「却不是一個聰明的辦法，我從來沒有興趣做靶子。」

「我們總得踏出這個門口的。」司馬洛說。

「從他的背口出去可以嗎？」金添問，「可以只是要把他活捉住，他還是會告訴我們目標是誰的。」

「讓我們先到洗手間裏去一趟吧，」司馬洛說：「跟莫先生一起安排一下。」

他們在五分鐘之後就出了夜總會的門口，走向他們的車子，兩個人都不免有點胆戰心驚的，但是在外表上又不能够不極力强裝鎮靜，他們接近了車子。

忽然之間，司馬洛袋裏的無綫電通話器傳出來聲音，叫道：「伏下來。」

兩個人馬上向地下一撲，而輕機槍的槍彈就向他們掃射過來了，那裏的橱窗玻璃都紛紛破碎而掉落下來。

那輕機槍並不停止，雖然他們躲到了車子後面，仍然是繼續下去，好在那部車子是避彈的，不然的話，可眞是要遭遇到空前的刼難了。

「不要殺死他。」司馬洛低聲叫道，他是對身上那副無綫電對講機裏這樣講。

「你眞會開玩笑，」金添冷笑道：「你怎樣能活捉一個拿着輕機槍的人呢？」

「總是要盡人事的。」司馬洛說。

這是當然的事情了，一個活着的人是有可能招供的，一個死了的人則是絕不可能招供的。

那一陣陣的輕機槍彈不斷地向他們掃射過來，他們兩個人雖然都已經拔出了手槍，但是却沒有

機會還擊，他們可以看到掃射的人是在一部汽車之中的，但是距離太遠了，那人的槍彈可以射到他們這裏，他們的槍彈則是射不到那人那裏的，而且，要活捉那人，也實在是談何容易的事情，雖然那人是有背面的，大可以從他的背面過去，用槍嚇着他，但是，亦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情，假如這人是一個亡命之徒，根本不受什麼威脅，他就很可能會回轉身來，不顧一切地來一陣掃射了。

不過莫先生的手下們既然已知道目前的情況是如何的，他們就另有計劃，有時間作適合的打算了。

他們有的是神射手。

神射手的好處就是槍法有準確，當神射手要射傷一個人的時候，他是甚少會把這個人射死的，一個受傷了的人仍然是一個活着的人，可以招供，但是又失去了抵抗力，這就是神射手的工作了。

這個輕機槍的人雖然用了那許多槍彈，却還是不及神射手的一顆槍彈那麼有效，機槍手亦不知道槍彈是從何而來的，他祇是感到一股强大的氣力在他的肩上一撞，半邊身子就痲痺了，輕機槍也再拿不穩，就滑落在他自己的膝上，那一邊的手臂也失去了作用，而痛苦也跟着來了。

這個人咬着牙，利用還剩下來的那條手臂扶着方向盤，車子發出一聲怒吼，車開動了，疾馳而去。

「追！」司馬洛叫着跳起身來。

由於他們就是躲在車子的旁邊，因此他們也很容易就可以登上車子了，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

追在那部車的後面。他們還是反應最快的，也許由於距離的關係，莫先生那些手下們還未能開始參加這一次的追逐。

他們的車子追着那個輕機槍手的車子，而兩個人都很高興，他們終於有機會採取一些行動了。就是怕沒有事情發生，有事情發生就是好的了。

「他怎會出現在這裏呢？」金添說：「我們又沒有發覺有人跟踪我們，而你也沒有對什麼人講過你是要到這個地方來的呀，那個陳碧兒——」

「我不相信她會是主持這件事情的人，」司馬洛說：「雖然也有一段時間沒有見她了，但我知道她就不是那一類人，而且，她那個地方也有很多耳目。我們就是想轉移對方的目標才要到那裏去的。我們到那裏去開，事情就會很快傳開去了。許多人都能够知道這個消息！」

「既然我們是找錯了對象，」金添說：「他們還是要派人來消滅我們？」

「似乎他們的看法就是消滅了是最安全的，」司馬洛說：「不管我們是找錯了對象還是找對了對象。假如我們是找錯了，我們將來還是有機會找對的。把我們消滅了，我們就沒有機會矯正錯誤了！」

「很有趣，」金添說：「這些人的手段眞够狠！」

「看他們這樣屠殺張善的人，你也應該明白了！」司馬洛說道。

他們的車子已經逐步追近了。在破曉之前的街道上，大家都可以發揮非常之高的速度。機關槍

手那部車子顯然祇是普通的車子，大概他亦不是特別精於駕駛，而且他又是有一條手臂受了傷。另一方面，司馬洛則是有一部性能特別優良的車子，而且他又有着特別高超的駕駛技術，兩相消長之下，他就可以更快地追近了。

那個人中了一彈仍然能够開車逃走，成績實在是算是相當不錯的了，但是到底支持不了太長時間。他的行車路綫開始出現不穩了。

「我希望他不要撞車，」司馬洛說：「撞掉了就沒有趣味了，槍彈射不死他，他却很可能會給撞死的！」

那這車子仍然以使人担心的高速飛馳着，使人担心的當然就是因爲它在高速中還是以搖擺不定的路綫在行駛着，顯然那個機槍手已經發現了有一部車正在追他了，所以他要企圖逃脫。

暫時，因爲路綫的關係，莫先生手下的人還來不及開車到前面去兜截。司馬洛也在無綫電中提醒他們不要這樣做，因爲這樣祇會促成災禍的產生而已，反正這個人是已經受了傷了，也逃不了多遠的。他始終都要支持不住而停下來。所以還是要以逸待勞好一些，司馬洛也是追近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再近了。祇是如影隨形地跟着。

那個機槍手也明白自己目前是正處於怎樣的境地，在同樣的情況之下，不同的人是會有不同的反應的。現在這個輕機槍手亦是如此。有人會因爲無望而放棄，亦有人却會因此而索性決定同歸於盡。那個機槍手的反應則是後一種。他忽然把方向盤猛的一扭，車子在路中心打了兩個轉，幾乎翻

側了，但是終於調過頭來，一直在高速轉動的車輪在路面上磨擦着，發出刺耳的哇哇之聲，而一轉定了之後，它便又馬上以很高的速度向前衝了。

它就是向司馬洛的車子直撞過來，迎面撞過來，同歸於盡的決心實在不容易下，但是他却毫不考慮似的。

「很好，」司馬洛說：「你要硬碰，你來好了。」

「你瘋了，」金添在旁邊叫道：「你這車子雖然是避彈的，但却不是避撞的！」

「你少担心吧！」司馬洛說：「我知道我在幹什麼！」

金添就祇能够提出反對而已，並不能够制止司馬洛做什麼，而且他亦沒有時間制止司馬洛做什麼。兩部車子迎面直衝，一霎眼之間就到達了，而在最後一秒鐘，司馬洛一扭方向盤，便避開了，兩車以很少的距離相擦而過。金添舒了一口氣，其實這也並不是太危險的事情。假如兩部車都失去了控制而在高速中，雙方都要閃避也不容易，但是假如有一方是立定主意要撞的，那另一方要閃避則反而是容易得很了。

一閃過了之後，司馬洛馬上就把車煞住，因爲他們是不再有相撞的危險了。然而那個輕機槍手則是存心相撞的，並沒有作迴避的打算，忽然之間閃過了，他反而沒有準備，要煞車也來不及了。司馬洛和金添都是從照後鏡中看到他的車子直向路邊的一支電燈柱撞過去。

「老天！」司馬洛叫道。

假如沒有那支電燈柱，車子會撞到路邊的牆壁上，這也許沒有那麼糟，因爲車子進行的距離，長了一點，也不會撞得那麼重了。現在這樣距離太短，就撞得更重。轟隆一聲，車頭就像把那街燈柱吞了下去似的，不過祇是吞了一半就吞不下去了。總之，那街燈柱變成就像是從車頭的中間長出來似的。車子停住不動了，車頭的外壳破得一團糟。

司馬洛又把車子開動了，向前行駛，金添說：「唏，你現在要往那裏去？」

「我們走，」司馬洛說：「料理後事不是我們做的！」

金添聳聳肩。他也知道，如無意外，那個輕機槍手是不會有機會招供什麼的了，即使他還有生命，他也要醫生努力好一番才能够開口了。他們留下來的確沒有什麼用處的。不過他仍然問道：「現在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問題很好，」司馬洛說：「時間已經不早了，天已經亮起來，如果不是陰天，現在已經可以看見陽光了，這應該是喝早茶的時間。」

「你現在打算去喝早茶？」金添問道。

「本來這是很有情調的一件事情，」司馬洛說：「可惜現在不大方便。我看，我們還是到莫先生的寫字間去喝這茶比較好了，那裏起碼沒有機關槍子彈！」

「很好，」金添說：「我的肚子也已經餓了，而且我也需要休息一下。」

司馬洛於是又把車子開回莫先生的總部去。

「唔，」金添說：「時間果然已經不早了，你看，報紙都出來了。」

並不是有報紙賣，而是發行報紙的人也開始出來了。一叠剛印好的報紙放在路邊。

莫先生的聲音忽然又從那隻無綫電通話器裏傳出來，通知司馬洛。他說：「你們有沒有看過今天的報紙？」

「今天的報紙，」司馬洛說道：「看得見，但是我看好像還是剛剛開始發行的吧了，還不能買到。」

「有些報攤已經有得買了，」莫先生說：「買一份公理報看看吧。」

「你要我們替你買回來嗎？」司馬洛說：「你那裏連負責買報紙的人都沒有？」

「你們現在回來嗎？」莫先生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現在馬上回來。」

「那用不着買了，」莫先生說：「你們回來看吧。我們這裏有一份。」

× × ×

那份公理報把那宗勒索的新聞以大字標題刊出來了，而且還刊載了那隻箱子的照片。那些人送到報館去的資料都刊出來了。

「這是犯法的嗎？」司馬洛問道。

「很難講，」莫先生說：「這是新聞，又不是他們製造出來的，別的報館也收到這資料，只是

在未證實可靠性之前不願意刊登吧了。他們則搶先刊登出來。」

「這份報紙的作風一向不是嘩衆取寵的呀，」司馬洛說。

「這張報紙的作風是一向都反對任何核子的東西，」金添說：「我記得這核子發電廠最初計劃建起來的時候，就是這張報紙提出强烈的反對的。」

「現在，」莫先生說：「它亦是抱着同樣的論調。而說不論這個消息是否屬實，總之可以反映出使用核子能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唔，」司馬洛說：「有人認爲還是用石油好得多，可惜世界上的石油已經不很多了，假如照現在的用度去計算，大約再過二十五年就要用完，那時就比較核子爆炸更慘了。」

「很奇怪，」金添說道：「我們又回到石油的頭上來了。這張報紙的後台與石油有什麼關係的嗎？」

「似乎並沒有。」莫先生說：「這個人是經營食品業的。與石油似乎扯不上什麼關係。」

「但是我仍然有那種感覺，」金添說：「我覺得那個勒索並不是有誠意要得到他聲言要的東西的。而另一方面，我覺得，核子能的研究，對石油商人是威脅最大了，假如核子能眞代替了石油的話，那他們還有什麼生意好做呢？所以石油財團們對核子能研究發展是一點好感都沒有的！」

「惡感到會動手加以破壞？」司馬洛急問。

「這是並不出奇的，」金添說：「他們這些人，可以把一位總統捧起來，也可以把一位總統也

拖垮下去。他們並不認爲有什麼事情是他們不可以幹的。」

「這是可以答覆的一點。」莫先生說。

「而且，」金添說：「向我們襲擊的人又是石油財團的殺手！」

「即使是他們做的事情，」莫先生說：「我們也是很難找到綫索的。」

「是的，」金添說：「他們是那麼有錢，他們的勢力可以說是無孔不入的。這一次正好是他們的機會了。以前怎樣宣傳核子能源的危險都是講吧了，這一次是眞的發生了，就讓人們看看事情發生時會怎樣，犧牲一座城市的人性命又如何？」

「你爲什麼這樣憤激呢？」莫先生問。

「這件事情，可以說是我的責任，」金添說道：「他們是在利用我，我就得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

「讓我們先等這個機關槍手的身份驗明了再算吧，」莫先生說：「你們吃點東西，休息一下如何？」

「我得打幾個電話。」金添說。

「我們又得出去嗎？」司馬洛問道。

「算了，」金添說：「我就在這裏打好了。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看來辦完了這件事情之後我也是非要退休不可了。我不能再幹以前那一門副業。」

金添給莫先生的一個手下帶到外面去打電話，莫先生對他保證那是一條街綫，不會有人偷聽到他講什麼的，雖然金添現在也不在乎這個了。

金添打過了他的電話再回到裏面來，仍然是皺着眉頭。他說：「這個叫盧俊的人，我們還沒有辦法查出有關他的下落。不過這個哥納，我們則聽說他是帶來了大批手足的。至少有六個，都是職業恐怖份子，其中包括一個機關槍手。如無意外，剛才那個機關槍手應該就是了。我希望他沒有死掉。」

「他已經死了，」莫先生說：「他沒有機會講話。」

「他身上有什麼綫索嗎？」金添問道。

「有證件，」莫先生說：「也是跟哥納一樣，什麼都沒有。假如有一點什麼綫索可以指出他是住在什麼地方的話，那就好得多了。其他剩下來的幾個都可以找到，而且也可以告訴我們不少事情了。」

「假如哥納把他的人全部都帶來，」司馬洛說：「那他們是必有所圖的了，而且，替石油財團做事這件事情，似乎是並不假的，可能性很高。」

「到中午，我也許會有一點消息的，」金添說：「目前，我看我們也祇好休息一下了！」

「很好，」莫先生說道：「我們這裏是有不少地方可以讓你們休息的。你們可以每人佔一間房間，也可以同住一間房間，隨便你們好了！」

「這沒有關係，」金添說道：「我是什麼地方都可以睡得着的，但是，講起睡覺的問題，莫先生，我倒聽過一個傳說，說你是用不着睡覺的，這是眞的嗎？」

「這不過是傳說吧了。」莫先生說。

「但是，」金添說：「我們現在已經那麼累了，你却還是精神奕奕的。」

「當這件事情結束了的時候，」莫先生說：「我自然就會去休息了。」

「似乎你眞的是用不着休息的。」金添嘆一口氣。

莫先生聳聳肩。

司馬洛和金添兩個人都到莫先生的總部的一間雙人房裏去小睡了一陣，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中午的時候，還是給莫先生叫醒的，而莫先生還是那麼精神奕奕，也許他睡過，祇是比他們起得早吧？

莫先生是把他們叫起身來看電視。

他從他的寫字間裏那副特製的電視機中放出了一段新聞片。在這段新聞片之中，他們可以看到一個男人正在接受訪問，而他所講的題目就是有關這一次有人用核子燃料勒索的事情。他簡短地發表了一番言論，表示對這種能源感到厭惡，他說這就等於是在花園裏養一隻老虎而不是養狗，他說他已就講過，假若核子反應爐受到破壞或者失去控制的時候，就很可能是變成一顆核子彈了。這一次的事情也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爲新聞報告的時間是很寶貴的，不能够讓他全段佔去，他也就是祇有機會講這幾句話而已。

跟着就是其他的新聞報告。這是莫先生錄下來的午間新聞。

「這傢伙是誰？」司馬洛問道。

「他叫莫林，」莫先生說：「就是那張報紙的後台老板了。」

「怎麼能够讓他這樣在電視台上講話呢？」司馬洛說：「難道就唯恐天下不亂？」

「這個人的財力相當雄厚，」金添說：「他是電視台的廣告大客戶。你有這樣多的廣告光顧，你想上去放屁，你就可以上去放屁。」

「爲什麼你認爲他是放屁呢？」司馬洛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反對這個的。他所講的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現在出事了，就證明他果然是講得有道理了。」

金添抓抓後腦：「也許我對於那些石油大亨們的確是有點偏見的吧，不然我也不會這樣了。我就是對他們的醜惡行爲知道得太多。」

「這一下果然是鬧得人心惶惶，滿城風雨了，」莫先生說：「有不少有辦法的人已經乘飛機離開這個地方。機場火車站，船公司都滿了人，人們要暫時離開這個地方，等事情過去了之後，才回來。我看，到了現在這個境地，錢實在是最能够發揮威力的了。這樣人多的一座城市，沒有可能來得及疏散的，於是就祇有是有錢人才能够逃出去了，窮人就祇好留下來。」

「你以爲他會不會在放完了這一番屁之後自己也逃掉呢？」金添問道。

「當然了，」莫先生說道：「他已經弄到了兩張今天晚上的飛機票。他要到外國去考察什麼事

業。他咀巴雖然講得响，但是他並不打算留下來做烈士。」

「他似乎是我們名單上的人之一。」司馬洛說。

「正是，」莫先生說：「他也是一位風流人物，李太太的好客戶。」

「你有辦法制止他離開此地嗎？」司馬洛問道。

「要是可以的，」莫先生說：「我們大可以用一些不大正當的手段。但假如他是有理由值得我們這樣做才行，我們不能够對每一個人都亂來的。我們祇能够對那些明知他是罪行滔天，然而法律又碰不到他的人才用那種手段的。我們這並不是一個專門虐待人家的組織！」

「但是我總覺得這個人是有點古怪的，」金添說：「我有一種感覺，覺得這個人會知道一些什麼。」

「他似乎是知道一些什麼的，」莫先生說：「我們對他作過了一些調查，而我們有了一些很有趣的發現。在幾天之前，他已經把他名下的股票全部低價放出，而他的地產也都已經按了給銀行。他就像是一個非常急於得到現金的人，然而其實他又並不是那麼窮。唯一的解釋就是他認定這座城市是完定的了，在這裏的一切都是再已沒有保留的價值。」

「這是在發現勒索的事情之前，」司馬洛說：「似乎這個人，是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了。」

「我並不相信有這種神奇的說法，」金添說：「你何不設法使他留下來呢？或者索性不由分說把他抓起來。當他知道他不能及時離開這座城市的時候，也許他就會有很多內幕要招供了。根本用

不着逼他，時間就是最好的壓力，祇要讓他看着鐘，他就會知道有些什麼話是非要招供出來不可的了。」

「我是正在考慮這一點的，」莫先生說：「不過另一方面，我也在想，他離開了之後也許是會跟什麼人會合的。」

「對了，」司馬洛說：「很可能是這樣的，說不定他與這個盧俊是有聯絡的，那他這一去，可能就是見盧俊去了。」

「但是另一方面，」莫先生說：「假如不讓他離開的話，那又可能逼他講出霹靂金究竟在什麼地方了——假設他是知道的。」

「你究竟怎樣決定呢？」金添問道。

「我不知道，」莫先生說：「而且我們現在是還有一點時間。他又還不曾離開。」

「我看——」金添說：「假如你不介意我參加意見的話，我認爲最要緊的事情還是先把霹靂金找回來，盧俊是還可以遲一點去捉的。你不能讓霹靂金就這樣爆炸掉，否則就遺禍無窮了！」

「這也是眞的，」莫先生說：「我也會考慮一下，謝謝你。」

「我也認爲制止他離開好一點！」司馬洛說：「他咀巴講得那麼响，講完就走了，爲什麼他不留下來以身作則，讓人家看到受害之後究竟會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還可以給他一點時間的，」莫先生說，「我們一直有人監視着他，他反正是逃不脫的，

除非他連飛機票都不要吧。」

三個人一時沉默了下來，而跟着莫先生那隻紅色的電話又响起來了。莫先生馬上抓起聽筒說：「喂？」然後說：「等一等！」

他掩住話筒，對司馬洛說：「是你的女朋友找你。」

「什麼女朋友？」司馬洛表示有些莫名其妙。

「那位李太太，」莫先生說：「你不是給了她一個特別電話號碼嗎？現在她打電話給你，電話就轉到這裏來了，你要不要我們避開？」

「用不着了，」司馬洛說：「她打這個電話來，總不會是爲了談情說愛的，她一定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才會打這個電話給我！」他把聽筒接過來，說：「喂？」跟着把擴音掣扭開，讓大家都可以聽到他們的對話。他就是不相信李太太祇是打電話來跟他聊天而已。

李太太急着說：「司馬洛，我可以跟你談嗎？」

「你現在在什麼地方？」司馬洛首先就問。

「不是在家裏，」李太太說，「我當然不會在家裏打電話給你的。我是在餐廳裏，我正在外面吃飯。」

「這樣好一些了，」司馬洛說：「餐廳裏打電話是很難給人偸聽到的。你有話你講好了！」

「阿拔不見了，」李太太說：「你有沒有把他抓起來？」

「阿拔——」司馬洛望望莫先生，莫先生搖搖頭，「我們沒有碰他呀——」

「但是他沒有了消息，」李太太說：「假如他不來我這裏，他總會給我一個電話的，但是他沒有，我覺得有點担心了，他從來不會這樣的！」

司馬洛忽然有了一陣噁心的感覺，因爲他們是有派了人在暗中保護着李太太的，然而却沒有暗中保護着阿拔，因爲他覺得阿拔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什麼重要性，而且阿拔又是一個能够保護自己的人。不過想起來，阿拔保護自己的能力又是並不太强的，因爲阿拔雖然孔武有力，然而假如有人用一把槍指着他，他也無所施其技了。現在，阿拔就不見了。

「你——你認爲他可能是遭遇了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就是一點概念都沒有，」李太太說：「所以我才要問你的。」

「這個——」司馬洛說，「我現在替你調查一下吧！」因爲事實上他自己是全無把握的。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李太太說：「我剛才從電視上看到那個傢伙接受訪問。那個莫林，我記起了一些有關他的事情。我對他很反感，他不應該在這樣的時間來胡說八道。」

司馬洛馬上興奮起來了。他望望金添和莫先生，又對電話裏說：「這很好，我們是希望盡量多得一些情報的，你知道什麼你都講出來好了，即使你認爲不重要的，也可能是很有用處的！」

「我就是這樣想，」李太太也急着的說：「我記起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不能生孩子的。」

「你怎知道他不能生孩子？」司馬洛馬上問道。

「他有一個兒子，」莫先生，也在旁邊插咀說道：「還是在海外替他處理業務的呢！」

「我看見他出現在電視上的時候我才剛剛想起來的，」李太太說：「有一次我手下有一位小姐接過他，他醉了酒，他就是在酒後說出來的。他並不是沒有玩女人的能力，他就祇是沒有生殖的能力，不能够令女性成孕的！」

「你肯定嗎？」司馬洛說：「你要知道，這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情報了！」

「照我所知並不會差得太遠，」李太太說：「人往往是在酒後吐眞言的。他說他一生遺憾的就是不能自己生一個孩子，他給醫生檢驗過，醫生證明他是沒有希望的，而且他還有醫生的證明書。年輕的時候，他拿着證明書去騙女孩子，倒是很容易得手的，但是年紀大了之後就覺得遺憾了。假如他不眞是這樣，那他爲什麼要這樣講？我的小姐跟他作金錢上的交易，才管不着他有沒有能力，反正她們是早有防備了！」

「但是——」司馬洛說：「他是有一個兒子的，現在已經是大人了，而且對他的事業有很大的幫助！」

「這才是怪事，」李太太說：「也許那個兒子是別人經手的吧？假如是這樣，他的精神當然是會更加苦悶了，除在酒醉了之後牢騷一番之外，他還有什麼機會發洩心中的苦悶呢？」

「唔，」司馬洛說：「你對我講過，你看這種事情是特別有把握的，我相信你既然認定是這樣的，那就也不會差得太遠了。很好，我們考慮一下這一點吧。你還有什麼綫索可以提供的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綫索，」李太太說：我不過覺得應該對你提一提吧了。除此之外，我也沒有什麼其他的綫索可以提供的了！」

「謝謝你，」司馬洛說：「要是你再想到說什麼的話，不要遲疑，你馬上打電話來好了。」

「好的，」李太太說。

司馬洛收了綫，看着莫先生和金添。

他們差不多用不着講話，鄰已經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還是司馬洛先再開口，他說：「看來莫先生提起孤兒院的事情，這的確是沒有錯的，我們也都知道這件事情必然與孤兒院有關的了。」

「看來情形正是如此，」金添說道：「假如李太太的判斷是準確的，那麼莫林的兒子就不是親生的了。他自己不能生養，他就收養一個，也是盧俊經手的，於是現在他就是受了盧俊的威脅了。盧俊要他把新聞刊出來和發表那些言論，他就非做不可！」

「他似乎並不是被逼得那麼可憐，」莫先生說：「他是半推半就就眞，他並不全是傀儡，他一定早就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所以他才懂得把股票和地產都放出。可以說他也是同謀的人！」

「有沒有時間調查一下孤兒院的記錄片？」司馬洛問。

「這在手續上比較困難一點，」莫先生說：「孤兒院所做的工作跟我們完全不同，我們要給他們很多他們認爲可以接受的解釋他們才肯合作的。而且地方也距離太遠了，我相信我們是不够時間的。」

「查什麼呢？」金添說：「簡直可以肯定了。」

「他不能走了，」司馬洛說：「我們得去找他一趟！」

「很好，」莫先生點點頭，「我也認爲應該這樣。即使我們猜錯了，他也是值得受苦的。一個人咀巴振振有辭，唯恐天下不亂，攪了一陣之後就打算自己溜掉，哼，這種人就是起碼該打一頓的了。」

「至於阿拔——」司馬洛說。

「你們有人保護着李太太，而沒有人保護着阿拔，」金添說：「他們很想知道李太太究竟對你講了些什麼，又不敢去問她，那就祇好把阿拔捉去問話了。我猜就是這樣，我猜阿拔的下落，莫林也是可以告訴我們的了！」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走吧！」

他與金添又一起乘車離開了莫先生的總部，但這一次則不是公然離開了。他們坐得很辛苦，兩個人都是縮在一部大汽車的車尾行李廂之內。

這是不容易給人看出來的，因爲莫先生這個總部是一個相當忙碌的地方，不分晝夜，經常都是有車子進出的了，對方的人即使有够大的胆量來對這個警方作着嚴密的監視，等着司馬洛和金添出來，他們也沒有可能對每一部進出的車子加以跟踪的。

「媽的，」金添說：「車子我是坐得多了，就從來沒有坐得這麼辛苦過！」

「我也是的，」司馬洛說：「我猜別人這樣坐是常常有，但是自己這樣坐則是少一點了。不過不要緊，我們也是用不着握很久的了。」

金添還是咬牙切齒的：「累我這樣坐車的人，這筆帳也是要加算上去的。」

「你有沒有玩股票地產之類呢？」司馬洛問。

「現在不是談這個的時候。」金添說。

「我在想，」司馬洛說，「經過莫林這樣一攪，股票市價必然大跌，地產也是一樣。莫林自以爲他是得到了獨有的內幕消息，預先放出去，撈回了不少現金，但我們的消息才是獨有的，我們知道這座城市不會完蛋，假如乘機吸入的話，等到雨過天青，價錢再漲起來的時候，那就必定可以撈一大筆錢了。」

「這是一個不壞的主意，」金添說：「可惜我沒有心情，亦沒有時間。」

「你怎麼了？」司馬洛說：「你這樣辛辛苦苦把霹靂金搶到手，爲的是什麼？不也是想撈一筆嗎？」

「做人不能够每一分鐘都講賺錢的，」金添說：「也有需要講道義的時候。這個禍是由我闖出來，我就得負責把局面收拾好。」

「那好極了，」司馬洛說：「我眞喜歡你，你也有講道義的時候！」

「你現在才發現嗎？」金添說：「我跟你跑了那麼久，難道爲的是賺錢嗎？」

在司馬洛能够回答之前，車子劇烈地跳動了一下，兩個人撞了一個滿懷，要不是車廂窄小，他們可能會交換位置了，就是因爲無法交換位置，所以就撞得份外重。

「喂，媽的！」金添叫道，「你們想謀殺嗎？」他是對前面開車的人叫。

「對不起，」開車的人抱歉地回喊，「這個地方修路，我們沒有辦法，避也避不開！」

「一天到晚都是修路，」金添埋怨着，「從來沒有見過路面是完完整整的！」

「這很難講了，」司馬洛微笑，「根本不是路築得不好，而是幾間公共事業的大公司都不懂得合作。煤氣、電力、水務、電話，這個星期你要掘地鋪電綫，剛剛弄好再鋪回了，又輪到另一間在同一個地方掘——」

車子停了下來。

「謝謝天！」司馬洛說：「我們可以下車了！」

有人替他們打開行李廂的蓋子，他們發覺車子已經到達了一處僻靜的郊區路邊，他們爬出來，旁邊另外還停着一部車子，這另外一部車的司機正走過來登上他們坐來的這部車，一面告訴他們：「行了，你們可以上去了，車匙就留在車子上！」

這是莫先生爲他們準備的另一部車子。他們轉到了這部車子上，就用不着再屈得那麼辛苦了。他們就開着這部車到了莫林的住宅附近。

莫林這座屋子是背着山的，以他的經濟情況以及社會地位，他的居住環境當然已是相當不錯的

了。有一座很大的花園，花園內又是一座很大的住宅。

由於此時還是白天，司馬洛和金添是不方便公然由屋子的正門進去的。還好這裏是地處偏僻，他們就是在山坡之上停車，通過樹林滑下去，到達了屋後，而扳過屋後的牆壁進入了花園之中。

他們連一個僕人和園丁都沒有看到。原來莫林夫婦把每一個僕人都放假，把他們支離了屋子，而他們兩個人正在睡房裏打開保險箱，把每一件值錢的東西都取出來，準備帶走。

莫林的太太是一個很嚕囌的婦人，她連窗簾也想拆下來。

「媽的，」莫林沒好氣地說：「這些東西別管了！」

「你知道這窗簾我買了多少錢嗎？」那婦人說：「這是最上等的羊毛，我最喜歡的東西——」

「留下來吧，」莫林說：「這樣笨重的東西，又不能够帶到飛機上去的，假如帶走，那運費也要不少了，妳認爲值得嗎？」

「對了，」司馬洛說：「你們還是別帶走了！」

「東西留下來，人也留下來吧！」金添也說。

那婦人嚇得尖聲大叫起來，莫林的腿子發軟。

金添說：「別叫了，屋子裏又沒有別人，附近也沒有人聽得見！」

「算你們運氣好！」司馬洛把上裝的衣襟拉開一點，露出插在腰間的手槍，「假如附近是人多的，我已經在你的額上開一個洞了！」他在沙發上坐下來一靠，取出香烟點上了一根，又把烟包和

打火機都丟過去給金添，金添也點上了一根。兩個人都是擺出了流氓相。

那婦人叫得喉嚨也發啞，不再叫了。莫林終於找到自己的聲音，吶吶着問：「你們……你們是什麼人？」

莫林是一個胖胖矮矮的人，頭髮已經花白而稀疏，穿着得很名貴，一看就看得出是那種成功的生意人，那種很會看風駛艇的人，在電視上，他一副正義懍然的模樣，現在却是變成了一條可憐虫似的了。

「我們是來挽留你的，」司馬洛說：「像你這樣一位模範市民，這個社會的棟樑，這一走了，那是多麼可惜！這是我們的損失！」

「所以，」金添說：「爲了保證此地的人才不會外流，我們就來護着你，不讓你走了。」

「我……我不知道你們在攪什麼鬼！」莫林又吶吶着，「這個——這個算是什麼世界呢？」

「你想走也可以，」司馬洛說：「不過你得回答我們一些問題！」

「我不明白，」莫林勉强顯示强硬的樣子，「你得先告訴我你們是什麼人，你們的身份——」

「我們要知道的是爲什麼你要在報紙上刊登那段新聞，」司馬洛說：「爲什麼要在電視台上講那些話！」

「這是——這是——」莫林吶吶着：「這是我的自由！」

「我早叫你不要攪這些了。」他的太太說。

莫林痛恨地瞪了她一眼。女人的咀巴總是這樣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司馬洛說：「唔，還是你太太坦白得多了，事情既已做了，又何必要否認呢？」

「你們瘋了嗎？」莫林說：「這樣走來對我講這些話，假如你們是要錢的——」

「可以給我們錢？」金添笑起來，「當然了，本地的鈔票，你認爲都沒有用了，你有獨有的消息，你知道這座城市是完定了，所以你可以把所有的鈔票都送給我們，是嗎？不過我也告訴你一個消息吧，朋友，你不能離開這裏了，我們要把你帶到一個地方去關起來，讓你也跟這座城市同歸於盡。」

「爲什麼？」莫林也跟他的太太同樣地慌張了：「爲什麼要這樣？」

「因爲，」司馬洛說：「假如不是這樣的話，你就不會告訴我們那些霹靂金是放在什麼地方了的？」

「他不知道呀？」莫林的太太哀鳴地叫起來：「我們都是被逼的，我們也不是想的呀。」

莫林對他太太更加反感了，她這張咀巴似乎有一種天才，可以把有一句最錯的話都講出來，她這樣講，莫林就是想否認也很難了，莫林祇能够苦着臉。

「呀？」司馬洛說道：「有人願意招供，那最好不過的了，告訴我吧，莫太太，是誰在逼你們呢？」

莫林的太太此時又不願意做聲了。

「也許，」金添說：「是關於你們的兒子的吧？他們拿你們的兒子來威脅你們，假如你們不合作，他們就會把你們的秘密穿出來，讓人人都知道這個兒子不是你們親生的兒子。」

莫林夫婦相顧啞然，本來他們的臉色已經不大好看，現在則是更加難看了，果然，他們就是有這樣一個秘密的。

「現在，」司馬洛說：「這個也不成爲秘密了。」

莫林膛目結舌地看着他們，他不知道這兩個人究竟是誰，不過既然這兩個人連他的兒子這件事情都知道，那他們是知道得不少的了。

莫林說：「你們——你究竟想怎樣？」

「我已經講過了，」司馬洛說：「霹靂金現在什麼地方？」

「他不知道！」莫林的太太又在旁邊插咀，「這是不關他的事的，他跟這件事沒有關係呀？」

「很好，」司馬洛說：「既然你這樣肯講話，那我就等你告訴我好了，你說沒有關係，這是不足信的，怎會完全沒有關係呢？他把不該刊登的新聞刊登出來，又發表了很煽動性的言論，而且他又明知道這座城市要完蛋了，把股票和產業都賤價拋出去了，你又說他是被逼的，你說他有沒有關係呢？」

那個婦人精神無法集中，因爲金添正在把他們剛剛收拾好的兩隻箱子打開，翻看着箱子裏的東西，婦人的眼光到底多數是淺窄的，在這樣的時候，她還來可惜那微不足道的財物。

她心不在焉地說：「我們的確是不得已被逼的。」

「是誰逼你們的？」司馬洛說：「爲什麼？」

那婦人忽然沉不住氣而爆發起來了，不過她發脾氣的對象却是她的丈夫，她說：「你講吧，弄到這個地步，你還瞞什麼，我們不值得爲了這件事情而死掉的。」

「我——我的確是反對核子能源這回事的，」莫林說：「我一向是認爲——」

「你的理論我已經聽過了，」司馬洛揮揮手，說：「現在我要知道的是事實。霹靂金放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莫林說：「眞的，我不過是負責宣傳這件事吧，這個人給了我一些提示，叫我趁機會撈回一些現金，因爲什麼股票產業，留下來都沒有用了，所以我才把一切都賣出去——」

「這個人告訴你他是並不志在勒索，而是眞的打算爆炸的了？」司馬洛問道。

「他沒有提過這些事情，」莫林滿頭大汗地招供着，「我並不是跟他合作的，我祇是給他抓住了痛脚，他叫我做什麼，祇要對我自己沒有太大傷害的，我就做。我盡可能不對他查出太多，我不想對他的事情知道得太多。」

「他究竟是誰？」司馬洛問道。

「他叫周志文，」莫林說：「他是——我們是在一個社交場合認識的，他認識了我之後就來找我，要我給他一些生意上的方便，我是不會給每一個剛剛認識的人生意上的方便，當我拒絕他的時

候，他就開始對我提出這些恐嚇了。要將我過去的秘密揭穿。我沒有辦法，祇好依他。」

「除了生意上的方便之外他還要你給他什麼呢？」司馬洛。

「他也不是常常叫我替他做事的，」莫林說：「他祇是有時會來找我談談，談的總是有關這核子發電廠的事情。他對這個似乎很感興趣，要知道得多一些，也要我替他調查，我向來是反對這個的，所以我也頗有一些資料，他要知道的資料，我就交給他，後來，當霹靂金這件事情發生了後，我就明白這是他幹的事情了，跟着他勸我把股票和產業都放出去，這對我會有好處的，我雖然沒有問他爲什麼，但是也大致猜得出來了，然後他叫我在我的報紙上刊出那些新聞，以及接受電視台的訪問，做好了之後就離開這裏，我知道他所講的話是必然有道理在其中的，於是我也照做了。」

司馬洛從內袋裏掏出一疊照片來，攤開在小几上，問道：「你這位料事如神的周志文有沒有在這裏面？」

莫林看了一看，指着其中一張照片：「就是他。」

那就是盧俊的照片。

「唔，」司馬洛說：「假如我問你那裏找得到他，你會說他是行踪無定，很難找的了？」

「不，」莫林說：「他是做生意的呀，此刻他有沒有逃掉，我不知道，但以前我找他是沒有困難的，他的生意已經做得相當大了。」

「他是做什麼生意的？」司馬洛問。

「太陽食品公司，」莫林說：「你一定聽過吧？」

「聽過了，」司馬洛說：「而且我相信我也買過他的產品了——除此之外，他還有什麼更大的生意呢？」

「更大的生意？」莫林似乎認爲司馬洛是在跟他開玩笑了，「難道太陽食品公司還不算是够大嗎？」

「唔——」司馬洛說：「他總有一些生意是跟石油公司有關的吧？石油公司是最大的了。」

「石油？」莫林皺起眉頭搖搖頭。

金添忽然在旁邊笑起來：「太陽食品公司就是跟石油公司有關的，這公司買的就是石油。」

莫林與司馬洛都奇怪地看着他。司馬洛說：「你在講什麼？」

「我是經營化工廠的，」金添說：「我對這種事情最清楚了，太陽公司出產新口味的薯片，烟肉，漢堡飽的牛肉，糖果，餅乾，這些全都是用石油製造的？」

「這怎會是——？」莫林張大咀巴。

「難道連你這樣反對核子能的人都沒有這種知識嗎？」金添說：「石油的功用，並不祇是讓汽車燃燒，扭動機器那麼簡單而已，更加多姿多采的是從其中提煉出來的副產品，塑膠自然是我們最熟悉的一種了，沒有石油，就沒有塑膠，你見過一間裏面沒有塑膠用品的屋子嗎？世界已經成爲塑膠世界了，除此之外還有我們穿的人造纖維衣服，各種顏料，還有我們寫字的筆裏面的墨，印書印

報紙的油墨，數不清，以及你做夢也夢不到的許多日用品都是石油的副產品，塑膠已經代替了豬毛製造牙刷，現在還代替了豬肉，製造烟肉，塑膠已經代替了牛皮製造皮具，現在又代替了牛肉，製造人造牛肉了，還有人造薯片，人造脂肪——太陽公司的出品全部都是這些。」

「但是——但是——」莫林說：「怎可以讓人吃這些東西呢？」

金添聳聳肩：「世界不是正在開始鬧糧荒了嗎？人造食物也總好過沒有食物，而且，這些食物也未被證明有害，當然，告訴你是石油的副產品，你就不敢吃了，但是他們所用的字眼也是很聰明的，什麼再造食物，加上一大堆普通人看不懂的科學名辭列出它們的成份，你不能說他們並沒有聲明，你祇是看不懂吧了。」

莫林難以置信地看着金添：「但是我的冰箱裏也有很多他的東西，他的東西我每天都吃過。」

金添吃吃笑着說：「還有每天用的東西呢？不，沒有用的，核子能代替不了石油，因爲核子能並沒有那許多副產品，核子反應爐的唯一副產品就是輻射性廢料，而這些東西非但沒有用處，還得想辦法加以處置，不，核子是代替不了石油的，當石油用完了的時候，想一想我們這個世界上會有多少種東西吧？連鈔票都可能沒有了，鈔票是要印的，而印鈔票的油墨就是用石油製造的。」

莫林瞠目結舌地看着金添，而司馬洛也感到很新鮮，這些事情他並不是不知道，他祇是沒有想到原來情形已經這麼嚴重了。

「也許你現在聽到了，你就覺得你有一些更好的資料，去作你的演講了吧。」金添說。

「呃——」莫林說：「我本身並不是對石油有所偏愛，我祇是認爲核子能是太危險吧了。」

「但是你那位朋友的看法則是不同的，」金添說：「他並不是對核子能的危險性關心，他祇是對石油有所偏愛。」

「爲什麼？」莫林問。

「爲了保護自己的龐大生意嘛！」金添說：「假如不是用那許多石油的話，那他們的副產品就成本很貴了，當然，他們是不方便把我告訴你的那番理論講出來的，不然的話，人們心裏就很不舒服了，能源方面依賴那麼大，已經够不舒服了，連吃的和用的都要依靠同一個來源，人就是不喜歡受同一個來源控制的，所以他們也不讓你說出來。」

「我不明白，」莫林說：「這一切，就祇是爲了——」

「你明白得眞少，」金添說：「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但是，我們並不是在研究這個無可倒轉的問題，我們是研究這個周志文的下落，你認爲在哪裏可以找到他呢？」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莫林說：「也許我可以試試替你打個電話找他。」

「你這樣做的話，」司馬洛說：「我就把你的手也轟掉了！」他的手放在腰間的槍柄上。

「但是——但是——」莫林則連忙把雙手放在背後，就像生怕司馬洛眞會這樣做似的。

「他是眞的不知道，」莫林的妻子連忙指證，「我一直叫他，別跟這個人接近太多的。」

「那你知道嗎？」司馬洛問。

「我當然也不知道了，」莫林的妻子說：「我最討厭這個人！本來我們是生活得好好的，但是這個人來了之後，我們就整天都心驚肉跳的，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

司馬洛與金添交換了一個眼色。兩個人都覺得，雖然莫林也算告訴了他們不少，但是也算不得太多，相信亦不會說得更多了。司馬洛從上裝的衣袋裏取出一隻金屬的烟匣來，莫林殷勤地連忙拿起几上的一隻座枱打火機，趨前遞上打火，然而司馬洛却並不是要吸烟，而是對那隻烟匣裏講話。他這東西本來就是用以與莫先生聯絡的工具。

他問莫先生：「你認爲怎樣呢？」莫先生當然是一直都聽見他們所講的話的。莫林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我現在正在調查，」莫先生說，「我認爲你們最好就是陪着那位莫先生在屋子裏一直等到晚上了——」

「但是——」莫林苦惱地說道：「我得趕飛機呀！」

「當我們捉到了這個人之後，你就用不着走了，」金添說，「當然，你在股票和地產方面是會有相當大的損失的。但假如你早早問過我們的話，我們就會勸你不要賣！」

「你們——你們究竟是什麼人？」莫林顯得楚楚可憐地問道。

司馬洛和金添都認爲需要回答這個問題。司馬洛對金添揮揮手：「我看我們還是找點喝的東西吧。我記得莫林先生樓下有一隻酒櫃，裏面是頗有一些好酒的，反正他也是拿不走的了，不如我們

帮他消耗掉好了。」

「好主意，」金添說着又轉向莫林的妻子，「你這裏有什麼下酒的東西嗎？」

「廚房裏有，」那婦人說：「讓我去拿好了！」

「用不着勞煩你了，」金添狡猾地微笑着，「你們最好是逗留在這裏，半步都不要離開。這是爲了你們的健康着想的！」

那個婦人的嘴巴張開來，深深吸入一口氣。雖然她現時的「健康」情況也不見得是很好了，不過一提起來，總是令她感到不大妥當。金添微笑着下樓去了，司馬洛揮揮手：「你們用不着那麼客氣了，坐下來吧，坐下來吧！」就像這裏就是他自己的家似的。

那兩夫婦也祇好坐下來了。金添好像是一個侍役似的托着一隻盤子，拿着幾瓶不同的酒以及一些下酒的食物上來了。莫林夫婦呆呆地看着他把那些酒和食物都放下來，殷勤地替他們開酒，分派下酒的食物。

莫林夫婦，是根本沒有食慾的，不過又不敢拒絕。金添就像一個侍者似的，殷勤地勸他們來喝酒，然而自己却不喝，司馬洛亦不喝。

莫林夫婦眞是食而不知其味，飲而不知其味。而且金添還是要他們喝不同的酒。喝不同的酒是最容易醉的，而且他們也知道會醉得很辛苦的。但是又沒有什麼辦法。這兩個人是隨時會取他們性命的人，叫他們喝酒算是很仁慈的事情，他們是不敢不喝的。

司馬洛和金添勸他們喝這些酒當然亦是有目的的，因爲酒能亂性，讓他們多喝一些，性子便亂了，無法自持，本來不想講的話都講出來了。司馬洛和金添也大致相信他們是沒有什麼好招供的，不過還是要盡可能試一試，希望把可以試探得出來盡量試探出來。

結果他們並沒有試探出什麼。莫林夫婦兩人，講來講去都是同樣的一套，直至醉到不省人事爲止。這證明他們果眞是沒有隱瞞什麼的。

金添執住莫林的頭髮，把他的頭拉着，辟拍辟拍地每邊臉頰摑了兩掌。莫林沒有什麼反應。金添放手，莫林的頭又跌回下去了。莫林現在就像變成了一個活死人。他的妻子亦是這樣的。夫婦都躺在床上大醉不醒。

「嘿，眞可憐！」金添搖搖頭有點憐憫地說：「現在就是送他們到機場也沒有人肯讓他們登機了！」

「他們看來又不那麼壞，」司馬洛說：「莫林是眞相信他自己那套理論的，現在他不過是受人威脅和利用吧了。」

「盧俊才是眞正卑鄙的傢伙！」金添咬牙切齒地說：「我相信這筆帳就是要跟他算的了！」

「看樣子，」司馬洛說：「他是連石油公司的路子都搭了。這一次他就是爲他們工作，而且是一件大工作！」

×　×　×

天黑之後，司馬洛就開了其中一部莫林的車子離開了莫林的屋子。莫林夫婦兩人就留在屋中，仍然醉得那麼厲害，就是世界上最能幹的醫生也沒有辦法令他們馬上醒過來的，而明天，當他們終於醒過來的時候，他們就會頭痛得恨不能把自己的頭整個割掉下來了。

他們現時的目的地就是太陽食品公司的工廠。盧俊化身的這個老板，這兩天似乎失去了踪跡，莫先生的幾眼查不出，金添的幾眼亦查不出來。太陽食品廠亦是暫時關了門，停止生產。本來一個人不知所踪以及工廠停工，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並不是一件很出奇的事情，反正在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這座城市的情況也是混亂起來了。不過那是在敲詐的消息傳出了之後。而盧俊是在消息傳出之前就失踪了的，太陽公司的工廠亦是在消息傳出之前就已經停工了兩天的。

由於在此之前他們對太陽工廠並沒有任何懷疑，所以也很難再調查在前兩天，那工廠裏究竟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以及有什麼人出入過了。

但是太陽工廠的確是一個很可疑的地方——在地理環境上而言。這間工廠是在一座偏僻的小山坡上，那裏沒有其他的建築物，平時有什麼人出入，也是祇有工廠中人才知道了。而且這座城市經常都是吹東風，風會從這山頂吹到城市中去，假如在這裏爆炸，那麼那些輻射塵就剛好隨風散播到整座城市了。

總而言之，這座工廠是值得探一探的。

派大隊去搜查的話，在未有明確的證據之前，難免會有打草驚蛇之弊，單單是司馬洛及金添兩

個人偷偷地去探一探，這則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車子上山去是不方便的，就是因爲山上並沒有別的建築物，上山去的車子就應該是屬於工廠的了。這車子並不是屬於那間工廠，當車子上去的時候，工廠中的人就會感到奇怪而加以戒備了——假如工廠中有人在監視着下面的路的話。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工廠中有人監視着外面的路也並不是一件出奇的事情。

於是司馬洛與金添在山下一個黑暗的地方停了車，兩個人步行着上山而去。還好這並不是一座光禿的山，沿途都有不少樹木，事實上那些樹木還是一直伸展到工廠的圍牆後面，所以司馬洛和金添是可以相當放心，知道自己的行藏是很容易掩飾的。

他們此時的體重都增加了許多，大約增加了二十磅，那是因爲他們全身都是武器。他們的車子在中途與莫先生派來的一部車子會合過，這些武器就是莫先生那部車子交給他們。兩個人，就是不能够單憑兩把手槍闖入一個可能是危機四伏的地方。這個地方裏面，很可能也是那幾個剩餘下來的殺手的藏身之所。那幾個殺手都是職業恐怖份子，這種人是絕對不能够加以輕視的。

「老天！」金添走着時說：「我現在明白那些胖子們是多麼痛苦了。他們行動起來，要比我們多捎幾十磅的肉。我們現在還不過是多捎二十磅吧了！」

「我猜這情形是不同的，」司馬洛說：「自然界會另有安排。看看莫先生，他不是也算是一個胖子嗎？他走起路來就是顯得毫不費力似的。」

「莫先生不能够用來舉例，」金添說：「他根本不是這地球上的人類。地球上的人類都需要睡覺的，他却不需要！」

司馬洛格格笑起來。兩個人通過樹林一步一步向上走，終於到達山頂，到了工廠後面的圍牆。現在這工廠看上去眞的像裏面沒有一個人，黑暗得出奇，而他們剛才在途中亦沒有看見有任何車子進出過。但是他們相信這工廠裏是有人的。而且有特別的人，所以才需要把那些普通的人都遣走。

這是一種邏輯的推論。這種推論的根據就是來自工廠裏一個管工的敍述。莫先生的手下找不到主理這間工廠的盧俊，却找到了在工廠裏工作的其中一位管工。這位管工知道得不多，他祇知道老板在三天之前就下令暫時休假，薪金照支，因爲需要由一些從外國來的工程師把生產的機器徹底地檢查一次。他並沒有見過這些外國來的工程師，因爲那些工程師似乎是在他們休假之後才來的。不過這管工倒有一點感覺到奇怪的，那就是原來連看守人都得到休假了。本來工廠裏的人一不開工就散開了，不過工人與工人之間是互有聯絡的，這個管工就與其中兩個負責守衞的人有交情，既然休假，那兩個守衞的人就約他一起打牌，那時他才知道原來守衞也休假了。

連守衞都休假了，還有誰在工廠裏呢？假如有小偷進去那怎麼辦？

莫先生並沒有解答這個管工的疑問。答案是很簡單的：有一些不想任何閒人見到的人要進駐這工廠，或者很可能這工廠裏會發生一些不想任何閒人看見的事情，於是就把全廠的工人都遣走了。

不過管工則進一步對莫先生提供了不少情報，譬如那工廠內的形勢，與莫先生他們手中拿到的藍圖有何不同，而那些機器的擺放位置又有什麼變動。

司馬洛和金添雖然沒有到過這工廠，不過對裏面的情形則是已經瞭如指掌了。在短短兩三天之內應該不可能有太大的改裝和搬動的。

司馬洛從腰間摘下一隻什麼測量表來，對着圍牆頂，鈕開了掣，那隻測量表中間就亮起了綠燈來。司馬洛向左右移動了幾遍，對金添搖搖頭：「牆頭沒有任何電流通過，因此也等於是沒有防盜設備了！」

「這是意中事了，」金添說：「這工廠本來是一間眞正的工廠，裏面又沒有什麼特別值得偷的東西，爲什麼要作這樣多的防盜設備呢？」

「我們上去吧！」司馬洛說。

他又取出了另外一件工具。那就像是一把軟尺。

那種金屬的軟尺，拉出來的時候彈直了，而又可以彎曲着推回容器之用，成爲餅狀的。不過現在所見的與普通的軟尺稍有分別，那就是並不是寬條，而是很窄的，看來像是繩子，能屈能伸，能剛能柔的繩子。這繩子的開端處還是曲尺形的，樣子頗有點像一隻鸕鷀的頭。

司馬洛就把這「繩子」不斷地從那隻容器裏面拉出來，直至那曲尺形的部份到了牆頭，一搭搭住，司馬洛再向下一拖，就扣緊了。他微笑，說：「我們的梯子！」

金添讚嘆地搖着頭：「你們莫先生這個組織倒眞是多才多藝，什麼古怪東西都有。有了這許多工具，根本也不需要什麼能人異士了，就是一個傻瓜也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的！」

「配合一些有本領的人，就當然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戴上你的眼鏡吧！」

他們戴上了眼鏡，他們所戴的眼鏡也是特別的，兩副形狀很奇怪的黑眼鏡，介乎眼鏡與眼罩之間的，近似潛水用的那種眼罩，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套到眼睛上，不過玻璃是近乎半球形地凸出的，所以視野就相當寬廣了。也是莫先生供應的古怪用具。當他們戴上了這眼鏡之後，眼前的景物便大有改變了。清楚得像白天，然而顏色則是完全不同了，這是因爲眼鏡本身是會發出一種肉眼看不見的特殊射綫的，這種射綫代替了夜間所沒有的陽光，反折回來，通過鏡片，由鏡片加以「翻譯」，就成爲很清晰的現象了。可以說他們連太陽也是自己帶來了。

「我先上去。」司馬洛說。他就這樣拉着那根奇怪的繩子向上面爬，迅速地爬到了牆頂。

司馬洛是講得對的，雖然有好的設備，也得要有好手來加以應用。換了是普通人，用這繩子爬牆可就沒有爬得那麼順利了。普通人甚少會有爬上去的本領。

他們所選擇的爬牆地點亦是對的，司馬洛到達了牆頭，就可以看到就在牆內不遠處就有兩棵大樹，樹下並沒有人，而這兩棵樹就是很好的掩護，使廠房那邊的人的視綫也給擋住了。

司馬洛向金添招招手，金添也跟着他爬上去了。

他們又是利用那條特殊的繩子爬下去，到了圍牆之內。平時在這裏，也許他們會很担心給人看見，但今天晚上則這一重顧慮是小一點了，因爲工廠之內的燈都沒有開。本來牆頭應該有燈的，而廠內屋角等等地方亦應該有燈，但是現在沒有開亮。假如這裏不是有人很不喜歡燈光，就是因爲在這裏的人並不是習慣管理工廠的，不知道燈掣在什麼地方，亦不可能知道燈掣是在什麼時間應該開的。

司馬洛與金添不需要燈光，他們那奇怪的眼鏡是可以使他們看得很清楚的。

他們橫過空地，到達了廠房的進口，踏進去，裏面一排一排的機器都停頓着。司馬洛揮揮手，金添點點頭，兩個人都從身上束着的袋子裏取出一件東西，分頭放進一架機器的裏面。

然後他們繼續前進，到了廠房的另一個出口。

這廠房的建築形式是一個口字形，中間也有一大片空地，而這空地的一邊，還有籃球架子，供應工人作工餘的體育活動。朝着這空地的各層，從工廠外面是看不到的。現在他們剛踏入了口字之內，就可以看到對面的頂層有一個部份是亮着燈的。那裏似乎是一處寫字間。

這燈光透過他們的特殊眼鏡看來成爲一種古怪的顏色。司馬洛向亮着燈光的地方指一指，又再向周圍指一指。

金添點點頭。兩個人繼續在樓下的工廠內巡了一遍。那裏全是機器，而他們選擇了好幾個地點放下了一些東西。

然後他們就找到樓梯，向上登上去。

這樣大一間工廠，他們要搜遍是並不容易的事，所以首先就是向有燈光的地方去看看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有燈光的地方應該也就是有人的地方。

他們的手中現在已經拿着槍了，有着長長的滅音器的大手槍，看上去似乎有點笨鈍之感，但是這槍是殺傷力很强的，而且在這個環境之中，他們沒有需要把槍收藏起來。看得見他們的人，也最好看得見他們的槍。

他們到達了那一層樓，踏進一度門，就看見燈光的來源。是在一條長廊盡頭的一間房間裏射出來的。

走廊的兩旁都是寫字間的門，都是關上了的，那種門的上端都有一個方塊，嵌着磨砂玻璃的。由於磨砂玻璃是透光的，所以他們可以看到這些門的裏面並沒有亮燈，不過沒有亮燈却並不就是表示沒有人在那裏面，而目前，司馬洛和金添兩個人亦沒有時間逐間房間去研究了。走廊盡頭，那間房間裏正在人影幌動，那裏面則是絕對有人在着的。司馬洛與金添脚上穿着的是膠底的鞋，他們的鞋底踏在地面上一點聲音都沒有。

他們的手上是消滅人命的機器。

假如現在有人在什麼地方出現，要作對他們不利的行動的話，這些人是很不幸了。

他們到達了那個門口，首先就是看見了蘇姍娜。一眼看下去，就知道司馬洛的推測是並沒有錯

誤的。蘇姍娜果然是他們的人，不然的話，她就不會這樣自由了。

她的身上並沒有穿着衣服，而她正以一個很誘惑的姿勢一扭身子，說：「你覺得怎樣了？」

她顯然是正在對一個人展示炫耀她的肉體，而她這樣說着的時候，她轉側身子，變成是用背對着司馬洛與金添了。那裏是一間很大的房間，看來乃是一間會客室，由於是裝修成客廳一樣的，這裏的牆壁也是特殊的，上半截是透明的玻璃，而下半截則是桃木。下半截是不透明的，所以司馬洛和金添要再走近才能看到欣賞蘇姍娜表演的人。這個人就是阿拔。李太太那個忠心的保鏢和按摩師阿拔。阿拔失踪了，原來就是到了這個地方來。

不過可以知道，阿拔現在是絲毫沒有心情觀看蘇姍娜的表演。他的眼睛有一隻腫了，已張不開來，兩脚給用鎖鍊鎖着，而他的雙手是在背後，可能也是同樣地是給用鎖鍊鎖着了。

阿拔是躺在地毡上。

蘇姍娜正在說：「怎麼了？阿拔！來呀！我還以爲你是一個眞正的男人，怎麼你的男人氣概就是拿不出來？」

阿拔沒有什麼反應，眼睛看別處而不看她。

因此，阿拔的眼睛看着玻璃外面的司馬洛和金添的時候，蘇姍娜也並不覺得有什麼意外了。

「媽的！」蘇姍娜在阿拔的腿上踢一脚，「你對着李太太的時候又那麼好，捏這裏捏那裏的，起碼你也得告訴我，我究竟有什麼地方及不上她的？」

阿拔的眼睛還是看着玻璃外面——那祇能張開的單獨的眼睛。司馬洛正在向他做手勢。啞子的手語司馬洛是會的，不過阿拔並非啞子，所以司馬洛亦不能够對阿拔用啞子的手語了。他祇能希望阿拔明白他的手勢的意思。司馬洛知阿拔顯然也明白了。他說：「你別騷擾我吧，蘇姍娜！我要跟你那個老板談談！那個什麼——？周志文？」

「我已經講過了，」蘇姍娜說：「今天晚上他不會回來的！」

阿拔正在借蘇姍娜的嘴巴告訴司馬洛，這件事情的主持人就是一個叫周志文的人，而周志文今天晚上不會回來，阿拔當然不知道周志文也就是以前的盧俊，不過司馬洛也不知道周志文今天晚上不會回來。現在知道，這使情形比較困難了。

「打個電話給他好了。」阿拔說。

「他才沒有空跟你講電話！」蘇姍娜鄙夷地說。

她開始蹲下來，伸手在阿拔的大腿上輕撫着。

「你別浪費時間吧！」阿拔說：「你要折磨我的話，祇有叫那五個大流氓來再打我一頓，別的我都不怕！」阿拔這個人眞不笨，他又告訴了司馬洛這裏有五個大流氓。這五個大流氓，應該也就等於是那幾個職業恐怖份子了。

但蘇姍娜也同樣是不笨的，她忽然醒覺阿拔這樣講話的方式有點奇怪，就猛的轉身過來。

司馬洛已經像一隻大跳虱似的跳進來了。金添則在外面背轉身，手中的槍掩護着他們來時的那

條路。

蘇姍娜張開咀巴要叫的時候司馬洛到達她的身邊，但是她的咀巴已經張開了，不容易制止她發出叫喊聲的。司馬洛就用了自己所知道的唯一方法，那就是手掌猛的摑過去，擊在她的臉上，幾乎像槍聲那麼响。蘇姍娜打着轉仆到沙發上，陷入半昏狀態，叫聲也吐不出來了。

司馬洛一動起來就很快，馬上再撲前去，已經抓到了她的衣服，把其中面積最小的一塊揑成一團，迅速塞進了她的咀巴之內——趁她還沒有機會把咀巴合上。

這面積最小的一塊當然就是一條尼龍內褲了。她當然是沒有空介意這個的。跟着司馬洛就是把她的雙手按到背後，用一隻手禁制着，把她按到地上。蘇姍娜稍爲從那震驚之中恢復過來的時候，她已經沒有辦法叫得出來，祇能够從喉嚨問發出「唔唔」的聲音而已。

司馬洛檢驗一下阿拔身上的鎖鍊，就從身上的袋裏取出另一件工具。那就是一隻鉗子。他這鉗子雖然並不大，威力却是很强的，莫先生這個門部所供應的用具，當然都是有相當水準的了。他很容易地就把鐵鍊上的鎖拑斷，阿拔匆匆把鐵鍊甩開，跟着司馬洛就把鉗子遞給他，讓阿拔自己把脚上的鍊子也弄開。

金添仍然在外面守衛着。司馬洛已經急不及待地在問阿拔：「你怎麼會在這裏？」

「他們用槍威脅着我把我捉來的，」阿拔說：「他們想知道你跟李太太講了些什麼。但是我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

「你似乎講得很順利，」司馬洛說：「你沒有怎樣受傷吧？」

「沒有，」阿拔說：「但是全身沒有一處不痛的。他們很懂得怎樣令人痛苦而不受傷。他們有一個說有辦法把我的手脚都切去了而讓我一直活下去。我沒有什麼有價值的答案給他們，幸而他們很快相信了——大約花了五個鐘頭。」

「他們是職業恐怖份子，」司馬洛說：「這是他們的首本好戲了。他們有沒有對你提起那些霹靂金？」

阿拔點點頭：「他們講得很清楚，而且說假如我不合作的話，爆炸的時候就把我與霹靂金縛在一起！」

「他們有讓你看過嗎？」司馬洛問。

「沒有，」阿拔搖頭，「但我相信他們不是講着嚇我的，他們用不着拿這個嚇我。他們這樣講是向我炫耀。」

「那你知道霹靂金是放在什麼地方嗎？」司馬洛又問。

「我不知道，」阿拔說：「不過憑他們的口氣來猜，似乎就是收藏在這工廠裏！」

「這工廠是一個很大的地方，」司馬洛說：「霹靂金祇是放在一隻小小箱子裏。」

「我也曾經企圖向他們試探的，」阿拔說：「但是沒有成功。我又不敢探問得太露骨。」

「那幾個打你的傢伙呢？」司馬洛問，這時蘇姍娜已經開始掙扎了，但是因爲姿勢對她實在不

利，所以她也掙扎不出什麼樣子來。

「我不知道他們在不在這裏，」阿拔說，他站了起來，舒展着身上的筋骨，「但是問她吧，她應該知道。」

司馬洛看看蘇姍娜，又看看阿拔，說：「我不大放心，她是一個女人，女人是很會叫的！」

阿拔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關上那門就行了。這裏是隔聲的。他們在我的身上動手時曾對我說，我就是喊破喉嚨，也不會有人聽到。」

「但這裏根本沒有人聽，」司馬洛說：「不過，你把門關上試試吧。」

阿拔走過去把門關上。他的脚步並不怎樣靈活，顯然地，他雖然並未受傷，但是他所受的痛苦還是未曾完全脫離的。司馬洛略爲提高聲音叫道：「喂，金添，你聽得見我講話嗎？」

金添剛才在門關上之前是聽到他們講什麼的，所以他也側着頭準備合作做這個聲音的試驗。他可以看到司馬洛的頭在動，但是他搖頭做個手勢表示聽不到。

「很好，」司馬洛說：「還有，阿拔，你知道有一人叫尼丹的嗎？」

「他是誰？」阿拔問，「沒有聽過。」

「一個——年輕男人，」司馬洛說：「也是給他們捉走了的，可能收藏在這裏。」

「我也不知道，」阿拔說：「我看你還是要問她的。」

「好，蘇姍娜，」司馬洛說：「三個問題你都已經聽到了，現在你準備回答吧！」

蘇姍娜停止了掙扎，司馬洛從她的嘴巴裏把內褲拉出來了。她馬上就沒命地叫起來。女人果然是能叫喊的，她叫得像拆天一樣，刺耳不堪，司馬洛則是望着玻璃外面的金添。金添並沒有什麼反應，祇是看着他們，並沒有做手勢叫司馬洛制止蘇姍娜叫喊，那麼顯然，蘇姍娜的叫聲，是還傳不到金添那裏的。

司馬洛和阿拔看着蘇姍娜在叫個不停，頗有點滑稽感。似乎蘇姍娜並不相信那房間的隔聲程度是如此精密的，而她還是企圖使自己的聲音透出外面去。終於，她也叫喊到聲嘶力竭，想叫下去也不行了。

司馬洛放了她，她馬上跳起來撲向司馬洛，司馬洛又在她的臉上摑了一巴掌，她又仆倒在地毡上了，一時也無法掙扎起來再向司馬洛進襲。

司馬洛對阿拔說：「你喜歡打女人？」

阿拔搖搖頭：「不。」

「我也不，」司馬洛說：「但是看來這個女人是不能够不對付一下的，不然她不會肯招供什麼了。她明知道我們可以把她的頭轟掉，她却還是要叫喊，證明她對那個人是相當忠心的，似乎她願意爲他而死！」

「這是不值得同情的忠心，」阿拔冷酷地搖着頭，「那個人對她有什麼好處？李太太對她那樣好，而她一點情都沒有，還要對付李太太呢！」

「對了，」司馬洛說：「有些女人就是不值得同情的。」

「她是一個沒有正義感的人，」阿拔說：「一個人沒有正義感，也不會有眞正的忠心，通常是一個很自私的人：一個自私的人通常也是怕痛的，雖然不怕死。」

「你也有辦法給她痛苦嗎？」司馬洛試探的問。

「我是擅長按摩的，」阿拔說：「我可以爲人消除疲勞和痛苦，但是也可以倒轉過來。我對於骨骼的組織很有研究，而且我又是學摔角的。」

「這妙極了，」司馬洛說：「我就讓你來勸勸她好了！」

阿拔露着一個冷酷的微笑，慢慢地向蘇姍娜走過去。蘇姍娜的眼睛恐懼地睜大了，連忙跳起身來要逃走。

阿拔雖然看似動得慢，但是要動得快起來却是很快的，他一跳就攔住蘇姍娜的去路，執住她的一隻手，一下就把她拖了回來，蘇姍娜又尖聲地叫喊起來，這一次是求饒式的叫喊了，但是都沒有用！阿拔好像當她是沒有骨頭似的，以相當複雜的姿勢纏着她在地上一滾，蘇姍娜就一動都不能動了，連掙扎都不能。一個摔角手是有着特殊的禁制招式的，以蘇姍娜的氣力與阿拔的氣力相較，實在太懸殊，當然是難以抵敵了。

阿拔這個姿勢就是使蘇姍娜的腰骨受到很大的壓力，她不用說掙扎了，就是連叫痛都不容易。腰骨痛是一種令人很辛苦的毛病，蘇姍娜本來是沒有這毛病的，現在則已經有了。這是人造的腰骨

痛。她呻吟起來，低聲地說着：「不——不要！」

「假如你不想受苦，」阿拔說：「你就得要招供了。」

「記得我問的三個問題嗎？」司馬洛對她說。

「我——我——不知道——」蘇姍娜呻吟着說。她這樣回答算是令人相當滿意的了，因爲她已經明顯地作了讓步，她並不是拒絕回答，而是說不知道。

「阿拔，」司馬洛說：「我看你還是不够努力。」

阿拔再略一用力，蘇姍娜的骨頭响起「迫卜」的聲音。蘇姍娜說：「呃——」就因爲她不能尖叫；一個人是可能痛苦到連叫都叫不出來的程度的。

「我看不能再用力了，」阿拔說：「不然的話，她的腰骨可能再也伸不直！」

「誰管得着呢，」司馬洛說：「總之最重要的就是要她招供。」

也許司馬洛與阿拔都是在恫嚇而已，不過蘇姍娜又不敢不相信，因爲腰骨是她的腰骨，她也不想拿自己的腰骨來做試驗品。她說：「我……眞的不知道……」再也沒有倔强了。

「你沒有可能完全不知道的，」司馬洛說：「起碼丹尼是死了還是活着你知道。」

「他……還活着……」蘇姍娜呻吟着，「在……化驗室！」

「化驗室是在哪裏呢？」司馬洛問。

「就在外面，」蘇姍娜說：「門上有一個牌子的。」

「他傷成怎樣？」司馬洛問道。

「他們——不會弄死他的——」蘇姍娜說。

「哦，」阿拔說：「就像對付我一樣，是嗎？司馬洛先生，你去看看吧，我相信這位小姐現在是已經規矩起來了，她不會再尖聲大叫的！」

「放鬆——一點，阿拔——」蘇姍娜咬牙切齒地說：「我們將來還有機會見面的。我——不會放過你——」

「一會兒吧，」阿拔說：「祇要你合作，我就不會太用力，所以責任並不是在我的手上！」

蘇姍娜緊咬着下唇，司馬洛則走到門口去跟金添低聲講了兩句話。到底丹尼還是金添的第二生命，找尋丹尼也是金添最重要的目的之一。金添點點頭，沿着走廊走，司馬洛的門再關上了，代替金添守望着走廊的盡頭，眼睛沒有空看蘇姍娜。但他是不必看着她的，祇要開口就行了。他說：「現在，蘇姍娜，第二個問題，霹靂金在什麼地方呢？」

「我——我不知道——」蘇姍娜回答。

「不要固執吧，」阿拔嘆一口氣說道：「假如要我再用力一點，那你的脊骨是眞的不能够回到原位了！」

蘇姍娜又發出一連串的呻吟，好一會才能够回答：「我——我眞的不知道！我——我知道是在這裏——但是我——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這東西又不是我管的，我沒有興趣知道。」

「那幾個傢伙又是在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道。

「我猜——我猜他們是在二樓吧，」蘇姍娜說：「他們白天喝了許多酒，又在賭錢——他們是睡在那裏的。」

「很好，」司馬洛說：「你進步了很多了。現在再合作一點吧。告訴我盧俊是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他今晚不會回來，但是明天應該回來了——」蘇姍娜說。

「可惜的就是我們不能等到明天。」司馬洛說。

「也許——也許是在我們那個地方——」蘇姍娜說。

「什麼是你們那個地方？」司馬洛問。

「我們——我有一層樓，」蘇姍娜說：「他租下來，就是爲了與我見面——」

「與你見面做一些什麼？」司馬洛問。

「做些什麼？」蘇姍娜說：「我是——一個女人，他是一個男人！」

「既然你們是男人和女人，」司馬洛說：「那你還在這裏騷擾阿拔幹什麼？也許，他是一個父親形象？他可以滿足你在精神方面的空虛，但是他到底不是一個年輕人。」

蘇姍娜對司馬洛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但是阿拔還是能够再加重壓力的。蘇姍娜的脊骨又發出一點奇怪的响聲，她痛苦地低叫起來，再也不能够繼續叫罵了。

「不要罵，」阿拔說：「我對你已經完全失去了尊敬，但是我對司馬洛先生的尊敬則是愈來愈

多。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但是我——」蘇姍娜痛苦地嗚咽着，「你不會明白的，你們不會明白。」

「我們是眞不明白了，」司馬洛說：「一個男人肯這樣利用你的肉體，你却還能够這麼樣忠於他。不過，我也不打算了解你的事情。你說你們有這樣一個地方，那很好，地址說出來吧。」

蘇姍娜說出了一個地址，司馬洛用不着記下來，也用不着打電話通知莫先生，他知道莫先生是會聽見的。莫先生一直都聽見，因爲那隻無綫電通話器還是照常在司馬洛的身上開着的，莫先生自然馬上就會派人去調查這個地址，以及去作適當的安排了。他說：「你今天晚上會到那裏去會會他嗎？」

「不，」蘇姍娜說：「他叫我逗留在這裏不要離開的！」

「那你憑什麼認爲他會到那裏去呢？」司馬洛問。

「我不能肯定他會到那裏去，」蘇姍娜說：「這祇是一個可能性。」

「這不够的，」司馬洛說：「你得說出一個肯定的地方。」

「我沒有辦法，」蘇姍娜說：「我沒有權過問他的行踪，他也不見得會告訴我！」

阿拔和司馬洛似乎已經有了默契似的，倒用不着司馬洛的暗示了。蘇珊娜這樣講着，阿拔的手上也就繼續增加壓力。原來他的手上還是可以增加壓力的。

蘇珊娜的脊骨又响起了「力勒」一聲。她說：「不要……我眞的不知道……」然後她叫了一聲

「呀——」便軟了下來，兩眼也翻白着。

她已經失去了知覺。

阿拔把她放鬆了，舒了一口氣。他說：「我相信她是眞的沒有什麼好招供的，不然她也早就供出來了。」

「是的，」司馬洛說：「看來她是不肯爲什麼人抵受痛苦的。」

「我也相信她暈過去了對我們是較爲方便的。」阿拔又說道。

「不錯，」司馬洛說：「這樣是較爲方便的，她不會張開咀巴亂叫亂喊。」

這時金添又出現了，他是進入了走廊中的一間房間裏面，現在又再從那裏面出來了。他是扶着一個人出來。這個人就是丹尼。

司馬洛連忙衝出去帮助他，他們一起把丹尼扶進那會客廳中，放在沙發上。

丹尼身上的衣服是破破爛爛的，一臉都是瘀傷。

既然走路也不能够走得動，他當然是正處於相當痛苦的狀態之中了，但是看見了蘇珊娜，他的眼睛還是離不開她的身上，不過看不出是關心還是痛恨了。

司馬洛說：「我猜你已經明白她是怎樣一個人了？」

丹尼慢慢的點頭。

金添解釋道：「他並沒有受到怎樣的重傷，正如阿拔所講的，他們祇是給他痛苦而已。」

「天！」丹尼搖着頭，呻吟着：「假如我知道什麼，我已經告訴他們了。他們就是不停地虐待我！我猜他們很可能知道我是已經把所知的都講出來了的。他們祇是要虐待我。對於他們來說，我是一件玩具。」

「那你又有沒有在他們的身上探出一些什麼呢？」司馬洛問。他又向丹尼提出他向蘇珊娜所問的三個問題。

丹尼對這些問題不能够提出答案。他們並沒有對他透露什麼。

「你還能打嗎？」金添問丹尼。

丹尼搖着頭：「我連走路都走不動了。而且你們得小心一點。那幾個——簡直不是人。當他們衝進那間屋子搶我的時候——老天！我從來不相信人會這樣冷血地殺人的，我還以爲這是在電影上才有的事情。」

「我看你還要多多學習才能成爲一個眞正的男人了。」金添說。他轉向司馬洛：「現在，我們的問題，就祇有向那五個兇手的身上尋求解答了！」

「我倒很樂意負責向他們問話！」阿拔說：「你們把他們交給我，我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

「你會用槍嗎？」司馬洛問道。

阿拔搖頭：「這一輩子都沒有碰過。」

「那你還是不要動的好，」司馬洛說：「你和丹尼既然沒有什麼戰鬥能力，那還是避免跟他們接觸好些了，讓我和金添來對付他們。」

「你們活捉一個交給我，」阿拔說：「我就會把我的最高本領發揮出來了。」

「也許你的方法太慢一點了，」司馬洛說：「我們試試用一個比較快速的方法！」

五分鐘之後，那座會客廳中已經沒有人了。

燈光仍然亮着，但人都不見了。

司馬洛則是站在樓梯口的窗子前面，看着下面的廣場。

他的手中拿着一隻小小的電子儀器，看上去倒像那些新型電視機的遙遠控制選台掣，有許多按鈕，按鈕就可以使電視機上收看的電台轉換。

這時候，他的手指在左邊那一排的按扭上按下去。

在他所在的地看不到也聽不到有什麼事情發生，但是在樓下的機器間裏則有事情發生了。好幾架機器裏响起了低低的爆炸聲，就像一隻小氣球破掉了似的。

濃烟開始從幾座機器裏面冒出來。那就是司馬洛與金添來時放進去的烟幕彈，可以遙遠控制方法引爆的。

現在烟幕彈就是紛紛爆炸了。

有烟必有火，既產生烟，那旁人看來就必然是失火了。祇有司馬洛和金添知道這烟是沒有火的烟。

那些烟擴散得很快，漸漸就從窗口飄出來了。

毫無聲息地，無聲當然是一個缺點，因爲假如對方的人是睡着了的話，就不會注意到這些烟的了，不過莫先生這個組織所用的東西總是有很高水準的，設計的人早已顧慮到各方面的可能性了，所以這烟雖然沒有音聲，却有氣味。睡着的人是仍然會呼吸的，而且氣味的感覺也並未停止。所以睡着的人還是會給這個烟擾及。

過不了多久，這些烟就得到了預期的反應了。

在二樓有人叫喊起來：「老天！下面着火！」

幾個人的聲音在那裏開起來。有人在咳嗽，因爲那烟的氣味亦是有刺激性的。

不錯，那五個職業的魔王果然是在二樓，而他們也果然是給擾醒了。

他們到底是有經驗的人，能够臨危不亂。事實上他們是最懂得臨危不亂的人。他們是視死如歸的，他們的職業就是拿生命作賭注——包括自己的生命。

他們經過了一番急切的商量之後，五個人就分成兩組。其中三個人是衝到樓下去應付那些火，餘下來的兩個人則是向樓上衝上去。

他們祇是穿着內衣褲，因爲沒有時間打扮了，不過他們却是拿着槍。武器是他們不肯離身的東西。

那烟使他們的眼睛發酸，而不斷的咳嗽着。

三個人那一組首先到達了樓下，由於下樓的路是較短的。其中一人叫道：「媽的，我們怎樣進去？」

「非進去不可！」另一個人說：「不能够讓這火燒起來的！」

「放火我會，救火却不是我的擅長！」

「進去找到滅火筒，將它拿下來倒轉就行了，滅火筒裏貯有有化學物品，可以噴出來把火撲熄的！」

「滅火筒在什麼地方？」

「紅色的，圓筒型，都是在靠着牆壁的地方，看不見也摸得到了！」

「媽的！摸得到的時候，恐怕已經悶死了！」

「這裏究竟放着一些什麼？燒起來這樣難嗅的？」

「他們稱之爲食物！」另一個笑起來，「以後叫我吃這種東西也難了！」

「我就從來不吃！」另一個人說：「我不是傻瓜！這等於把石油吃下肚，讓別人去吃好了，我有錢，我可以買到許多天然的食物！」

那烟的氣味實在是很難嗅的。

這烟雖然是籠罩着下面那廣場，但是氣味則已散到整幢建築物了，使人嗅到了又是咳嗽又是流

淚，那兩個登樓的人，也無法不受影响，祇是沒有那麼嚴重吧了。

他們咳嗽着，抹着淚，到達了頂樓。

頂樓的燈給他們全開亮了。他們走到一間房間的門口，那門上有一隻牌子寫着幾個字：「人事組」。

其中一人用手去扭門，扭了兩下就咒罵起來：「鎖上了！他把門鎖上幹什麼？」

「打開來並不難呀！」另一個說。

把這門打開來是並不難的。機槍向門鎖上射了一陣子彈，就連門柄都沒有了，那度門便自動開了。那人開亮了電燈。裏面是一間相當大的寫字間，一個角落裏放着一隻大約兩呎高一呎寬的保險箱。

「媽的，」其中一個人很不耐煩的又咒罵起來，「我們怎能把這東西打開來？我們現在已沒有時間。」

「別打開，整座抬走，放上車子運走，然後再叫救火車來！」另一個說。

現在很明顯了，霹靂金就是放在這保險箱裏。

工廠起火，他們最担心的就是這件東西，因爲他們雖然最終還是打算引爆這東西的，但是，並不打算爆炸的時候留在附近，所以要先搬到安全的地方去。火一燒起來，這東西爆炸的機會就很高了。

司馬洛的計劃是很有效的。放火，就可以逼出霹靂金是收藏在什麼地方了。祇不過他放的火是有烟無火，並不會造成危險的。

那兩個人企圖搬動那隻保險箱。

「媽的，」其中那個顯然是很沒有耐性的又咒罵起來，「就像生了根似的！」

那保險箱實在重得使人氣惱。但這也就是保險箱之所以爲保險箱了，設計者也要提防竊賊打不開的時候整座抬走，所以總是特別重的，而且亦從來沒有人會嫌保險箱太重。他們發覺一隻手拿着輕機槍而一隻手去抬很難抬起來，但他們又不捨得放棄了槍而抬保險箱，他們這種人在危機來臨時就不願意沒有武器在手。

他們的担心也不是多餘的。

司馬洛說：「抬不起就不要抬，掉在地上一樣會爆炸的！」

兩個人連忙放掉保險箱，狠狠地提起輕機槍，但是司馬洛佔了攻其無備之利，而且他是在門口突出槍和半邊臉，是很難擊中的目標。

兩個人還沒有機會瞄準，司馬洛手中的槍就「撲撲」地响了兩次。其中一人半邊臉不見了，另一人的胸部像開了一道紅色的小噴泉，向後面倒去。

他這時才有機會扳動槍機，子彈亂射一通。

司馬洛躲在門外沒有再現身子，機槍雖然不停地响着，他知道這祇是因爲那人的手沒有機會在

槍機上放鬆而已。

司馬洛那把槍的槍彈的殺傷力是那麼强，他知道那人胸膛上開的洞有碗口那麼大，而且是一個通透的洞，醫生也沒有辦法補好，那人當然是活不了的。

槍彈射完了之後槍聲才停止。

司馬洛踏入房中看看，兩個人果然都不再管這世界的事情了。

但是輕機槍的聲音却傳到了外面去，這房間是沒有隔聲設備的。

司馬洛匆匆跑出走廊，到了盡頭的樓梯口。

金添正在那黑暗中守着，貼身在墻壁之上，看着下面的廣場。他低聲問司馬洛道：「找到了沒有？」

「找到了，」司馬洛說：「在保險箱裏。他們想搬走搬不動。那三個呢？」

「他們，好像會隱形似的，」金添說：「槍聲一响他們就不見了。」

「這是他們那種遊戲，」司馬洛說：「他們最懂得在這種場合應該做什麼。你沒有打中他們一個嗎？」

「我要等他們一起出現才放槍，但他們躲得眞快！」金添說。

「他們還是要上來的，」司馬洛說：「因爲霹靂金在這上面。」

「我們熟悉形勢，」金添說：「我們應該可以等到他們上來的！」

金添講這話倒不是誇大之言，他跟司馬洛在來這裏之前是先把這工廠內的形勢研究清楚的，因此他們雖然是初臨貴地，也是瞭如指掌，對方反而未必有他們那麼熟；對方可能並沒有預算用這個地方作戰場。

「一點點火可以把他們逼出來的。」司馬洛說。

「你瘋了嗎？」金添叫道：「我們怎可以眞的放火？」

「可以放在最遠的地方，」司馬洛說：「他們知道霹靂金在此地，但他們不知道我們知道，他們會比我們急的。而且我們有阿拔，阿拔那一身氣力，把保險箱搬走應該也不是難事！」

「好吧！」金添點點頭，「我相信你的決定也不會錯得太厲害的！」

於是一分鐘之後，其中一座機器就熊然一聲着起火來。

那三個人正在甚覺奇怪，爲什麼有烟而沒有火，此時就看見火了。其中一人低聲地叫道：「快救！」

他跟着就咳嗽起來，又連忙用手帕掩住嘴巴。一聽到情形有變，他們就連咳嗽聲也掩蓋住，寧可吞回肚中了。

但是那些火是沒有辦法救的，許多個地方爆出烈焰來，廠房很快就成爲一片火海。

「快點上去！」那人咳嗽着叫，「把東西運走要緊，幸而火是燒在這邊！」

火燒在這邊是因爲司馬洛不想起火處就在霹靂金的下面，但這一點原因他們是不知道的。

「也許會有人在途中等着我，」其中一人說：「我看——還是從天台過去好一點。反正也是要登上頂樓的了！」

「我從天台去，」另外一個人說：「你們分兩頭上去，我不知道有什麼人以及多少人來了，但總之是有人來了，你們看見人就開槍好了！」

「但我們還有兩個人在上面呀！」

「聽他們這樣放槍，看來他們是凶多吉少了，而且，我們都沒有機會穿上衣服，蘇姍娜又是女人，很容易認的，是不是？」

「你說得對！」

「媽的，」第三個咬牙切齒地說：「他們弄這種把戲，不是他們是誰，我要把他們射得滿身都是子彈洞！」

「還是小心一點的好，」第一人說：「我有一種預感，覺得來者並不是普通人！」

他們三個人果然分開三路登樓。這的確是最聰明的辦法了，但是正如那人所講，來者並不是普通人，來者乃是金添與司馬洛，所以他們這個聰明的方法還是會碰到很多困難的。

第一人是負責上天台的人，他很聰明，當他到了二樓的時候，他就首先找到電燈總掣所在，把全部燈掣扳下去了，使二樓大放光明，但是一秒鐘之後他已經到了三樓的樓梯間，在那裏守候着，假如對方以爲二樓亮燈就是有人而到二樓去的話，那就正好中計了。

但是對方並沒有中計，他守候了一陣，還是毫無動靜。跟着他就忽然聽到叮叮噹噹的聲音，在昏暗中，看見那是一隻空罐子，正在二樓與三樓之間的樓梯級上滾動着。

他馬上知道這是別人丟過來引開他的注意力的，但是他又無法知道這罐子是從上面丟下來抑或是從下面丟上去的，他祇好在黑影中縮得更緊，望望上面又望望下面。

當他第三次望下面時就隱約看到上面有些動作。他連忙把輕機槍提起，但已經遲了，一顆强力槍彈射中他的胸部，使他撞向牆壁上，輕機槍也拿不住而丟下。

這就是他活着的時候所知道的最後一件事情——他輸了。跟着他就離開這個世界。

另外一個則已經再上了一層，他並不應用開槍誘敵的方法，他祇是盡快登樓，一聲不响地。

這是另一種策略，自然是有其優點的。但是仍然是在地利方面吃虧了。進入這座建築物是有必經之路的，正如司馬洛所說，而必經之路都給司馬洛和金添守住了。假如他們是在這裏捉迷藏式地進行游擊戰，那會好一點，但是他們是有一定的路綫和目的地的。他們的目的地就是頂樓人事部的寫字間裏那隻保險箱，司馬洛和金添知道這是他們的目的地，而他們不知道對方知道，這自然就是吃虧得多了。當他轉到了最後一個樓梯轉角時候，司馬洛已經在樓梯口等着他了。司馬洛平伏在地上，用兩隻手握着槍。

樓下的火已燒得旺起來，在火光閃閃中他可以看見司馬洛，但是他在下面而司馬洛在上面，司馬洛突出來的祇是半個頭和一隻槍嘴，那是太小的目標了。這人扳動槍機，有幾顆槍彈射中司馬洛

之下兩級的梯級，跟着司馬洛手中的槍吐了一次橙色的火焰，這個人的頭就不見了。

那槍彈的威力，就是那麼强大的。中了身體就會開一個碗大的傷口，中了頭部頭顱就不見了。

那人丟了槍，身體就毫無主宰地仆倒下來。

司馬洛是不喜歡殺人，也盡可能避免殺人，不過現在則是無可避免的時候。而這一次他亦不覺得殺了人又如何難過，因爲他知道這些是怎樣的人。這些是野獸，沒有悔意時，監獄祇能够把他們關起來而不能够把他們改造。把他們關起來亦不是一個好主意。不少時候就因爲關着這些人而發生刼持人質事件，他們的同黨要把這些人從獄中放出來。不錯，這些人還是死掉了最好，可以免除一切的麻煩。

司馬洛仍然躺在那陰影中等候着，一動也不動，因爲他知道還有一個。上來的人有三個，他們決不會是一起上來的，必然分開兩路，進入這層樓有前後兩個必經之路，都給司馬洛和金添守住，兩個人每人必然是會碰到他們的其中一路，但三個人是不能平均分成兩份的，所以他們必然是一組兩個，另一組一個，可能司馬洛碰到的是兩個的一組，也可能金添碰到的是兩個的一組。他要等着第二個出現。假如把第二個也消滅了，他會告訴金添，假如是金添消滅了兩個，亦會告訴他的。

他小心地等着。他知道工廠另一翼下面的火正在燒得很旺，而火一燒起來是無法控制和無法預算的，所以他心裏相當焦急。不過他相信對方那剩下來的一個人會比他更急。那，也許不知道剩下自己一個人吧？剩下了一個人，即使戰勝了，也是沒有辦法把保險箱運走的。

那人出現了，從天台上下來。

幸而司馬洛也估計到了有這一條路，所以並沒有發覺得太遲。而那個人也是硬衝着下來的，一出現手中的輕機槍就不停地放射，以使對方不容易揩住他的去路。

但司馬洛是伏在地上的，那人的槍彈射得稍高了一點。那人祇有機會下了一級梯級，司馬洛就放了一槍，擊中了他的腰部。那槍彈的威力是那麼強大，那人給擊得整個人離地飛起，飛回天台之上，看不見了。那把輕機槍則沿着梯級滑下來。

司馬洛抓起那把機槍來，向上放射着衝上去。他看見那人已經沒有抵抗能力了。那人的肚子上開了一個大洞，雙手還沒有機會伸下去抱住肚子就已經死掉了。這個人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他已經到了他應該到的世界去了。

司馬洛蹲下來，從腰間一隻袋子取出無綫通話器來，扭開了，對裏面說：「行了，金添，我這邊有兩個！」

「快點！」金添從無綫電中叫道：「那火已經燒得相當旺了！」

司馬洛衝進走廊，跑回人事部的房間，一面提高聲音叫道：「好了，阿拔，你可以出來了！」

阿拔從其中一間房間裏出來，抱着那仍然未恢復知覺的蘇姍娜。他就在那裏面暫時躲着。

司馬洛說：「把她放下吧，我要你去抬一隻保險箱！」

阿拔讓蘇姍娜躺在走廊的地上，跟着司馬洛衝進人事部的房間。金添趕到的時候，阿拔已經把

那隻保險箱抱起來了。司馬洛問道：「丹尼呢？」

「他走得動，」金添說：「我叫他自己下樓！來，我們來幫幫吧！」

「用不着，」阿拔說：「人多反而走得慢！」

「你走一層樓總需要停一停的吧？」金添問道。

「是的，」阿拔說：「我不是超人，這東西得很小心，一丟下就可能爆炸，炸彈又是你自己設計的，現在別吵着我，我要跟你講話就顧不得用力了！」

「媽的，我們得盡快！」金添叫道：「司馬洛，都是你的好主意，你有沒有看見那火！燒得那麼旺，我們不一定有時間抬到樓下了！」

「究竟有什麼可燒的？」司馬洛問。

「食物！」金添叫道：「那不是普通食物，是用石油廢料製造的，記得嗎？都是很能燃燒的東西！」

「我們盡快吧！」司馬洛說。

「可以拿到天台上去！」另一把聲音接着說。

「誰——？」金添驚愕地四面望。

司馬洛從一隻袋子裏掏出那隻無綫電通話器，金添這才醒起那是莫先生的聲音。莫先生是一直跟他們保持着聯絡的，聽得見他們講話，也隨時可以插進一嘴。金添就是還沒有習慣。

「爲什麼抬上天台?」司馬洛問。

「我派直升飛機來接!」莫先生說。

「我們沒有時間等!」金添叫道。

「我也不想等,」莫先生說:「你們一放火我就已經派出直升機了,可能比你們還要快到!」

「很好,」司馬洛很急的說:「走吧,上去!」

阿拔並沒有走寬枉路,上也是要到樓梯口,下也是要到樓梯口的,他到了樓梯口時就向上走。

果然,當他們走出天台時,就看見直升飛機已經飛來了,還有兩架之多。

而且他們也可以看到火勢蔓延得出乎意外地快,工廠的隣翼已經濃烟滾滾上升,火光把他們的臉也照亮了。

金添忽然回身就走。司馬洛知道他是要去把丹尼叫回來,他也不加制止。阿拔把保險箱小心地放下了。司馬洛說:「你還有力氣把蘇姍娜抱上來嗎?」

阿拔點點頭:「力氣是有的,但是值得嗎?」

「我們都是沒有權做劊子手的,」司馬洛說:「除非逼不得已!」

「你說得對!」阿拔嘆一口氣,又回身走下去了。

當他把蘇珊抱上來的時候,金添也把他的丹尼扶着上來了。而這時司馬洛已經把那隻保險箱在飛機上吊下來的那隻網中安放好。飛機上的人也把這隻網絞上去。直升飛機是不敢在這天台上降落

的,因爲不能够肯定這天台的地面究竟可以承起多少重量。雖然下面各層都有擔承起沉重的機器,但天台在預算之中是並非放置機器的地方,因此也未能承得起一架直升機的重量。

另一架直升機也降下來了,垂下繩梯。直升機的引擎好像一把巨大風扇,把那些使人流淚的濃烟吹走,使他們沒有那樣辛苦。

金添首先扶着丹尼上去了。跟着阿拔也把蘇珊娜搭在肩上爬上去。這時就傳來兩聲爆炸,使整座建築物都震撼起來。那是他們事先放置在各個有利地點的燃燒彈,火一燒到,就用不着無綫電指揮也爆炸起來了。正如金添說,火果然不是容易控制和估計的。

司馬洛最後一個爬上直升飛機,然後直升飛機就升空,遠去了。

從飛機上遠遠望下去,整座工廠已經陷於火海之中。

「看來,」司馬洛說:「明天會有一件大新聞了。」

「誰會注意這種小事呢?」金添說:「人們都在忙着逃走!」

「他們很快就後悔了!」司馬洛微笑。

× × ×

屋子的門給人用鎖匙打開了,一個人走進來。

他小心地把門關上,使門也不發出什麼聲音。街外來的燈光隱隱照見他是穿着一套名貴而剪裁合度的西服。不過他似乎暫時沒有講究打扮的興趣,因爲領帶解鬆了,而且歪向一邊。

他進來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過去把窗簾拉攏。這使廳中黑暗下來。

不過他要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他跟着就把廳中的電燈開亮了。他是不想廳中的燈光洩漏到外面去。

跟着他就匆匆忙忙地動手，把舖在地廳子的地板中央的一張小地毡移開了。那裏的地板與其他的部份看不出有些什麼分別，不過他伸出一隻脚在其中一塊地板上用力踏了幾下，那塊地板就陷下去了一點，然後他就蹲下來，把那塊地板推開，推進另一塊地板的下面。這裏的地板無疑是經過改裝的，因此變成了像是一度活門似的，可以推開，而下面就是一個暗格。地板推開了之後，他就馬上動手把暗格裏面的東西取出來。那是鈔票。

一疊一疊的現金，還是美鈔。有些時候，現鈔是很寶貴的，尤其當一個人正在逃亡，可能連寫支票也不方便的時候。而美鈔又是特別寶貴，這是由於美鈔雖然貶值了不少，仍然是在許多地方通行以及被毫不遲疑地接受的貨幣。有些人知道自己很可能有一天需要逃亡的，就總是預備着一些現錢了。鑽石黃金都沒有那麼方便——你不能够拿一顆鑽石或者一塊黃金到火車站去買一張車票。

那個暗格裏的鈔票相當多，這個人掏出來了一疊又一疊。看來他要用一隻手提箱子才能够載走了，這樣多的鈔票是不方便攜在身上的。他還沒有掏完，後面就有聲音响起來了。那是司馬洛的聲音。司馬洛說：「喂，盧俊！」

盧俊猛的回轉身來，手中已有了一把手槍，快速地一連放了三槍，而且也射中了聲音的來源。

不過聲音的來源却是一隻喇叭連同全套身歷聲唱機、錄音機、揚聲器那種喇叭。他這時就知道中計了，那隻揚聲器和錄音機上亮了燈，他也知道這上面是有一個時間掣的，時間掣可以使錄音在若干時間之後才自動播出。花了很多錢下去設備，用以自己享受的，現在却成爲一個陷阱了。

喇叭給他射破了，發出來的就是刺耳的「吱吱」之聲，而他的後面此時才傳來眞正屬於司馬洛的聲音。司馬洛說：「好了，別轉身，就這樣行了！」

盧俊僵在那裏。

司馬洛又命令：「你的槍丟在地上！」

盧俊在這種情形之下的確是沒有能力反對的。於是他鬆開手，那把槍便跌在地上了。盧俊還是用背對着司馬洛，小心地說：「你就是司馬洛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想不到你眞的會回到這裏來。我也不過是試試回到這裏來等候你吧了。不過，都是錢在作怪，你沒有錢，逃不掉，所以也非回到這裏來不可。」

「那隻母狗！」盧俊狠毒地咬牙切齒着，「是她告訴你的？」

司馬洛聳聳肩：「這也難怪的，她到底是一個女人吧了，你也不能够太信任一個女人的，是不是？不過，她也是一直忠於你的，她就是捱不起痛苦吧了。你那幾個好朋友很懂怎樣令人痛苦，但是阿拔對這個也懂得一點，而且阿拔還是一個捧角手呢！」

「你是把霹靂金拿回了？」盧俊問。

「是的，」司馬洛說：「金添懂得如何打開那隻箱子，所以這個風波是已經過去了，你也已經完了！」

「那你現在想怎樣處置我？」盧俊問。

「帶你回去，」司馬洛說：「問你一些問題。我相信你是一個識時務的人，你當然知道，供出主使你的人，這對你的環境是會有利得多的！」

盧俊哈哈笑起來：「他們？你想碰他們？這是沒有可能的。你就是碰不到他們的。他們是那麼大的人物，你沒有辦法證明，而我也沒有能力指證！」

「這個讓我來決定好了，」司馬洛說：「他們是大人物，但我們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組織，我們是有我們的辦法的。你祇要合作就行！」

「司馬洛先生，」盧俊說：「他們是贏定的，這一次的事情，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挫折吧了。你想想他們的勢力吧，他們是不會輸的。在這個世界上做人應該識時務，正如西諺所講，你打不敗的話，你就祇好加入他們了。」

「說得很好，」司馬洛說：「你加入他們，結果就是落得一個今日如此的下場。」

「我還沒有完，」盧俊說：「假如你和金添兄加入我們，那我們是還可以有好一番功業的！」

司馬洛不由得哈哈笑起來：「好大的口氣！你現在算敗軍之將了，你居然還在勸我投降呢！」

「我是跟你談錢的問題，」盧俊說：「數目很大的錢，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後台是多麼大的，

錢對他們簡直不算什麼，左手花去了，右手拿來更多！」

「我不感興趣！」司馬洛說。

「我不相信，」盧俊說：「沒有人會對錢不感興趣的！」

「你不是不相信，」司馬洛說：「你祇是不明白吧了。你得到許多錢又如何？你仍然祇是人家手中的一隻小卒子而已，你亦可以說祇是人家袋裏的一些零錢，人家隨時可以不要你，不要你的時候就可以把你毀了，你連自己怎樣死法都不知道呢！」

「沒有那麼容易的，」盧俊說：「我們需要他們的錢，他們需要我們的才能，他們需要我們的才能多過我們需要他們的錢。人才是不容易得的，我們甚至可以想辦法控制他們！」

「你看！」司馬洛說：「跟你這樣一個人怎可以合作呢？人家待你這樣好，你的心裏却是在謀算人家的，動不動就說要把人家控制！我跟你合作下去，也不過是死路一條吧了！當你不需要我的時候，我也活不下去了！」

「你不明白！」盧俊說：「你跟他們是不同的。他們是大財團，我從來就不喜歡他們，你跟我是平等的！」

「算了，」司馬洛說：「這種廢話還是不要多講了，我們走吧！」

盧俊頹喪地把雙手放下來，轉身。但是他祇是表現得頹喪，他並沒有放棄，當他在一轉身的時候，他便拔出另一把手槍來。

他幾乎成功了，但是司馬洛是一個有非常豐富經驗的人，他這把戲騙得過別人，就是騙不過司馬洛。

在他的槍嘴能夠對正司馬洛之前，司馬洛的槍就「撲」的响了一聲。盧俊的額上開了一個洞，就像第三隻眼睛。他呆在那裏，手指失去了功能，槍便從手上跌落下來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說：「你知道不知道，你露出了破綻？」

盧俊沒有回答，祇是呆立在那裏，那兩隻眼睛已經翻成白色，那新開的第三隻眼睛則由黑色開始轉紅。

司馬洛又說：「你的破綻就是太久沒有轉過身來，這是一個破綻，必有所圖的！」

盧俊沒有機會知道自己露出的是什麼破綻了。他向地上一仆仆下來！就死去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也許你實在是太過胸懷大志了，朋友，你是眞的想說服我，知道沒有希望的時候才出手。你眞的以爲世界上沒有人是對錢不感興趣的？」

盧俊沒有機會講清楚自己的意向究竟是如何的了。

司馬洛走過去，收拾一下地上的錢。他喃喃自語地說：「唔，你講錢的問題的確沒有錯，這裏是很大一筆錢，除了是在銀行做事的人之外，大多數人一輩子都沒有機會一次過碰到這許多錢的！眞可惜！」

× × ×

正如司馬洛所說，那些霹靂金果然是起回了。果然是在那隻保險箱之中。直升飛機把保險箱吊起，運到飛機上之後，馬上就飛到一個安全的地方，由幾位專家來設法把保險箱弄開，然後跟着就是由金添把裏面那隻箱子打開來。這箱子中的炸藥是金添裝上去的，金添自然很有把握把它拆開來了。

不過這件事情却是完全沒有張揚開去，因此公衆是一無所知的。他們是知道那間食品廠起火的事，知道其中有幾個不明身份的人燒死了，但並不知道這件事情是與霹靂金有關連的。而且他們也沒有空注意火燒這件事情。他們注意的是那件霹靂金的勒索案子。

當局表現了很强硬的態度，認爲勒索者是空言恫嚇的，並無足够證據支持他們持有霹靂金。連那張報紙亦不再加以宣揚。但市民仍然是人心惶惶，直至限期的三天過去了，還是沒有發生什麼，於是就相信了。

地產及股票市場因此而發生極大的動盪，有人懷疑這又是一個由大財團弄出來的騙局，其實損失最大的是那些最有錢的人，窮人沒有什麼可賣的，想逃也逃不掉。

（完）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霹靂金　馮嘉著

出版者：金蘭文化出版社
住址：臺北市汀洲路四九九號之四
電話：三九四〇四六二
三九五一七二三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一〇三一四九號
戶名：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一號

發行人：許素蘭
監印人：張耀先
印刷者：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
電話：九五一八九一四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全一冊）新臺幣柒拾元
港幣拾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